

年

卷

期

1

6

第

第

JUNE 1933

5210

新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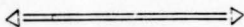
第一卷

第六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五出版

日出之前



即將出版

久爲讀者盼望的彭子蘊先生底詩集『日出之前』將

於本月底出版。全書用瑞典紙精印，三十二開本，厚二百五十頁，每本僅售價六角。另印普及本一種，每本售價四角五分。愛好彭先生之詩歌者，當必以先觀爲快也。

徵求基本定戶大運動！

預定全年 贈『日出之前』一本

以五千戶爲限

本刊以果敢之精神，純淨之動機，決心爲中國文壇打出一條新的出路。故出版以來，好譽頻頻，銷數日增，而本刊同人并不以此爲滿足，每期必求刷新，務期達我理想之境地。此點尤深得讀者之贊同。近日來函定閱者，日必數起，足徵愛護者之多。本刊爲酬答此種熱忱之鼓勇起見，特發起徵求基本定戶大運動，凡自第二卷（即七月號）起定閱本刊全年者，加贈彭子蘊先生之新詩集『日出之前』一厚冊，（該書由彭先生親筆簽字贈送，定閱半年者無贈。）惟以先定之五千戶爲限，逾限無贈，凡愛護本刊者，當必贊同此舉；凡愛好彭先生之詩歌者，更必謀捷足先登之道也。

新

田壘

THE
NEW
FORUM

VOLUME I

NUMBER VI

第一卷 第六期

六月號

JUNE

1933

新壘文藝月刊六月號內容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封面..... 劉雪亞女士作

關於文藝的幾個問題之討論..... 餞 生(一)

德國現代小說的諸傾向(續完)(高橋健二著)..... 劉石克譯(六一)

詩兩首..... 笑 鷺(杏)

幸福有如一縷炊烟

美色與死亡

泥潭..... 墨 逸(八)

二道戰線..... 笑 鷺(元)

奮鬥..... 天 涯(元)

革命的婚禮..... 餞 生(三)

閱牆..... 乘 雲(英)

童養媳..... 裘 鵬(老)

灰色牛(續完)..... 彭子蘊(杏)

吞噬(續)..... 陶定國(一〇)

劇感

▲強婦人(斯特靈伯作)

蘊瑛譯(三)

品小

得體..... 蠢然(九)

一個嚷着要自殺的友人..... 一空(七)

盲目的歌者..... 廖丁華(七)

梅雨的黃昏..... 笑驚(七)

讀者 營盤

築路..... 朱司晨(八七)

前進曲..... 劉陶(八六)

火餞..... 旭谷(八九)

烈火似的命生..... 林豪(九)

翻動..... 宋質(九)

前哨

「東方」的詩人..... 馬兒(八)

文藝咖啡..... 威廉(八)

五馬分「詩」..... 詩虫(八)

藝術政客化..... 紅僧(八)

落花水流..... 詞人(八)

文藝消息

(八一—)

德國學術界之法西斯蒂化(波)

一九三二年霍桑屯獎金之獲得者(波)

諾爾基編輯之雜誌(波)

諸哀伊逝世(波)

「五年間的戲劇集」(平)

介紹幾個消夏名著(平)

「民間文藝」出版(零)

盧葆華創辦刊物(零)

別有懷抱之「文藝漫談會」(伯)

張黎爭論的原因(伯)

「五奎橋」在復旦劇社公演(伯)

潘丁被捕(波)

各地文壇消息(波)

編後的話

編者(三)

治胃聖藥

獨特靈

胃藥

胃氣痛爲婦女界之大敵

獨特靈乃胃痛痛之救星

要知肝爲生血之機。胃乃消化之器。一旦肝胃失和。則血衰胃弱。百病叢生矣。大凡婦女情感。較男子爲甚。稍遇環境不良。事不如意。輒憂慮寡懽。抑鬱沉悶。於是氣痛隨作。苦楚萬狀。形容憔悴。苟遲延不治。必病入膏肓。縱無性命之憂。而終身幸福絕望。慘雲迷漫。暗無天日矣。

山道司大藥廠出品之獨特靈藥粉專治肝胃氣痛食積不化作嘔反酸胃呆食滯胃火胃寒反胃膈食胸腹飽脹面黃肌瘦一切等症服獨特靈後靡不藥到病除神清氣爽身心康泰永處快樂之城

每盒洋一元七角半

可供二十四次服用

三大公司及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偏僻之處可向本行郵購

上海慎利洋行經理

博物院路十九號

關於文藝的幾個問題之討論

錢 生

起 頭

「我以為新藝固不應多談風花雪月，然必咬文嚼字，違背作者底生活，硬寫其鼓吹民族國家思想之文字，亦難免不陷於普羅或民族文學同一失敗之路，為救此弊端，應注意：A使生活大衆化，B忠於生活之描寫，C生活如未能大衆化以前，切不可咬文嚼字，以投機取巧，致遭失敗。根據以上三點，故於編輯方面，有需要注意者：A先注意其藝術之價值，次注意其社會之價值。B如其在藝術上有相當的成功，則其社會價值自然存在，不必再問其有否社會價值。C如無藝術價值，則失其社會價值，雖滿紙革命八股，亦不必取。」

此是友人某君對新藝提出的意見，此意見，雖然我不能全部贊成，但裏面包涵了幾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一）文藝與作者的生活問題；（二）文藝的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問題；（三）文藝政治化的問題；（四）民族文藝與普羅文藝問題。——為明瞭起見，分別作如次的討論。

文藝與作者的生活問題

在友人某君的意見中，有這幾句話：「我以為新藝固不應多談風花雪月，然必咬文嚼字，違背作者底生活，硬寫其鼓吹民族國家思想之文字，亦難免不陷於普羅或民族文學同一失敗之路，」在這幾句話裏，作者有個很大的語病。要知道，「違背作者生活，硬寫，」這是一件事，而「鼓吹民族國家的思想」，是另一件事。就前者來說，什麼叫做「違背

「什麼叫做「硬寫」，這須加以確切的解釋，始能討論。至於就後者來說，我以為作品中含有民族國家的思想，我們在沒有加以反對的必要。我又以為，作者如果要「寫其鼓吹民族國家思想之文字」，則無論他在怎樣的生活，都可以寫，事實上並沒有限定作者要在那一種生活中，才適宜於寫這種文字，而在那一種生活中，就不適宜。問題只在作者有沒有這種思想，不想寫這種文字，而無關於作者是怎樣的生活。因為無論在怎樣的生活，都可以找出表現民族國思想的題材，不過表現得好不好，還要看作者的技巧如何罷了。所以，要是說「我不能違背我的生活去硬寫」，這倒不是大錯；要是說，「我現在做的是這一種生活，這一種生活是不適於寫鼓吹民族國家思想的文字的」；所以我雖然想寫這種文字，然而不能，」那就是大錯了。

文藝家之要有生活的體驗，是寫作時的必要條件。即所謂個人的經驗，是一切文藝的基礎。左拉之所以投身下層社會，就是要完成此條件為目的。文藝家之寫作，當然不僅描寫自己的生活，而要描寫大眾的生活，於是對於大眾的生活，非有所觀察，加以考察不可。謂文藝家要有大眾生活的體驗是對的。謂文藝家要生活大眾化，那又是一句值得討論的話。

在友人某君的意見中，提出這三點：A 使生活大眾化，B 忠於生活的描寫；C 生活如未能大眾化以前，切不可咬文嚼字，以投機取巧，致遭失敗。

這幾點意見，如果牠的原意只是說：「我們要忠於生活的描寫，有怎樣的感情思想，就表現怎樣的感情思想，不可作偽；我們生活要大眾化，我們要表現大眾的感情思想，必須使自己的感情思想與大眾的合而為一，我們要描寫大眾的生活，須先與大眾接近。對於他們的生活加以深刻的觀察，以求獲得相當的經驗，切不可一味向壁虛造，致與實際完全不符。」對於這種意思，當然是無可非議的。

然而細味牠的原意，則並不如此。牠所謂「忠於生活的描寫」，所謂「使生活大眾化」，意思只是說：「我是知識份子，為忠於生活的描寫起見，我應該描寫我本身的知識份子的生活；我們要去描寫大眾的生活，須先使生活大眾化，須先去做農夫，做工人；生活未能大眾化，即是本身未能做農夫，做工人以前，就不應該咬文嚼字去描寫農工的生活。」

對於這種意思，我以為有下列三點錯誤：

第一，有以自己的生活為題材的文藝作品，也有以他人的生活為題材的文藝作品。所謂自我表現，其意思是說，文藝作品，都是表現作者自我的人生觀，並不是說，非以自己的生活為題材，就不能創作文藝。自我生活的範圍是狹隘的，如果文藝題材，只限於自我的生活，則斷不能創作豐富的文藝作品，對於人生作多方面的表現。事實上許多大小說家，如左拉，莫泊桑等，其作品，大部分都是他人生活的描寫，而非自己生活的描寫。固然，有許多文藝家好以自己的生活為題材，這，我也不否認。然而要是說文藝的題材，非限於自己的生活不可的話是不錯，則我不知道許多描寫他人生活的名作，又怎樣能夠產生出來。

第二，文藝創作，須靠經驗，所以要描寫農工的生活，必須與農工接近，獲得經驗而後可。然而，文藝並不純靠經驗，還要靠想像。所以文藝家雖然不身為農工，但他如果能與農工接近，獲得相當的經驗，然後運用他的想像，也可以描寫農工的生活。以為文藝家要身為農工，才能描寫農工的生活，這是只知經驗為文藝創作的條件，而忘記想像亦為其重要條件的說話。

第三，要描寫農工生活，必須身為農工，把這話類推起來，要描寫妓女生活，必須身為妓女，要描寫軍閥生活，必須跑去當軍閥，這不是笑話嗎？我們一方面叫文藝家對於人生要作多方面的表現，一方面又叫文藝家要描寫怎樣的生活，就須做怎樣的生活，這不是給文藝家以一個絕對不能解決的難題嗎？

要之，「使生活大衆化」這句籠統的話，我們要分析其內容，不能糊塗接受。不然，像共產黨人那樣，驅文藝家去街頭散傳單，到赤區去拿鎗桿，而以文藝家應該使生活大衆化的口號為護符，那真是不思之甚了。

文藝的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

某君以為「如其在藝術上有相當的成功，則其社會價值自然存在，不必再問其有否社會價值。」這又是一句錯誤的話。

我們試問，古典主義的文藝，有沒有藝術價值？誰也不能說牠沒有。然而，我們現在，爲什麼不應該做古典主義的文藝？這不是因爲牠的社會價值，已不適合於現時代的需要了嗎？不問文藝有沒有社會價值，這是唯美主義者錯誤的觀點，我們是不應採取的。

不錯，大凡文藝作品，都必有其社會價值的存在，然而，社會價值，又隨時代，隨民族，隨階級而不同，因此，我們不能不問其社會價值如何。一種文藝，在那一個時代是有社會價值的，然而到了這時代，就未必還有社會價值。我們所以創作新文藝，就爲要求有適合這時代要求的文藝給大衆鑒賞的原故，不然，我們去讀古典文藝好了，何必創作什麼文藝呢？我們把文藝作品去發表，其目的就在於獲得社會價值，不然，藏之名山好了，何必發表牠呢？所以說，文藝作品自然有社會價值之存在，這是不錯的。然而文藝作品所有社會價值，未必適合於時代的要求，我們所以要問文藝作品有無社會價值，其故在此。

某君主張「使生活大衆化」，這就是要求文藝作品要有社會價值的表示；然而他同時又主張不問文藝有否社會價值，這實在是矛盾。

文藝創作，是文藝家運用適當的文字技術，使其感情思想社會化的一種活動，沒有適當的文字技術，則雖有優秀的感情思想，也不能作適當的表現，而達到社會化的目的；但如只有適當的文字技術，而其感情思想不適合於時代的需要，則雖能社會化了，也只能貽害人生，而不能有益人生。所謂文字技術，就是文藝的形式問題，也就是所謂藝術價值的問題。所謂感情思想，就是文藝的內容問題，也就是所謂社會價值的問題，對於文藝的批評，只着目於社會價值，而不問藝術價值，固然不對；但以爲只着目於藝術價值，而不問社會價值，這又是唯美主義者的偏見了。

所謂社會價值，固然各有各的標準，莫衷一是；然而，在大體上說，也未嘗沒有一致的地方。常人所說的時化精神，或時代傾向，就是指着這種對於文藝評價大體上一致的標準而言。我不贊成本偏僻的見解，來武斷文藝的社會價值，而主張以廣闊的深遠的立場，來估量牠。但如果主張不問文藝有否社會價值，我則期期以爲不可。

文藝政治化的問題

我們是反對文藝政治化的。我們之反對的理由，是反對對文藝做某種政治主張或政治主義的宣傳，是反對文藝做某黨某派的宣傳工具。我在第一期「新的壁壘」一文中說過，「文藝不是科學，也不是道德，更不是主義……文藝雖與科學，道德，主義有相當的連帶關係，但却於科學，道德及主義領域之外。自為一特殊領域，自有其特殊的法則」。同時，反對文藝為某種政治主義所支配，以某種政治主義估定文藝之價值。這因為現在之所謂政治主義，就其最終理想來說，大家都沒有什麼不同，用不着分門立戶；牠們所以不同，只在於政策或戰略，這種政策或戰略乃用以應付一時的環境的。文藝有敏感性，是社會進化的先驅，不應為所謂政策或戰略所支配，而跑在時代的後頭，而減輕其悠遠的社會價值。我們在前面，不是說過，批評文藝應諷刺及其社會價值，而對於文藝的社會價值的批評，在大體上也未曾沒有一致的標準可尋。這，是否與我們反對文藝政治化的主張矛盾呢？我以為絕沒有矛盾。所謂文藝的社會評價的大體上一致的標準，這末嘗不就是某種政治主義的最終理想，要這種最終理想，實在與其他許多種政治主義的相同，如果拿這種大家相同的最終理想，來做文藝的社會評價的標準，我相信，斷沒有文藝政治化的必要。使文藝政治化的人，他們所拿來支配文藝的，不是他們的最終理想，而是他們的政策或戰略，所以這種做法，便最足以妨害文藝的發展。我們主張文藝家應有自由，不必受某種政治主義所支配，其故在此。根據此理，我們反對以文藝為黨派爭鬥的工具。黨派的爭鬥，他們所用的策略，有時未必適合於社會的人道的要求。超於黨派之外，站在社會的廣闊的立場，本着良心，大公無私的，創作文藝，就藉以糾正一切黨派的偏僻行動，這是文藝家的使命，也正是其可貴的所在。高爾基不滿於共產黨的專橫，正足以見其精神之偉大。盲從政治煽動家，為他們辯護罪惡，這是文藝家的墮落。要之，文藝之是人生的表現，對人生負責，才是文藝的正常使命。若對黨派負責，不過是黨派宣傳。文藝的純潔心靈，與政治的醜惡思想，不但永不能融合，而且要互相對立。至若以政治或黨派的人事為創作題材，是不是文藝政治化呢？這我可以堅決地聲答，絕對不是。如強指以政治或黨派的人事為題材而創作的作品為政治化，是不了解前節所說的意見，不明瞭什麼是政治或文藝。

人生是多方面的，表現人生的文藝，也是多方面的。前面說過，個人的經驗，是一切文藝的基礎，作者若本其政治經驗而寫作，祇要他的作品，不爲什麼政治主義做留聲機，不爲什麼黨派做宣傳，便不能說是政治化。至作者在真以政治或黨派人事爲題材的作品中，表示其政治的人生，那是作者應有的正當自由，在文藝的法則及人生的見解上，是絕對沒有妨害的。

我們對於寫作的主張，是典型的描寫與罪惡的暴露，無論是那一方面，政治的好，非政治的也好，對於人生的意義，要有相當的把握，無聊的或無意義的政治事物的寫作，和無聊的愛啊情啊哥哥啊妹妹啊，在文藝上，是沒有絲毫價值的。人們對於他們自己的人生，是有憧憬的，對於他們所處的社會，也有憧憬的。而有智識與頭腦的人們，不但有普通人們的要求，且有他們的政治理想。在各人不同的環境與氣質底下，雖然其政治見解容有不同，然能真實爲人類社會設想，無論其爲革命家，或爲改良家，其動機與終點，不能不說其出於純正。在各個的信仰——政治思想立場。蒲魯東巴枯爾克魯泡特金的信徒。馬克司的信徒，孫中山的信徒，他們雖各以其政治辦法爲對，別人的爲不對。但他們政治理想，他們政治的最終目的，是沒有多大別異，不同的，祇是他們各個信徒的行動罷了。自然，站在政治立場，大家都爭着走他們自己決定的行程，但在文藝立場，也無需乎此。我們自然不否認我們有政治理想，我們並不反對任何人有政治理想，反對的，祇是以文藝爲黨派工具，以文藝爲黨派宣傳而已。

民族文藝與普羅文藝問題

持大君在前期「文藝與黨派」一文中說：「文藝是感情的產物，同時也是思想的產物。有了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思想的發展，就有了舊寫實主義的文藝之產生。同樣，社會科學思想既已發展，則當然有新寫實主義的文藝出現。」文藝是人生的表現，人生在某種時間或空間中，當然要受此時間空間的影響。對於民族文藝與普羅文藝，也應抱此同樣的見解。在某個空間或時間，既有民族鬥爭的金鼓齊鳴，民族掙扎的血汗同流，民族文藝的產生是自然的結果，非議或反對，是一種麻木與愚妄的行爲。同樣，普羅列塔利亞文藝也是如此。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資本家以無產階級之剩餘價值

，過其欲仙似帝的生活，而無產階段以整個之生命之力及血，不能維持其家人或自己的生活，甚而至在牛馬的生活中，血枯汗盡以死。掛人類之名，受非人類之苦。那麼，在此時間與空間中而產生無產階段文藝，也是一種然自結果，任何非議與反對，也是一種麻木與愚妄的行爲。

我們在目前沒有反對有民族意識或普羅意識的民族與普羅文藝。目前文壇上所謂民族文藝與普羅文藝的運動者，其所努力，不是爲民族文藝及民族而努力，不是爲普羅文藝及無產階級而努力，而是爲他們背後的黨派而努力，希圖以文藝名義，掩藏其黨派的罪惡，運用其黨派作用。此種政治吹打手與宣傳員，是傷害文藝，混亂人生，我們站在文藝和人生立場而反對之。這是我們對民族文藝及普羅文藝及其運動者的態度，是很明顯的。

所謂階級意識與民族意識，是有所謂革命理論以來很惹人爭論的問題。但就我國無產階級來說，他們反抗的對象，不單純是經濟關係，而且有民族關係，次種地的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如五卅運動，省港罷工運動，很強烈的表示其民族意識。所以，忠實於普羅文藝運動的人，其寫作斷不至於如共產黨宣傳員那麼幼稚與無聊的。

煞尾

以上的見解，質之某君，不知以爲如何？這幾個問題，我覺得是很重要的，讀者們如肯參加討論尤爲我所盼望。

黃鐘
第二十六期目錄

▲圖片三幅

傳記文學論(鶴見祐輔作).....	白樺譯
絕響(獨幕劇).....	李朴園譯
五月的晨歌(密爾敦作).....	孫用譯
魔術(小說).....	榮紹武譯
瑪莎黎傳(岡田中一作).....	開元譯
春天的季候(散文).....	明若譯
田園(小說).....	牧馬譯
讀書偶記.....	陳大慈

通訊處：杭州民國日報館內

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劇詩雜誌

二卷四期要目

徐劇詩雜誌社刊 陳燕華編

▲戲劇	兩種典型下.....	燕華
▲詩歌	荒野.....	趙光
▲小說	最後之吻.....	綠亞
▲散文	詩童.....	楊昌
▲論衡	我這孤苦的心.....	燕華
▲劇作	兩種力.....	文華
▲小說	誰管得.....	雲琦
▲詩歌	曼殊兒十年祭.....	白帆
▲散文	沙名

每月五至十册 全年六十册 優待七折 一定優待 七折



泥潭

墨逸



咱活到了十九歲，什麼玩藝兒也不愛耍，只歡喜哼兩句西皮二簧。所以咱除了睡覺以外——有時咱也夢見咱穿了大紅袍在戲台上哼兩句西皮二簧——就是在吃飯的時候，咱也一邊哼着「一馬離了西涼界」，一邊大口的吃飯。朋友們全說咱是戲迷，起先咱聽了頂不快活的，以為哼兩句西皮二簧有什麼要緊，幹麼給咱加上「戲迷」兩個字，後來咱跟着想想，戲迷總比賭鬼，煙鬼和浪子好，就不生氣啦。今天早上，咱才醒，眼睛還沒有睜開，迷迷糊糊的哼了一句：「八月十五月光明，」打算接着唱：「薛大哥，……」誰知道就給人喝住。那個人的嗓子和抽了十斤大煙似的，沙沙的聲音，怪難聽的：

「你這小子的頭上長着角麼？做了囚犯還要快活。他媽的，你再唱，咱就揍你！」

給這條伙一頓，咱才想起咱昨天給小雜種送進牢裏來啦。咱一個個子翻身，從床上跳了起來，瞧見鐵柵外面站

着一個面黃肌瘦的警察，拿着一根棍子指着咱，掄眉瞪眼的像一個瘋狗似的嚷着。咱不覺笑了。可是咱不敢再唱了。並不是怕這條伙揍咱，因為咱明白咱這會兒做了囚犯了；做了囚犯，就沒有自由，也就得受別人的管束了。管人的人總是凶橫霸道的，俗語常說：「一個人不怕官，只怕管。」你瞧，和管的人有什麼理講，大人不記小人之過，咱只得讓這條伙三分。照咱平時的脾氣，早就揍了這條伙啦——這條伙瘦得皮包骨頭，像一根蘆柴管兒，經不住咱兩拳就得把他送到佬佬家去了。所以咱忍不住的笑了。咱獨自個兒低低的咕嚕着：

「算了罷，大家全是人，幹麼要這樣凶？囚人不會好死的，瞧罷，像你這種囚犯的，將來準有一天給人家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掏你一個透明的窟窿！咱不是給那小雜種陷害，進了牢裏受你的鳥氣，老子在外面遇着你這樣的囚人，早就揍你一頓啦！哼，唱兩句有什麼要緊，也不抽

大煙，抽得和你這個活鬼一般！……」

那傢伙大概瞧見咱的嘴在動，知道咱在咕嚕着罵他，又瞪大了眼睛，大聲罵道：

「你嘴裏咕嚕些什麼？別挨揍啊！咱倒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囚犯，昨天才進來，今天就這麼厲害，再住下去還得了麼？不是咱們做警察的全要叫你老祖宗了麼？」

「這倒不敢……。」

咱才說了半句話，就給同住一個號裏的一百四十四號囚犯，扯了咱衣服一下，趕快接下去說：

「老總，他昨天才進來，還沒有知道這兒的規矩，請你別生氣，咱們教教他就是了。」

那傢伙點了一點頭說：「這，還像一個人說的話。你們教教他，別討苦吃啊。」

那傢伙蝦一般的腰挺了挺直，昂着頭去了。

不過，咱心裏就難受了。咱早知道今天要坐牢，還不如去年夏天家裏給大炮轟燬了，爺媽給大兵打死了的時候，跟着鄰居們一起去做土匪也不過是犯罪。不該那時心眼兒太活，以為憑咱這種世代書香，清清白白人家的子弟不能去做土匪，才巴巴的從山東跑到上海來，想不到還得坐上六個月的牢。這真是從那兒說起啊？說咱犯罪罷，咱又

不犯罪，小雜種仗着有幾個臭錢，也不管人家女人願意不願意，他歡喜了就硬幹。最後侵犯到咱頭上，咱跟他講理，就說咱犯了什麼煽惑罷工的罪，把咱送進牢裏。咱現在牢是坐準了。可是小玲不知道怎樣了？她給小雜種硬幹了一下，有志氣的準是坐在家裏不去做工啦。不做工怎麼過日子呢？大概舅媽又得「糊元寶」了。然而，單靠舅媽一個人「糊元寶」賺點兒錢，別說吃乾飯，簡直連喝水也不夠。要不然，準是小玲賣了自家兒，得到小雜種的幾個臭錢，做了小雜種的小老婆啦。沒志氣，沒志氣！假使不是的話，那末，她為什麼到這會兒還不來牢裏瞧咱呢？他媽的，嘴裏驅得咱怪甜的，現在她有了孤老，也不問咱是爲了誰才坐牢的，就把咱丟在腦後了。「唉！」咱長長的嘆了一口冤氣。

當初咱從山東要飯到上海來找舅舅，誰知道他已經死了好幾個月了。咱住在舅媽家裏，老閉着也不是個事兒，並且舅舅又沒有丟下財產，舅媽和小玲表妹全是做活過日子，咱的臉皮再老些，厚些，一個男子漢大丈夫總不好意思叫女人們養活。可是咱在上海連半個朋友都沒有，上那兒去混飯吃呢？不能去做強盜搶人家的嘍？後來幸而還是和舅媽同居的鄰居張老先生荐咱到小玲做工的那個衝達紗

廠去做聽差的。咱專伺候總理和經理——也就是老板和小老板。老板上午十一點鐘來一會兒就走；下午三點鐘到五點鐘是小老板辦公的時間。咱每天除了做三個鐘頭的事兒，其餘的時候，咱不是看小老板的小說，就是開開話匣子，學一齣汪笑儂的馬前攢水，或者是程豔秋の六月雪。每月工錢十五塊，另外八塊飯錢。咱進去做了十天，小老板才從杭州遊玩回來，他第一天來廠，一見了咱，就對咱說：

「你是新來的聽差麼？好好兒的做，我有特別的賞錢。」

他沒等咱回答，他又接着說：

「你每個月連飯錢是二十三塊麼？如果你每天給咱另外做一件特別的事兒，咱每月照樣再給你二十三塊錢。不過，咱叫你做的事兒，只能你一個人知道，不能跟別人說的。」

「這，……如果不是什麼爲難的事兒，咱準不會跟別人說的。」

「嚇，聽不起你，倒頂會說話的好，我這麼辦：咱每月另外給你二十三塊錢，你就每天給我做一件不跟別人說的事兒。其實，咱也沒有什麼爲難的事兒讓你做，你只要

每天給咱上裏面工廠裏走一趟就行了。今天就起頭做，你去悄悄的關照老吳，叫他吩咐麗英到咱這兒來，就說咱回來啦。你如不認識老吳，你上裏面一問別人就知道了。」

咱上裏面問明了誰是老吳，把小老板的話悄悄的跟他說了。老吳說：

「知道了。你先去罷。」

咱回到前面回覆了小老板。他又吩咐咱說：

「等一會兒麗英來了，咱們就在裏面一間屋子裏，——裏面那一間屋子專門議事的，叫做祕密室——你也不必在外屋伺候，上你的屋子待着就行。如果有人來找咱，你也不要大驚小怪的喊咱，只要上隔壁那間老板屋子裏，在那個書櫃背後的電鈴上一掀，咱就知道啦。」

小老板這種鬼鬼祟祟的話，真聽得咱汗毛直豎。咱還以爲麗英是這兒的一個工人，每月貪圖小老板的幾個錢，在工人裏面偵探同伴的行動，祕密的告訴小老板，可以讓小老板早點兒防備，免得有什麼意外的罷工或風潮發生。不然，幹麼要這着鬼鬼祟祟呢？可見這回事兒很有點兒蹊蹺了。咱瞪着兩個眼睛瞅着他只管發楞。好一會兒，才聽見外面起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接着進來了一個二十三歲模樣的女人，頂俏的。小老板向咱瞅了一眼，咱明白

這是叫囑出去的暗示。囑剛出了屋子，就聽見小老板大聲笑着說：

「麗英，嚇，半個多月不見你，更長得漂亮了。來罷，小乖乖……！」

「哼，你還想到回來……。」這是女人的聲音。

跟着囑又聽見那間秘密室的門砰的響了一下，談笑聲也低了許多。

這會兒，囑可明白了。麗英雖是工人，但不是男人；小老板叫她來，也不是什麼工廠裏的秘密事兒，原來是爲了找快樂。一男一女在一起找快樂，若不是夫妻，就得保守秘密，就得鬼鬼祟祟的，怪不得小老板再三吩咐囑不要跟別人說。你們樂你們的，關囑鳥事；囑不覺笑了。從此以後，小老板每天來了，總是叫囑上裏面關照老吳喊一個女人——有時喊兩個女人——來陪他找快樂。那幾個女人除了麗英以外，還有秀珠、翠娥、紅珍、美玉四個女人，全是怪美的；隨着次數最多的是麗英和秀珠。囑真羨慕小老板的黴福不淺：有這麼許多女人願意給他玩。

話雖這樣說，可是囑也交了桃花運。囑自從進了銜達紗廠做聽差以後，還是住在舅媽家裏。早上和小玲一起上廠裏去。晚上一起回來。囑當着舅媽的面，不敢跟她說笑

話，只教她識識字，但是在路上一塊走的時候，囑和她有談有笑的什麼話都談，并肩走着兩個身子是挨得緊緊兒的。這個樣兒過了兩三個月，咱們倆是愈過愈親愛了。晚間在家裏，舅媽不在面前，囑握着她的手，她也不響；摸摸她的又嫩又白的臉蛋兒，她只對着囑白白眼兒，笑笑。嚇，你瞧，那個樣兒，囑還有命麼？囑比小玲大一歲。她沒有三兄四弟，只有一個媽，娘兒倆做活過日子。囑呢？是一個大光蛋了，什麼也沒有了。所以囑每個月的工錢全交給舅媽。舅媽就在人前背後稱讚囑怎樣的好，並且說要把小玲給囑做媳婦兒。舅媽說把小玲嫁給囑的當兒，假使她在面前聽見了的話，臉上就紅得像一塊大紅布，而且有意無意的偷瞷囑一兩眼。囑樂了，也更待舅媽好。小老板另外給囑的二十三塊錢也全給了舅媽，哼，錢有什麼稀罕，那兒有如花似玉的小玲好啊！可是這一下却糟透啦。舅媽和小玲再三問囑從那兒來的二十三塊錢，並且每月都有？囑既不能把小老板的秘密告訴他們，又怕小玲說囑不該賺這種骯髒錢。囑只得扯了一個謊，說是小老板每天叫囑給他抄寫東西，他瞷囑的字寫得怪不錯的，做事又不偷懶，就每月另外給囑二十三塊錢。她們聽了全很相信。因爲囑唸過六年書，字也寫得頂不錯的，若不是大炮轟

變了家，這會兒咱在中學唸書啦。

舅媽有了咱給她的四十六塊錢，加了小玲二十幾塊錢，差不多一個月有七八十塊錢的收入，她就不「糊元寶」了。舅媽愛打小牌兒，所以咱們晚上回家，她到同居的鄰居那兒去打牌的時候很多，家裏剩下咱和小玲兩個人，談談笑笑——這會兒咱是不教她識字，只教她唱唱咱的拿手戲：譚派「四郎探母」或梅派「風還巢」了——咱覺得比小老板跟那幾個女人在一起還要快樂。記得一個夏天的晚上，舅媽又給同居的鄰居喊去打牌，小玲躺在床上，咱握着她的手兒坐在床邊。她穿着一身緊緊的，薄薄的洋紗短衫褲，精赤着一雙腳。咱瞧了又瞧，從她頭上瞧到腳上不知道來回瞧了多少遍，好像她身上不穿着衣服和精赤着的一雙腳一樣，咱能瞧見她的一身雪白的肉一般。後來她覺着了，就在咱的大腿上下擽了一下，笑着說：

「你瞧什麼？有什麼好看？」

咱才如大夢初醒似的，怪難為情的，緊瞅着她，但是腦筋裏還轉着不能告訴別人的邪念，所以在發楞。她的臉紅紅的，另有一種風韻，一對水汪汪的眼睛也緊瞅着咱發楞；可是她為什麼要發楞，咱就不明白了。咱們倆互相瞅了一會兒，咱也不知道怎麼一個糊塗，頭低下去，把咱的

嘴放在她嘴上，舌尖放在她嘴裏。同時，咱們倆的手互相從對方的背後抄過去，緊緊的擁抱在一起了。好久，好久，咱們倆才各自放鬆了手，互相對着傻笑，傻笑，傻笑，……世界上無論什麼事兒不開頭做就算，一開了頭嚐到味兒，如若有趣，並且是甜蜜而富於引誘性的，更是不得了，每天非得和抽大煙似的過了癮才行，所以咱們倆在沒有人的時候，準得擁抱着親嘴——互相緊緊的擁抱着，親嘴的時間至少要在十分鐘以上。

咱這麼過了半年多，有吃，有喝，有錢化，有愛人，真是快樂極了，簡直神仙也不如咱。可是想到咱有一個愛人已經這樣樂了，像小老板那樣，不知道更要多麼樂啦。小老板有時吩咐咱對老吳說：

「小老板叫麗英去，並且別忘了昨天的話兒。」

後來麗英來的時候，就不止她一個人，總是另外帶着一個咱從來沒有見過的女人——這種情形前後有過四次了，雖然也不過兩個多月。每次咱聽了「別忘了昨天的話兒」一句話，心裏總得不痛快大半天。他媽的，你這小雜種，咱聽見別人說已經有了老婆了，還要在外面這樣騷擾別的女人，一個，兩個還不夠，十個，八個的任性兒胡來，你憑什麼？憑你那模樣兒麼？從頭至尾，那一點兒能叫人

說一聲漂亮。憑你是小老板麼？哼，做了小總統——大總統的兒子不是更不得了麼？得千兒八百的女人……！唉，別想了，愈想愈氣。但是咱也不敢告訴小玲：恐怕他在廠裏說給別人聽。並且麗英，秀珠，紅珍全已經有了丈夫，也在一個廠裏做工；那一次月底發了工錢，小玲和咱跟着她們三對夫妻一起上城隍廟去買東西，咱也見過她們三個人的丈夫，你想，咱怎麼可以說呢？不說，咱又恐怕小玲給她們騙了去。……這，……怎麼辦……辦……？

咱有了心思，無論做什麼事兒全不起勁了。整天的擺着臉，好像抹上一層濃霜，連每天和小玲親嘴都懶得很，勉勉強強的敷衍一下就算啦。小玲問咱是什麼緣故，咱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其實，咱怎麼能說呢？除了咱不吃小老板的飯，另外去找一個能養活她們娘兒的事，咱就可以說給她聽。上那兒去找事呢？有現成的事等着咱麼？要不然，就不能說。小玲見咱不告訴她一個發愁的緣故，就冤咱另外有了愛人，不愛她了。咱再三賭咒，誓解給她聽，她也以為咱們倆每天一起兒出去，一起兒回來，不會再愛了別的女人。可是她準得咱說出緣故。咱沒法兒想，扯了一個漫天大誑，說咱的爺媽是去年這個時候死的，又是橫死的，日子真快，已經一年了；想起爺媽，心裏頂傷心的

，所以臉上也就不會有快樂的樣兒了。小玲聽了就去告訴舅媽；舅媽請了八個和尙放了一台焰口，算是給咱倆超度了一下。咱再沒有別的誑可扯，見了她們娘兒倆的面，只得裝起笑臉，背了面咱的兩條眉毛就緊緊皺在一起，他的，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

小玲是頂聰明的，總覺得咱快樂的樣兒不是自然的，是裝出來的。她老是勸咱別太傷心了，人已經死了，又不能因為咱傷心再活過來。咱也只得胡亂的答應她。大前天——就是小雜種送咱到公安局裏去的那一天——早上，咱們倆從家裏上紗廠去，在路上，她對咱說：

「你幹麼老是不快活啊？勸了你幾回，你又不聽，這不是跟你自家兒的身體過不去麼？今天是月底，等一會兒咱們拿到了工錢，晚上到大世界去玩。」

「咱想不……。」

「不行，你準得去的。你不去，咱就惱啦。」她說着就撇起小嘴真的生氣了。

「幹麼又生氣啊？咱說着玩兒的，騙你的。晚上準去就是了。」

她笑了，便挨着咱緊緊兒的走了。

近來咱有了恐怕小玲給她們騙去的心思，連西皮二黃

都懶得哼了。所以大前天咱到了廠裏只躺在老板的辦公室裏那張大沙發上打盹。等老板來過了以後，咱又躺在沙發上打盹，午飯都忘了吃了。一直到了下午三點鐘咱才給小老板喊醒，咱照例給他沏一壺茶和一把手巾，就站在他旁邊，瞧着他看完了幾件公事，最後等他關照一聲去喊那一個女人，咱就去作那作孽的事兒了。

「你先上裏面吩咐老吳叫麗英和秀珠一起來，並且別忘了昨天的話兒——記着，叫她們別忘了昨天的話兒！你再把這幾本賬簿送到賬房裏去，說保和這半個月遲到三天應該罰去一工；金生敲碎了一塊玻璃照賠；還有——賬簿上用紅筆點着的名字——八個人這個月的獎勵金全扣去。然後，你上庶務處叫他們買兩盒二十五塊錢一盒的雪茄煙，五塊錢跟上次買的一樣的水果，五塊錢沙利文巧格力糖，一打三五牌煙捲兒送到公館裏去。記得麼？」

咱聽了「別忘了昨天的話兒」一句話，心裏已經不痛快，那兒有好臉給他看，話也不說拿着賬簿望外就跑。咱邊跑着，嘴裏邊禱告着：

「爺爺啊！媽媽啊！今天小雜種又說那句「別忘了昨天的話兒」的話了，別是小玲罷！請你們暗中保佑小玲——不，你的兒媳罷！」

咱到裏面關照了老吳，拔起腳來就跑到賬房。他媽的，偏偏那該死的主任大便去了，咱跟其餘三位賬房先生說，他們全回客不管，咱沒法兒，耐着性兒足足等了二十分鐘，他才回來。咱說完了，又跑到庶務處，說明要買的東西，拿出咱跑得最快的速度跑回小老板那兒。但是，秘密室的門已經關了，什麼也瞧不見，咱就坐在外屋偷聽裏屋的人說些什麼話。

裏屋說話的聲音很低，咱一句也聽不清楚。大約過了十幾分鐘，突然聽見小老板說：

「你別不識抬舉呵！哼，不瞧你俏皮，捨不得你，早一鎊送你到佬老家去啦！」

「咱不知道什麼叫做識抬舉？咱不願意，你就不能強迫咱！……你拿着手槍麼？好極了，不打死咱，就算不了人！哼，哼，……！」

嗚，天啦，這是小玲的聲音！咱從椅子上直跳了起來。同時，咱三腳兩步的跑到門口，舉起手來就想敲門，忽然咱的胳膊和給人拉着一般的什麼也敲不下去，耳邊也像爺媽的聲音在說：「他手裏有鎗，你打得過他麼？並且他有的是錢，死你這樣的窮小子算不了怎樣一回事兒！別做夢啦，趕快去把麗英和秀珠的丈夫一起喊來跟他講理，才

能佔便宜；不然的話，……。『咱心裏想了一想，這個辦法也對。掉頭來就跑，才出了屋子，又是一聲：『救命！』直鑽進咱心裏像一把刀扎在咱心上似的。咱站着，想一個人進去救她出來，然而……。咱……。『唉，小玲啊，你等一會兒，咱馬上就回來，準不會叫你吃虧……。』咱咬緊了牙齒，飛也似的跑到裏面找到了保和——麗英的丈夫——和金生——秀珠的丈夫——喘着氣說：

『你們知道你們的老婆這會兒跟別人在一起睡覺麼？』

『什麼？』保和瞪着眼說。

『放屁，你的老婆才跟別人一起睡覺啦！他媽的，你這小子……。』

金生舉起手來不問三七二十一就給了咱一個耳刮子。咱臉上挨了一下，火辣辣的痛得連眼淚都流出來啦。可是咱並不怨金生，實在是咱自家兒不好，說話沒頭沒尾的，挨一下耳刮子還算是便宜的。這時，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也三三兩兩的丟下工不做，全走過來圍着咱，說咱不應該胡說八道。咱向他們看了一眼，摸着臉龐，就把咱從進來到今天小老板要強迫小玲的事兒，前前後後的，詳細細細的說了一遍。末了，咱說：

『諸位，你們聽了這回事兒，也許要不相信。但是咱們可以把老吳找來，好好的問他一下。這些事兒，咱想全是老吳一個人幹的，你們去問他，他總能告訴你們這些事兒究竟是真是假。並且今天小雜種關照眼房；保和爲了運到三天罰去一工；金生敲碎了玻璃照賠；還有八位這個月的獎勵金全扣掉。同時小雜種却叫庶務處買兩盒二十五塊錢一盒的雪茄煙，五塊錢的水果，五塊錢的什麼巧格力糖，一打三五牌香煙送到公館裏去。諸位想想，咱們用了力氣做了半個月，誰不是爲的錢？現在小雜種還得這樣那樣的扣掉咱們的，拿去買那種東西吃，老實說，他們吃的是咱們的血肉！……。咱們誰沒有妻女，咱們來做工是憑咱們血汗換飯吃的，不是拿妻女騙飯吃的！……。小雜種太欺負人啦，今天咱們得教訓小雜種一頓，就是……。』

咱的話還沒有說完，人羣中就轟的嘈起來了。乒乒兵兵的一陣亂打，東西砸毀了不少了。咱心裏想這一把野火放得還不錯，頂愉快的；同時，咱又有點兒慚愧：因爲咱這樣的幹實在太自私自利啦。這會兒，老吳，翠娥，紅珍，美玉，全給保和，金生，成林——紅珍的丈夫——押了來。老吳在他們拳打腳踢之下，把小老板跟那些女人的情形全說了出來。翠娥，紅珍，美玉也全承認了。紅珍給成林

「小雜種開槍打傷了人啦。」裏屋的人答。

「他媽的，好大胆！種啊！啊……啊……！」

外屋砸東西的聲音跟着起來。

「那末，血是那兒來的呢？」咱追着問。

「哈哈，咱明白了。」人羣中有一個人打了一個哈哈

說：「完了！哈哈，哈哈，哈哈！」

「可不是完了麼？若不完了，那兒來的血呢？小玲，你別怕，小雜種用槍打了你，咱是知道的，幹麼要瞞人呢？別看他有錢，仗着錢的勢，可是咱們每一個人全有一顆心，心齊了，咱們準得跟「錢」鬥鬥，拿咱們血去染紅了白花花銀洋錢！別怕，小玲，什麼事兒全有咱啦。真的，有什麼怕的，現在是咱們翻身的日子到……！」

「不瞞你，真沒有開槍打……！」

「對了，這種血不是用手槍打出來的，是……，哈哈，這種血流點兒是不要緊的，做了女人總得流一次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這會兒咱才明白桶上的血是從那兒來的。一股怒火從腳底直衝上腦門，咱一抹淚水，扔下小玲，轉過身打人羣中擠了出來，領着頭往樓下跑，嘴裏嚷着：

「走，找小雜種去！今天不和他拼個死活，就不算他

媽的人！走！找小雜種去！」

「還有兩個不要臉的浪蹄子啦，跟小雜種去要人！」這是金生的聲音。

「走，跟小雜種去總算賬，誰不去，不是人養的！走，走……啊……！」

「走……啊……！今天可是咱們翻身的日子啊！走……啊……！」

一個人喊，十個人，二十個人，三十，四十，五十，百來個人和着，咱們和在戰場上衝鋒似的直衝下了樓，穿過走廊，才跑在大院子中間，突然瞥見從四面屋子裏出來了三四十個手裏拿着鎗的警察，一聲叫喊就包圍着咱們。小雜種也給四五個拿了手槍的便衣警察保護着向咱們面前走來。咱一眼瞧見了小雜種，腳底下緊了兩步，衝過了就給了他兩個耳刮子，打得咱的手怪痛的。咱大聲罵着：「他媽的，小雜種，咱李國祥今天跟你幹上了，非得跟你拼個你死咱活不行！你這小子，穿的是那兒來的，吃的是那兒來的，享的是誰的福，全忘了麼？你有了幾個臭錢了，就這麼……！」

咱給兩個便衣警察拉着了兩個胳膊，一點兒也不能動彈，小雜種走過來，拿皮鞭子抽咱的臉，咱嘴裏的血往外

直流，話就不能往下說啦。咱再瞧那些工人，一個個呆呆的站在那兒面面相覷，彷彿吃了啞藥一個人也不開口，剛才在裏面碰東西，亂罵人的勇氣一點兒沒有了。咱奇了。爲了給許多拿着槍的警察包圍着麼？有什麼怕的！一槍打死了總算給咱們這般窮人吐了一口氣，又不自死；況且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漢子啊！咱不能不去喊醒他們了：

「諸位，你們忘了小雜種的可惡了麼？你們血汗造成的錢，他拿去玩你們的妻女，別人能忍受，難道保和，金生，成林你們三位也能耐下這口氣麼？願意做王八麼？還有八位——雖然不知道八位的姓名，但是總在你們裏面，辛辛苦苦的做了半個月，希望的是什麼？現在小雜種將要怎樣對付你們，你們全能馬馬虎虎讓他過去麼？朋友們，是時候了，鼓起你們的勇氣……！」

「他媽的，你再叫！」咱臉上又印上幾條皮鞭的紫痕，「咱瞧得起你，每個月給你加倍的工錢，也不做什麼事兒，現在反而跟咱鬧彘扭，好，咱們瞧着是誰鬧得過誰！」小雜種掉過臉，又對一羣工人說：「咱知道你們全是安分守己的，決不會聽這小子胡說八道。你們想：外面的女人有的是，那兒也是一樣的玩，幹麼要……？對了，咱雖然是這兒的小老板，但是怎麼敢仗勢欺負諸位的……？咱明白諸位聽了這小子的花言巧語，這會兒心裏全糊塗了。裏面砸毀了的東西，咱一概不要你們賠，並且今天全發雙工，獎勵金每人也加倍，聽清楚了麼？快點兒進去罷，好兒的去做工。」

他們還是呆呆的面面相覷，既不走，也不說話。但是咱可急了。

「諸位，剛才咱一個人的話不相信，老吳的話也不相信麼？紅珍，翠娥，美玉的話也不相信麼？小玲的樣兒不能做證據麼？你們甘心受小雜種的騙……？朋友，錢無論那兒都能去賺，天下沒有餓得死的人。諸位，咱們不稀罕小雜種的錢，今天咱們準得給資本家一點兒厲害，要不然，從此以後，他更要看輕咱們啦！他更要拿錢來壓迫咱們啦！」

「他媽的，你倒會說。你們快點兒拉這小子帶到局裏去，哼，給你吃了半年多飯，就是一條狗還會忠心看門，咱瞧瞧不起你，反咬咱一口。你這樣的行爲，就叫做煽惑罷工！好，煽惑罷工的人，準是其產黨！你們快點兒把他帶到局裏去，重重辦這小子！」小雜種手裏的皮鞭和他說話時的唾沫一樣像雨點似的落在咱的臉上。「還有，諸位，你們家裏誰沒有老小，誰家老小不等你們的錢回去養活他們？你們如若聽了這小子的話，一起去坐牢，你們忍心餓死你們家裏的老老小小麼？快點兒進去做工罷！現在咱把剛才的話再說一遍：工錢等一會兒就來發，今天雙工；獎勵金每人全有，並且加倍；半個月來告假，遲到的工錢全不扣掉……去，你們先把這小子帶到局裏去，等一會兒咱親自來見你們局長，請他把這該死的，煽惑罷工的共產黨重重的辦……！」

皮鞭子又抽了兩下，沒等着咱開口，給兩個便衣警察和四個背着槍的警察推推擁擁的拖了往外就走的時候，那一羣工人全垂頭喪氣的慢慢兒挪着步子往裏面去；小雜種半邊微微的紅腫的臉上浮起得意的微笑。

二 道 戰 線

笑 驚

戰敗的惡耗如秋風吹掃落葉般的傳來，這在各個人心中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慨。被稱為天塹之區的二道戰線，也因這許多毒如蛇蝎的警報接一連二的爬過來，充滿了不穩的狀態。從這許許多多現象看上去，大家都感觸到便是防禦的工程堅如鉄桶，戰線再拼命的拉長，多份是不濟事了。老百姓一向痛惡湯二虎的苛政，早就要驅逐他出省，可是當此強暴壓境家國都將不保的大劫運的時期，也就忍氣吞聲的作罷了。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中，對於湯二虎，誰都希望他能夠帶罪立功，做一點比較有益的事情。

壯年的湯二虎額上雖未雕過字，可是，三十年來橫行長白山頭松花江上的威風，從那一襲販賣皮貨木材的客商口中，就能淡淡的描畫出一幅如生龍如活虎的鬚鬚的姿態。說起這，誰也不大會相信；那時候他是這樣打扮：正腦門包紮一條鵝黃的網巾，臉下長滿了如蠅的短髭，身上披着一件響鈴丁當的戰甲，腰間噴噴的掛着匕首畫角，兩條

腳腰緊綁着紅綠相間的布帶，手中提着一把光芒四射的大刀，跨下騎着一匹追風逐電的高頭大馬。這種怪裝束，活畫出他是個綠林中傑出的人物。那時候，他是山行露宿，過着驅馬鳴鞍的草澤生涯；除了打家劫舍之外，頂倒霉的要推那一班販運鹿茸人參行路的湖廣商人了。

現在的湯二虎已經得了熱河的地盤，一旦大權在握，馬上就席豐履厚；殺起人來一點不費事，撈起錢來自然也不費力。他他知道將優遊的餘暇消耗在粉白黛綠叢中，學起狗肉將軍的風度，自命為一匹多情的膳脂餓虎。人的精力究竟有限，而他的色慾又特別的亢進，這不得不借重鴉片；於是，湯二虎雖然未曾怎麼樣的形消骨立，可是當年的一番氣概已經給滿臉的烟容罩沒了。

同時，他手底下的爪牙以及一些被他勾給的豪紳都知道他愛玩女人，為表示他們都知道世故，天天總得設法獻上幾個。因此，他對於張三娘也有點玩膩而厭倦了。

提起張三娘，某一個春天的夜晚是值得他陶醉的。他如果能夠將這一段如煙的往事在今日再記憶一遍，也許對張三娘要特別的戀眷了。至少，對她的愛情不至於就會如此的冷淡。可是，話也有兩種說法；假使湯二虎的人生觀僅僅是在玩玩弄弄而已，拿她祇當作短時期的洩慾東西而未嘗打算做長久夫妻；而且，愛情這件寶貝他如果不懂，那他一定認為對她應該如此做法了。況且，這時的張三娘已經是一顆不值得珍愛的黃珠珠，留在身邊多麼討厭呢。

張三娘的媽綽號叫酒罈子，因為她能飲十斤八斤老白乾沒有醉態；在長春埠裏可以算得是一朵花，自然長得挺好看。她和張大桂結識同居了六個月就生張三娘。那時候，張大桂來往東北四省販鹿茸，常在長春酒罈子客店裏歇腳，曠夫怨女打在一起，便做不出什麼好事來了。張大桂不費分文的將她弄到手，況且又生了女孩子，照理，不會再有變故；可是張大桂另有他的主意，在關外結交一個土匪頭，後來索性將酒罈子送給他。因為張大桂能在土匪頭面前割愛，所以每次出外辦貨，雖然腰纏萬貫，到處有了那個土匪頭的關照，自然可以暢行無阻。如果說張大桂是懦夫那倒不見得，他不過和湯二虎一樣另有一個人生觀，

兩個人所可差別的，一個目的在洩慾，一個目的在守財；兩個人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性格罷了。

張三娘的性情很像她媽，從小就喜歡塗脂抹粉，搔首弄姿。長到十五歲那年，無意之間被湯二虎發現了這位絕色佳人；那一天，湯二虎剛從遠處做了一筆買賣，騎了一匹馬打她店門口經過，他用眼色從馬上向她投擲愛情，她也曾撒給他一些曖昧的微笑。那個印象真是新鮮，在她記憶裏存留着的祇是；

「那樣一個勇武的少年啊！」

她這樣沉思着，他的坐騎已經揚鞭去遠了。

第二天晚上，湯二虎來了。他用採花大盜的手段將她捉在懷裏，然後挾上馬，如飛的直向黑越越的森林中前進。葉子的清香使張三娘在馬上心裏有點不能自主。她忘了自己是在冒險，她忘了自己就要經過一陣暴風雨的壓力而萎謝了一朵細小的真摯的紅花。她想起自己已被陌生男子搶了出來，那自然是想佔有了她，心裏雖有點怕又有點樂，很想叫他将馬蹄放緩歇下來，可是因為昨天那放浪的一笑含羞的說不出口。

穿過森林，又過了一半崎嶇的山道，正是往山坡上面飛去的時候。

「啊啊，勇敢的英雄啊！放我下來吧！」張三娘央求着拍拍他的胸部。

「早呢。唔唔。山神廟；我已經預備好了。」湯二虎往下瞥了她一眼喘着氣應着。

山神廟在半山腰，看過去烏黑的有如一隻死獸；這是在夜裏。假如在白晝，那又是一副樣子；四面是黃色的圍牆，高的地方鋪着琉璃瓦，下面是大雄寶殿。因為這兒常有盜匪出沒，燒香的和尙老早跑了。

夜的山神廟陰森得有點怕人，除非湯二虎，這時候還有誰敢到呢？山神廟那一夜總算不寂寞，而且，是帶了多少誘惑性。

這一夜，張三娘是羞怯的心情；湯二虎祇是縱情的歡笑。當時，湯二虎曾說了這些言不由衷的話：

「你誠然是聰慧得令我不能忘懷，如你的美麗使我永遠記憶着一樣。從今天起，你便是我的人；我敢起誓，無論怎麼樣我決不會忘了你。」

第二天，趁着朝陽尚未探起容面，離開了山神廟。那一天起，便開始他倆的新生活。

如果說張三娘的命好，不如說湯二虎能幹；張三娘的眼光雖然明亮，可是，一直到現在她才知道她的眼睛是瞎

了。

湯二虎現在這樣對待她，背後也有好多人說他不該；有的比較聰明一點的談起這便將頭搖，說他不該做官，做了官的人十個有九個是沒有良心的，不管對誰。爲他辨護的也有，自然，那都是他的親信人了。

一天晚上，參謀部正在商量該怎樣可以多抽點鴉片捐；運起烟土來該用何種方法可以不露出破綻；這第一因爲湯二虎的私產雖已超過千萬，但是他心還以爲不足，別種捐稅因爲搜刮盡了沒有什麼可觀，祇有鴉片捐抽起來還有點愜意；第二因爲近兩個月來接連出了幾次毛病，古北口那一次推板一點大坍其台，權力範圍以內當然不要緊，給別人的軍隊查獲了那真是大大的不便，爲了這兩種原因，那一天晚上參謀部的燈火到夜深還未曾息滅。

起初談的是這種正事，後來大家有點疲倦了又談到湯二虎和張三娘。自然，他們是借這個題目來調劑劑精神的了。

「我說，將軍一定有道理在裏邊，不能瞎說他不對；假使他果真是那種人，爲什麼和賽芙蓉反那麼好呢？」長鬚子，眼睛有點毛病老要直視的，那就是何參謀長。

參謀長這句話好像很有意思，大家都朝他點頭；這

一喜，他索性將不能說的話通通吐出來。

「我們該知道，現在日本兵打到什麼地方了？大砲彈，大炸彈，那多厲害。誰吃得消！老實講，不怕死那是騙小兵的，有那一個官長真的不怕死呢。我老何不說假話，日本兵一想打來熱河的時候，我就預備時候將軍逃進關內啦；你們大概也有點曉得，不是賽芙蓉臨時獻了一個計策，我們大家這時候不知到了那塊了。」說到這里，他的眼睛又發直了，得意的笑紋打他臉上罩下來。

「也許你們不完全曉得罷？哼，說出來你們才贊成呢！就是我老何也想不到。剛剛得到警報的那天晚上，將軍就馬上吩咐他的大公子預備領了幾十位夫人逃難了！此外裝好了千多箱烟土，幾十大箱稀世的玉器和古玩，當然是先去天津了；那里有租界，沒有什麼不了。將軍第一個便問我行不行，當時我就回說：「行，行！那最好沒有！」那天夜裏我以為走是準定了的。」

「還是準定走得好了。他媽的，管得了那許多嗎？」王參議翹起滿嘴的小鬍子。

「真該早走，誰不要命？老老實實的，不抵抗主義既然有人倡之於前，我們正好磨規曹隨的溜之大吉！管他媽的什麼熱河不熱河呢！」說這話的是一位素以冒充出名的

少年軍官。也許他以為他說得再對也沒有，說完了之後連忙自己拍起掌來。

這時候，少年軍官得意的形態正和參謀長成功一個相反的比例，參謀長先向他泛泛白眼，接着把頭亂搖，這很有趣，頭越搖得起勁，眼光越筆直得像要斷氣的樣子。

其餘的人本打算附和的，給參謀長這麼一來，馬上都將笑容收住了。這因為，他們知道：參謀長這副怪樣子是慣在輕蔑或者侮辱人家時候用的。

「好小子，告訴你吧。」像教訓他的兒子的口氣。「你別自作聰明，你想得到誰想不到？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的囉，袋飯的笨傢伙！」

不是王參議先說走得好的，冒充軍官也不會就跟着他說出來碰了釘子。參謀長的話這麼嚴重，在王參議聽了比冒充軍官更難為情。臉上起了一陣異常的熱燥之後，王參議不得不勉強的笑着說了。

「呵嘻嘻，那我們都是飯桶了！」

「對了！」大家反而笑起来。

這一笑，趕走了剛才的緊張狀態；參謀長的眼珠子也能夠轉動了。

「就連我自己也是。大家同樣的轉不出好主意。……」

賽芙蓉見將軍真的要溜，馬上眉頭一皺的計上心來了。好麼，虧她想得出！……她說日本兵打來不要緊，這是一個千載難逢再好沒有的撈錢的機會；我以為她用美人計騙日本鬼子，其實，完全弄左了她的意思。別小看她是勾欄出身，的的刮刮是個羞殺鬚眉的女才子！

「首先她叫將軍學蘇炳文和馬占山，但不一定要學他兩個人的性格；當然，她祇叫將軍借這個機會去發財罷了。她說蘇馬兩個人和日本兵拚命大戰的辰光，一封請求接濟的電報拍到國內，就有盈千累百的銀子匯到，這個機會，現在就輪到將軍頭上。辦法是先下令佈下三道戰線；赤峯，凌源劃作第二道戰線，承德是三道戰線。祇要在二道戰線能夠稍為抵抗一下，就可以高枕無憂，坐着發財；至少還可以抽收一個月的鴉片捐。如果急急匆匆的就逃走，第一要惹人笑話；第二有財不發未免太蠢了！」

「將軍聽了真樂得可以，馬上叫我起草一個拚命抵抗的通電；好在扯謊我老何最拿手，在替將軍燒了幾口烟的辰光，腹稿已經有了。抓起筆來寫下去，把將軍對日兵來侵犯的態度說得何等的慷慨激昂；把熱河現在的局勢說得如何的艱危急迫；一面等待捐款接濟，一面誓令部下反攻，決不喪失一寸的土地。我這個電文真好極了，一點不吹

牛；將軍對待我比舅子還要親熱！唔唔，哈哈！」說到得意的地方，參謀長不由的相聲的狂笑。

「所以，我說將軍不是那種人，一定張三娘有不對的地方；譬如賽芙蓉，將軍還能待她錯嗎？……這個原因很簡單，一定爲了這個。要不然，她早該做了正宮娘娘！」

「對呀！我也這麼想着。」

「怪道將軍忽然英雄起來，原來爲了……」

「可是，我們的進行還得迅速；頂要緊是在這幾天之內就將事情辦妥，免得二道戰線崩潰了逃走起來困難。這是第一。前線的戰耗很不利，利不利當然不必管它，不過等待二道戰線吃緊，省城的民心要不安，辦起事來一定更加棘手。這是第二。諸位一定能夠同意這個說法，我想。」

「參謀長在非常的興奮之下又轉到正題。於是，大家也回復以前那副洗耳恭聽的狀態。」

在這次會議之後不上兩天光景，前線戰敗的噩耗更如雪片似的飛來，最後，前線各個堅險的屏障在日本兵猛烈的砲火攻打之下是相繼的陷落了。這一次熱防的佈置，——并不是戰時的。在北爲開魯，在南爲朝陽；其次在北爲赤峯，在南爲凌源；建平居中，再其次則爲平泉承德。一共是三道戰線。守開魯的是崔旅，現在已經是不經一戰

而敗退到五百餘里之外的赤峯；守朝陽的是董旅，現在也退來凌源附近；朝陽到凌源說約有三百里的路程，一退三百里雖然太神速，太容易，可是再和一退五百餘里相比，那又未免是小巫見了大巫。

開魯的敗兵獃獃的逃來這赤峯的二道戰線，孫殿英那一枝孤軍的前哨，就在當日傍晚和緊緊追趕過來的敵人接觸了。

這一枝孤軍的行營設在大廟裏，如果走出金漆剝落的山門，就可以知道這一座藏有無數禪林的山麓是生長在峯巒聳峙帶連環繞之中。向東繞過去，打萬丈的峭壁下面橫亘着一道四五丈寬的沙河，有如一尾灰色的長蛇僵臥在那裏；在這尾蛇身上以及那很像一條龍尾的長城的末稍，堆滿了麻包沙石，依着山形的起伏，這堆置妥當的障礙物真賽似鐵鏈的短垣。前面便是機槍和砲兵的陣地。

又是二月杪的黃昏，山地高寒；戰區佈滿森嚴的冷氣。張大塊頭因為背上的傷疤作痛，正在解卸大刀。

「他奶奶的！怪難受呢！」

「我說你這傢伙早該丟了！」

「丟了？使啥傢伙？不是它，老子的命早沒啦？」

擦的一響刀被抽出鞘子，寒輝有點耀眼，張大塊頭忍

不住笑起來了。

「這傢伙就是咱老子命，丟了就得死！」

「死就死了吧；命才不值錢呢。」

「不值錢？嘿，你瞧咱們多威風！切蘿蔔，砍矮鬼的腦袋！帶彩不叫疼，那才是大丈夫！軍長不是說了嗎？死要重於泰山，就是囉！不值錢？虧你是老吃糧的！」張大塊頭用手揩了一揩鼻子，嘴裏噓出一口寒氣，無意之間哼了一聲：

「冷呀！」

「就爲了這個囉。」王五樂得幾乎跳起來。「就爲了這個囉；打起戰來有份，死也有份，衣裳老是穿不暖，飯也老是吃不飽，人家躲在後頭，我們跑上前頭；人家有名有利，我們就是死光了也沒用。這是什麼話，當兵的不是什麼混賬忘八蛋，也不是毛驢子，叫怎麼就怎麼。軍長人太好了！老是給人家利用。我就知道這一次該死了！」

張大塊頭給他這一說覺得身上更加冷，仔細想一想他所說的有的對有的也不對，一時沒有話來批駁他，祇得倒在沙包旁邊一聲不響了。

張大塊頭和王五是哨兵，被派在這兒守夜。一個臥倒了，一個就伏在麻袋的短垣上向前凝視着。前面有些什麼

東西呢？他們兩個人心裏都在回想着。

那是在一陣密集的機槍聲裏，敵軍的右翼有如排山倒海似的向這邊襲擊過來。上了刺刀，每個人有如一隻獸一樣的瘋狂；而且，後方陣地這時接連放射二十四生的重砲，一片喊殺的聲音和那沉悶的炮聲互相呼應着。敵機在天空也排開了各種不同的陣勢，對準着這邊擲下很大的炸彈；於是，東也轟的一聲，西也蓬的一響，一大陣煙霧彌漫過後便發生火光，這不一定是毀燒了房屋，樹枝樹幹以及戰壕中所堆置的東西都有被炸毀被燒成殘灰的可能。

清晨六點鐘，右方山頭已經被敵人佔據了。其實，這邊兵是很多，而且正在進行包抄圍擊的計劃，敵人以為這是空虛的防線，索性乘勢下了山坡，向迂迴的小道搜擊。可是，這邊的主力部隊一會齊，馬上四週圍的壓迫起來，大刀隊這時更有勁，砍頭比切瓜還容易，敵人是大大敗了。這一次意想不到的慘敗，在山野的陣地裏遺留下很多紀念品，那就是：彈殼，殘缺的肢體，血，一顆顆的大腦袋，刺刀，毛瑟槍，太陽旗，軍帽，皮肉開花的屍身。

張大塊頭想起這許多東西，不由的仰天大笑，伸了伸腰。可是，他再一想起那拚命舉起大刀正要往下劈的反光，背心忽然吃了人家一刺刀，馬上又覺得那雖是輕傷的創

口直到此刻還是有點殷殷的痛楚。

「他奶奶的！怪難受呢！」

黃昏披散了一頭黑髮，聽得出遠處喝口令；四圍的山色黯黯得很怕人。風吹着樹的枝葉作響，有時候是一陣冰冷的夜風打他頭上吹過，他祇將眼睛閉了一閉好像并不感覺到什麼。

砰……砰……由斜刺裏飛來兩粒子彈，一羣黑影有如古梯的幽靈似的出現在山路上，蠕動着。王五意識到這是倭子偷營，急忙端起槍來回放。沒有一些時光，別處的槍聲也像嗆子一樣嗚叫起來。張大塊頭知道不對，跳起身來挨近王五的肩膀，拉了他兩下。

祇有這個辦法，他也端起槍來射擊。

由稀而密的槍聲，在深沉的夜氣中打着迴旋，格外清脆好像鄉下人放鞭砲。過了一歇，過山砲，機關槍，盒子砲的聲音像鬼一樣對着蒼天嗚嗚大哭。這時，對方陣地又射出光燄萬丈的照明燈，很顯然的，敵人是在開始總攻擊了。

於是，整個二重戰線陷於大恐怖的混亂中。

拂曉，敵機在大廟的山頭投下幾十枚炸彈；子彈庫被毀爆炸，大殿坍了一角。行營受了這樣大的威脅，馬上逼

出大廟，整隊向山脚五道溝進發。這時候，沙河之線已經吃緊，敵人在機槍迫擊砲的掩護之下大隊的衝鋒過來。側翼受擊，沙河以外的機槍和砲兵的陣綫也被壓迫動搖了。

張大塊頭不知什麼時候中了彈倒在沙堆裏，血由創口裏湧出來，距離死是不遠了；他還睜大了眼睛遠望着王五像要說什麼。王五那里會留意呢，等待子彈放完了爬回來才發現張大塊頭已經斷了氣。也許王五受了張大塊頭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的感動，很熱誠的爬過去親視他那冰冷的前額，接着嘴裏像在向他們告似的說了許多話，那最後一句可以辨別得出的是：

「我就知道這一次該死了！」

行營在五道溝一家村舍中紮下了，重行在距離有四五里路光景的一帶山坡構築陣地。就在當天傍晚，敵軍又打後方調來步騎聯各軍五千，山野大砲幾十門，準備在夜間大事屠殺。這一個消息經偵查證實之後，行營一面急報湯二虎求援，一面選拔奮勇隊。第三營營長王九皋，第一營營長劉子建，機關鎗少校連長任建德李明武以及一一九旅謝團長押帶領着部隊扼守自己的陣地。在未出發之前，軍長照例又對這幾個部隊訓話，他說日本兵的武士道不足懼；我們的不怕死的精神至少要高過他們萬倍。總之，為國

祇有戰和死之兩途。從軍是預備來犧牲的。這一番慷慨激昂的訓話雖然未曾隻字提到「死要重於泰山」，假使張大塊頭沒有戰死還能夠聽得到，至少，他對於他自己的使命又多了一層解釋，再不會對王五的譏嘲啞口無言了。可是，這在王五想起來仍舊有點不以為然。當他散隊之後從熱氣中擠出來的時候，心中便不斷的盤算；他心想張大塊頭可算是為國犧牲了，屍身却曝曬在山野裏。此外死的人更多，當然是和張大塊頭一樣了。

「不犧牲的又怎樣辦呢？」他很想回轉去問團長官，但是他又不敢這麼造次。

爬進戰壕裏，陰濕的濁氣悶得他更難過。這時靠左邊又爬進一批人，傷了手臂的黃得勝，拐了脚的小山東，還有幾個叫不出名字都受了傷害的同伴，每人挾着一捆草桿和一張極薄極脆的灰氈，慢慢的爬進戰壕來了。王五看到這副淒慘的景象，不自覺的想起他自家來；是不是能安全的逃過今天，是不是能憑着不怕死的精神將敵人嚇退百里之外，這實在是一點沒有把握。

在他這樣想的時候，黃得勝早看出他的心事。

「害相思病嗎？」

這句話自然帶着幾分戲謔性，因為黃得勝知道他在什

麼地方曾經愛過一個女人的。王五這時正在想心事，當然并不回答。

「你這幾天怎麼啦？」黃得勝看他那副情形有點兩樣，帶着一半驚奇一半慰問的口氣。「凡事都想開，我老黃帶了彩也沒像你這樣。你說，有什麼不痛快！」

「什麼不痛快？橫豎是等死罷了！」

小山東最忌人說死，這回又聽見了那會不生氣。馬上眼睛一翻狠狠的望了王五一眼，一拐一拐的從旁走過來。

「你這傢伙真不識相。人家好好的和你說話，你偏要說死說活。死你就死了罷，幹嗎觸人家霉頭？」

王五很明白小山東的個性很倔強，這時非但不對他生氣，反而向他露出笑臉來了。

「何必忍心和我搗亂呢？我們不是一樣的可憐嗎？我不敢說什麼，死原是本份。可是，我看得很明白，好多弟兄受了他們欺騙了、譬如湯二虎，他便是拿抗日戰爭當做買賣，來從中刮取一點利息的。如果真的是衛國衛民，有誰敢不願意呢？說起這，誰都要灰心；開朝魯陽一敗之後，我們這兒天天過的什麼日子？有誰來接濟了沒有？我們這兒多抵抗一天，就是多替他增加一天刮取利息的機會；如果想要保全熱河，決非這樣子可以成功的；而且，我們

也祇有白死！當然，日本鬼子是我們的大仇敵；為國家得不顧死活的和他拼命。這我并不反對。不過，照這樣子下去未免太不值得啦。」

王五滔滔的說出了這種意見，他十分慷慨和激昂。他這種意見雖不能夠當作典型的意見來看，實在也自有其不得不這樣說的道理。

「老老，有意思。」小山東首先給他說服了，撐腳棍接連在沙泥裏攪了幾下。

「所以，等着瞧吧。如果我們這兒再一退却，馬上湯二虎便得滾他娘的臭蛋，軍長這一回總算碰着鬼了！」

已經麻木的同伴們本來模樣都沒不在乎的，如今聽了王五這一番話，各個人心中心起了一陣熱烈的感動。小山東是沒有話好回覆他了，像有一種突如其來的悲哀從遠處襲來似的使他呆然了好久。就在這時候，大家便端起槍來黯然無語的分散着走開。

夜間是大流血的開始。

北路赤峯的二道戰線距離後防很遠，求接濟的救兵開來自然非一兩日間所能辦得到的；何況省城承德正因為二道戰線吃緊鬧了一團糟。這和湯二虎的計劃大不碰頭，於是他想起幾年來收刮的苦心以及那些如花似玉的姨太太，

如果這個時候再不乘機逃走，一條老命怕不給日本人炸死嗎？這時候，參謀部剛巧接了探報，開往紅石喇嶺的砲兵第十九團在離開承德七里的一座森林中嘩變了。原因是索發八個月的欠餉。因為這一部份士兵的嘩變，所以建平的陣地乘機給敵人佔據了。這一隊已經佔領建平的敵兵正由小道星夜直趨承德，離城祇有三十里路。廣仁嶺那邊的後援會已經撤去了大招牌，停了十幾輛汽車在門前廣場上預備給官長們逃難。這是很值得紀念的，湯二虎以及他的親信忙了一晚才將所有的金銀細軟重新打包停當，裝入載重汽車。第二日天還未曾破曉，大概二道戰線上那些無名的英雄還在拚命的辰光，湯二虎帶領姨太太們一溜煙跑出省城。

湯二虎一走，全城陷於大混亂；砲兵團的官長士兵馬上四出搶奪。老百姓雖希望湯二虎早走一天好一天，然而沒料到他臨走之後還有這最後一次的慘刑。

二道戰線那一枝奮鬥的孤軍雖被圍困得沒有出路，然而在湯二虎的想念中是不算什麼一回事的，二道戰線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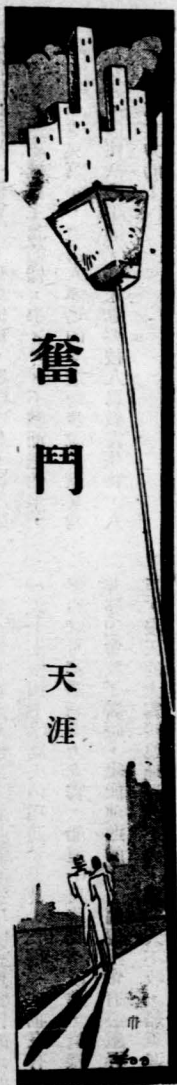
還沒有完全崩潰，可是危險的程度已經可以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按照預定的計劃講，這一走不過比較稍為提早一點罷了。早遲是這麼一回事。湯二虎坐在汽車裏心中雖然想起了，可是處之泰然。他望望倚在身旁的賽芙蓉，不由的渾身起了一陣說不出的快感；尤其是她那兩瓣紅唇，粘在一起就有如一個紅瑪瑙的小酒鐘，又有如一顆血染的吸魂鈴，望着望着，他猛然的一把扭抱住她的粉頸。

汽車如飛的去遠了，絕對聽不見嘶死的聲響。當他們已經跑到距離古北口祇有八十里的鞍匠屯，二道戰線還在那里作困獸之鬥。

「我就知道這一次該死了！」

王五眼着一顆大砲彈飛過來，連小山東這一班負傷的同伴一齊炸在裏面不由的又想起了張大塊頭。他并不覺得痛苦，好像是從天上墜下了一面魔網，漸漸的眼前一片什麼都不見了。

奉安紀念日完稿。



奮鬥

天涯

雖然這幾天氣暴熱了起來，寒暑表已升至百度左右，全身的毛管不時的在湧出汗珠，沒有衣服裹着的皮肉，被火一般的太陽光灼得焦黑，然而他却一些不肯休憩抱着百折百回的精神爲前程而奮鬥，爲生活而奔走，但是，所得獲的報酬却一些也沒有，這樣，他已經三個月了。

他是被生活鞭子的鞭撻而走上商業的火綫上來的，雖然上火綫以來不過只有短短的三個月，可是他底容顏，他底精神，他底……都消磨了不少。

他豐滿的面龐三月來一變成爲瘦黃，這就表示對於事業的關心，近來，兩條眉毛皺成一叢，這是代表他底事業是無望，不，他并不這樣想，他像哥崙布一樣堅決地武斷着前面，遙遠或者近處一定有一塊極大的新陸地在着，只要奮鬥有毅力，終有一日，希望定能成事實。

「最後一次的失敗以後就是勝利了，這勝利是屬於我的，只要我有毅力，一次一次的奮鬥下去，直到成功。」這是他給他自己的忠告，有時竟至發出喃喃的聲音來對着他自己這樣說。

他是服務於一家小小的廣告公司，充任一個兜攬員之職，薪水，車馬費，都沒有，僅僅的靠着自己底能力去賺佣金的。一些也沒有廣告學識和兜攬經驗的他，真的連一個小銅錢都沒有賺到過，雖是他已有三個月的歷史。

他只有一位老母，人口簡單到連他自己也不過兩個人，伙食是附設於他底姑丈家裏的，價洋是估定最便宜一共只有二十元一月，起初的幾個月却不折扣的照付着，最近因爲積蓄已經告竣而進款又沒有所以只好拖欠等候將來還。好在姑丈是自己人決不致於下逐客令的。不過，他時常默念「自己怎麼會弄到這般地步？這，這個當然要怨恨東洋矮子了，假使他們不逞野心，不來擾亂中國，決不

致爲弄到這種地步的，唉，可恨！」他有時想得氣恨不過的時候就會牙齒咬得緊緊的握着拳頭在桌子上痛擊一下，發後，就又苦笑起來。

「唉！恨有什麼用呵，還是奮鬥事業吧，」他究竟只有自己安慰自己和勉勵自己。

奮鬥，奮鬥事業嗎？奮鬥廣告事業嗎？這個，不得不使他又怨恨東洋矮子起來，詛咒牠們，簡直想用牙齒去咬牠們，因爲，我們中國的商業，多被狗養的東洋人擾亂到這樣不景氣，一天不如一天地衰敗下去，商店沒有辦法，遂至每月每日在大減價，工廠不見添開只有倒閉，這樣，廣告有誰要登呢？誰肯拿出白花的孫頭裏頭去換不能實用的東西呢？在這麼不景氣的時局之下，任你怎麼去積極，所遭的多是白眼。

他明知廣告兜攬的職務很難，在時局不景氣的當兒；而且，又沒有經驗。他想雖然這樣想，奮鬥也依舊是奮鬥，他當做自己是一個軍人，奮勇向前，雖敗亦雄，決不願去看×××抱不抵抗主義的樣，學×××不戰而退的乖，這種行爲是遺臭萬年，遭萬人唾罵的。進一步說：就是爲自己打算，假使灰心事業，那末也要被人罵做寄生生物，人根本要自吃其力的！

他委實怕見經理先生底臉孔，好像醜媳婦怕見公婆面似的。他現在的理想也許有這麼一回事。但是醜媳婦終究要見公婆面，他也逃免不了經理先生的視線，板得如鉄一般的經理底面孔也只有忍羞領教着，難堪的帶有呵責性的像長官訓練兵士般的冷語，也只好垂着頭默忍着。可是他那顆悲酸底心真個像匕首在刺似地痛，一陣一陣地，有時幾乎眼淚也要痛得流出來。

「何志遠！你是一個青年，青年應當努力奮鬥事業，假使你有恆心的努力奮鬥下去，那末決不會將用去的精神全歸于消滅，譬如農夫種稻，到了秋收時候多少有些報酬，譬如船戶駛舟，無論多麼長的航途早晚有駕到目的地的，只要有一恆心，切勿自暴自棄……」這是經理先生時常教訓他的話。

志遠聽了經理的話；的確很表同情，不過，他說——譬如農夫種稻，到了秋收時候多少有些報酬——他還說——譬如船戶駛舟，無論多麼長的航途早晚有駕到目的地的，一天——假使不幸農夫種稻遇了天災，收穫一些也沒有，船戶駛舟却遇到漫天大霧，船連一尺路也不能進，這樣，非等上帝收了霧時，纔能前進的了，偏偏上帝有心戲弄船戶，漫天的大霧接連地漫天下去，霧一天不收，船就達到

目的地一天，霧一天地漫過去，船期也一天天地延長了下來，船戶底心雖然急得萬分，結果也不過怨恨而已。

經理依舊像讀總理遺囑般地死板着臉說下去：

「但是現時代的青年，太渾蛋了，只會在女人面上用功夫，什麼，妹妹我愛你呀，我底一切的一切都交給了你，請你承受了吧呀！你真是我底心肝，靈魂，還有其他種種不能入耳的話，對着朋友也是我底情人長，我底情人短那一派浮滑而毫無實用可取的話，至於事業却閉口不談，你想這樣能不能有成功的希望？總之，我早已說過，現在的青年太渾蛋了，國家之亡，也亡在這班談戀愛的自認爲摩登的渾蛋青年們。」

經理像發牢騷，又像嘲罵志遠似地對着志遠說，志遠委實再也忍耐不住，但是，他却沒有勇氣反駁，和刮白最近他所受的痛苦；如同從矮屋底下過，不得不低頭一樣——他只有這樣安慰着自己，於是就暗暗地極微的嘆了一口氣。

他的姑丈底面龐，有時也會板得同經理彷彿相似，也一樣的難於找到一線的笑痕，志遠底心裏很明瞭，這是寄人籬下者所免不了的報酬。他底熱血被這種環境刺激得在

一剎那會沸騰狂奔起來，恨不得馬上就搬遷出去，但是，上海的地方坐要坐錢，立要立錢，何況搬場，身邊一錢都沒有，想搬到那裏去？夢想，夢想，一百二十個夢想。

——爭氣不爭財——這話絕對不配窮人說的，窮人只能說爭財不爭氣，那纔是金科玉律啊。

當下午五句鐘過後，志遠就從××路他所服務的廣告公司出來，朝西向××路走去。

足足費了半個鐘頭，他纔走到××路迎祥里念八號。這裏是他姑丈倪濟平底住宅，也可說是他底住宅，他纔一敲門，他底慈祥的老母似乎知道是他就來開門迎着，他底表妹倩君也跟着迎上來。他只會苦笑，苦笑，自己太辜負了老母和表妹，她們這樣對待自己，覺得益發來得難過，所以，他只有苦笑以謝盛意，心裏一酸，禁不住眼淚往下流。

「噢！表哥！」倩君看見志遠有兩顆水汪汪的淚珠正在奪眶而出，於是便驚異起來，志遠隨即對她向他底母親啾嘴，示意給她，同時在褲袋裏摸出手帕拭了拭淚痕癢笑道：

「表妹，你見了什麼可以使你驚異的事呀？」

「是呀，我以爲你在這麼熱烈的太陽下奔走，連草帽

也不買一頂！」倩君被他一啾嘴就悟了過來，於是不得不撒一撒謊了，

「喔！這個嗎？我以為什麼？」志遠也附和着，三個人終究走進了客堂。

這裏是一幢一上一下的石庫門弄堂房子，這裏主人就是志遠的姑丈倪濟平，他從前由志遠底父親介紹到××銀行出納科做職員，三年前被升為科長了，這是不誤公事所得，一半也全憑他底馬屁功夫來得專而被經理垂青的。

姑丈自頂一幢房子住着，夫妻倆寢室在前樓，女兒倩君住的亭子間，志遠母子住在客堂後，娘姨阿香住在二層閣。

這天下午六點過後的志遠，爲了前途渺茫心裏委實悶極了，所以就走到自己底臥室，橫躺在一張行軍床上。一件深藍色的舊法蘭絨上衣，當他走到家裏的時候不會脫去，這時依舊裹着他底上身，雖然，身子在發燒般，額上底汗珠不住地在流，但是，他也未曾想到脫去上衣時就可以減少出汗的資料的。

這時他一些也不感覺到熱得難受，汗仍讓它流着，因爲，他正在追憶從前曾經嘗受過的生活，彷彿同電影一樣地在他底腦中開始映演了起來：——

二

他本來是一個有產階級的青年，父親是絲茶商，雖然近幾年來天然絲被人造絲打倒，茶，他國也在競賽，可是他底父親似乎預知絲茶業有失敗的一天般的，老早就很儉省地積蓄起來了末來的應用之費，在閩北一帶買了不少地皮，建造了許多民房，租給一般中等階級的居民，按月征收房租以逍遙他底餘生；一方面很關心地培養兒子志遠，期望着志遠底將來的發展。

他們自己住的是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屋，傭婦二個，包車一輛，賬房一位，

這是西曆一九三一年的事，志遠正在江灣路××大學住讀，他底表妹倪倩君上學期纔從小學畢業，由他的介紹也進了××大學的附中求學，他們因爲是同學，而且又是表親，所以在各人意料中而成爲情侶了。表妹性情很溫柔，能安慰他，體貼他；在這一層，覺得她愈是可愛，一切的一切都可愛，凡是屬於她的，從此，同學們就給他一個綽號，——安樂王——至於同學們爲什麼要喊他爲安樂王，這可真使他莫明其妙。

「九一八」之後數月中的上海底居民，隨時隨地都在

緊張和恐怖中過日子，結果，就有「一二八」的慘案發生。

戰後的閩北一帶所有的民房，多化為平地，他父親底數十年來的積蓄的成績；一旦都犧牲在帝國主義者炮火之下，他那美乎其名的「安樂王」在無形中跟着也被野火國所剷除了，××大學也被銷燬得只存留着倒塌坍塌，好像無智的驅壳般的倏立着，似乎有末了底心事還等待着人們去解決。

他的父親氣東洋矮子太過了緣故，不多幾時便由病而死了，當臨死的時候給予志遠底遺言只有「奮鬥」兩個字。

這是志遠做夢也想不到的，一份人家弄到這般樣子，他還疑心在做夢，但是，白日可以證明的，確是事實，家，的確已破產，人，的確有死亡，自己和母親現在還住在××旅社，因為父親的意料開闢決不會毀滅到這樣厲害，所以也不到親友家裏去打擾。這不明明是事實，還疑心做什麼夢呢？真的，這并不是夢，確是事實，他想起來了，懶婦張媽還是犧牲於流彈中，當那天晚上從火綫相近的地方逃出來的時候，父親真的死了，他還記得……唉，這種慘痛的形狀志遠再也不願想了，母親底悲泣勾引起了

他底辛酸，他禁不住，終于流淚，終于哭出聲來。

志遠底家裏所有的四個傭人，眼房在戰事發生之前三天已經告假回他底故鄉去了，娘姨張媽死了，包車夫阿福看看戰事平靜也就乘機回鄉省親去了，只有張媽介紹來的阿五嫂還依舊陪伴着他們母子兩個。當時阿五嫂見了他們兩個都在為追悼老爺而傷心，她本想去慰勸，但是，真奇怪得很，自己的鼻尖也在發酸，淚，也同他們一樣流着。她追念老爺待人的和氣，死後，却這樣淒涼。還有張媽哩，生前，她被丈夫的遺棄，被傍人的冷眼；可是死呵，又這麼的可慘，想到這裏，心格外酸了，流淚也格外急了，鼻腔裏也有咽鳴之聲發出來，一間小小的旅館的臥室，全部都被哭聲所佔有。

一陣敲門聲阻止了三人的抽咽，娘姨阿五嫂終究站起來用衣角拭拭眼淚去開門。

門開了，一個身穿青布長旗袍套有皮反領大衣的少女，同一個年約四十的婦人同時進來，她們見了三人的眼睛，心裏已經明白，這少女就走到志遠坐的沙發邊，反過身就並着肩坐下，左手去攀他底肩角。

「表哥，你又在傷心嗎？舅舅死了決不能復活的，任你哭得出不來聲，淚流得無可再流的時候，也是沒用的，

你是聰明人，還是保養你自己的身體吧！」

志遠給倩君一說，再不好意思淚兒直流，然而却没有話去回答她。

娘姨在滾水壺中倒了兩杯茶，倩君接了一杯遞到志遠底嘴邊。

「喝吧，別再去想已往的事，」倩君瞞着嫵媚的眼態勸地安慰他說。

志遠就把嘴唇觸在玻璃邊喝了少許。

「再喝一點，我是知道你口乾得很哩。」

果然，志遠很服貼的又喝了一口，搖了搖頭，却不說什麼，倩君將茶杯放在小圓檯上，看看他底兩只眼睛注視在光溜溜的地板上，眼眶裏還包着兩包水汪汪的眼淚，於是她在自己衣袋裏掏出手帕替他拭去了，又看看母親和舅舅同坐在床沿上帶說話帶淚淚着，全室的空氣似乎都被灰色所佔有。

「媽呀！」倩君說：「今天你不是來叫舅母和表哥遷到我們家裏去住嗎？現在怎的又陪着舅母傷心起來呢？」

「是呀，我倒不動嫂嫂反而陪着她哭！真是笑話極了，」倩君底母親用手帕拭去淚勉強帶笑着說。

她又對志遠底母親道：「嫂嫂，倩君底爸爸說：你們

住在旅館裏開銷很大，照應的人又沒有，我們房子左右有空的，還不如到我們那邊去住，我想，這裏今天就結賬，明天早晨我和倩君再來接你們。」

當天晚上，志遠到膳房間去結清了房錢，娘姨阿五嫂由他母親打發好了，除開應有底工資外，多給她二十元錢，她還不忍就此離開兩個可憐的主人，決定今晚再同叙一夜準于明晨他們走了後再走，這種誠懇忠實的女傭底惜別的表情，益發增加了他們追念往事的悲痛。

報紙上載登着××大學却後通知同學登記的廣告，志遠却看得很平凡，因為，他明白家境不允許再去求學，所以，他想找事做，但是在戰後的上海商情衰敗得這般地步，想找一個相當的職務的確很難，這是他所透底明瞭的。有這麼一件心事在他的懷裏擾亂，怎的不令他感覺到人生底煩惱？

鎮日以報紙和小說雜誌等解悶的他，終究是模模糊糊的一天一天的過去。

他愈在煩惱的時候，愈是會思前想後，每次的煩惱就每次想念已死的父親，每次會想到父親臨死時說的「奮鬥」兩字，可是怎麼奮鬥呢？學業嗎？第一個難關就是經濟，銀行裏的存款一共不過四百五十幾元，雖然夠我兩年

的苦讀，但是自己和母親的生活費呢？就算可以隨時通融，但是，借了要不要還？這樣繼續求學是不能了，奮鬥，也只有事業奮鬥了。

報紙上的分類廣告招聘欄，志遠每天總是很當心地看，有沒有自己能夠擔任的職司？他明白奮鬥是要拿自己的力量去奮鬥，所以找職業也須憑着自己底能力去找。

他欣喜極了，在某一天的早晨，報紙上發見有××公司招聘多數職員，這時，他彷彿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在眼前一樣，他就急急慌慌地寫了一封自薦信和一份履歷書，按照了信箱的號頭寄去。

他明知這時還沒有到能夠接着回信的時候，可是脚却不由自主地會走到弄堂口去盼望綠衣使者的來臨，雖然，炎熱的太陽照在他底全身，但是毫不覺得有一絲痛苦和難受。偶然有綠衣使者乘自由車向着弄裏去時，他就加緊步率跟在後面，看看不在自己底門前下車，這纔幾乎冷了心，有時又覺好笑，笑的是自己心太急了。

這樣一天，二天，甚至四天，五天，還不見有回信來，於是他開始失望了，一顆熱烈的心，漸漸地冰冷下來，心裏無限的辛酸之味，從他底面上可以見到。弄堂口，當然懶得去，就是連大門也不願出去了，坐在客堂的沙發

上，躺在臥室裏的行軍床上，總爲了失望而發呆。

母親安慰；姑母安慰；甚至表妹倩君安慰；都沒有用，依舊是發呆，他在呆想，——不要那天我心太急了，慌慌忙忙地就寫自荐信，或許有錯字雜在裏面，也許就是那個原由吧，——

這天，志遠照舊躺在床上發悶，倩君進來了，面露着微微的笑。

「表哥，你底唯一的愛人有情書寄給你哩。」說着，將手中的信一揚，但是他並沒有看見。

「又來了，」他說，「你說我唯一的愛人，不錯，事業的確是我底唯一的愛人，但是我生的是單戀病，愛人決不會有信寄給我的。」

「看吧，」她笑著說，「并不是單戀，倒是雙戀哩，快點看啊，也許他還有約期給你。」

「這話你已說了多次，我現在不來上你底當了。」他依舊躺著不起來。

「這次決不使你上當，看啊，這是什麼？」

她俯下身子，笑說着將信遞近他底視線。

「你看！這是什麼？」她重說一遍。

造化之神的支配人們真有意想不到的，志遠在極度失

望中再不期望有一星期前寄出的自薦信的回信來時，偏偏有一封約會他去面試的信來，他想呆了，他不由自主地對自己說：「奮鬥的收穫并不在短時期中的，這封信就能證明了。」

他興奮得了不得，心田裏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奇癢，愉快得將所有的一切痛苦和煩惱全都忘了，只恨時鐘走得太慢，他底意思最好明天就是星期一。

星期一的上午十一時半，他喜揚揚急匆匆地從外面回來，姑母和表妹都不在家裏，娘姨在廚房作菜，客堂裏，只有他底母親。

「媽，」他欣喜地說，「明天我有職司了，××公司的司職，經理說；因為有銀錢出入的關係，所以要現金担保，五百元……」

「唉，志兒，你難道忘了存摺上的數目嗎？一共也不到五百元，你底姑丈是不管事的人，又是勢利份子，要是問他借，那是決不會如願的，除開他，又沒有別的人了呀，」母親底面上漸漸地在顯露出難色。

「當然，我是明白的，存摺上的總數不到五百元，我也明白姑丈是個勢利的人，他在冷視我們，我也爲了這層關係以致急於找事做，」他又說，「保證金，固然是五百

元，經我和經理商量之後，同時將我們的歷史略略地也問他說了一遍，他倒很可憐我，所以，保證金由五百元減至三百元，薪金每月四十元。」

母親靜靜地聽着，他又接下去說：

「姑丈的確勢利得很，我前次託他給我介紹到他做事的銀行裏去做練習生，他還假癡假呆地不理我，現在幸喜找得了職業，依我的意思也不願去告訴他，什麼保證金和不……」

一陣敲門聲打斷了他們的說話，原來倩君同她底母親到××公司去買東西回來了，她一看見志遠，便問接洽有沒有成功，志遠很得意的答以「成功了，」三個字，倩君快樂得拉了他底手道：

「這樣，你的想思病也就痊愈了。」她究竟纔只十六歲，一派天真的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次晨八點半，志遠在銀行裏支了三百元錢去就職，不到兩個鐘頭就回來了，

「經理說：」他說，「星期五起正式辦事了。」他底面上依舊同昨天一樣浮着微微的笑容。

星期四的早晨，志遠展開報紙，在本埠新聞欄裏有一段令他驚心的新聞，內容是這樣：

「開設在本埠××號××大廈×樓之××公司，創辦人×××等，已有兩日不來公司，所有職員除茶房××外，均係陸續投考者，各人均有現金担保，三百五百不等，昨日×××（該公司職員之一）心知有異，故急報捕房，派包探前往調查真相，知係騙局，現當局正在設法通緝逃犯云云。」

他看完之後，心比前跳得加緊，耳朵裏哄隆隆地怪響着，他也不通知任何人就出去了。

大約在吃午飯的時候，志遠垂頭喪氣焦急萬分地走了回來，她們以為他是病了，也就勉強的將頭點了一點，但是，這時他底心是碎了，而且痛也痛得極了，他想將事實告知母親，可是他沒有勇氣，因為，母親聽了會傷心起來，他只有嘆氣，背着人嘆氣。……

三

電燈亮了，咯咯的女人的高跟鞋聲打斷他的回憶，情君已經站在他的床前，眼眶裏淚珠亮晶晶地滿儲着。

「什麼？」志遠問：

情君只是急抱着他在啜泣。

「究竟爲的是什麼啊？」他還是莫明其妙地急問着。

「說吧，倩妹！」

他撫摸着她底肩，但是，她經這麼一來，越發傷心了，泣着，肩頭比前動得格外厲害，他覺得，她終究由啜啜而痛哭。

坐在客室裏的志遠底母親，進來了，她雖然明白情君的哭的理由，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免不了去安慰她，志遠還是糊裏糊塗地呆望着她們，始終不能明瞭她爲什麼忽的哭了起來。

幾天以後，志遠又丟了他的職務了。

志遠因爲沒有幫公司賺錢，結果總歸於被經理欺了，他并不感得到最大的痛苦，因爲這種雞肋式的職務，有也和沒有一樣，他所認爲痛苦的就是幾天前情君的對他哭，直到現在還悶在肚裏哩。爲的是什麼要哭？這是無從問起的，母親推說不知，姑母，始終是搖頭，問她自己，不但得不到水落石出，反而增加煩悶，當問她的時候，總是哭得很厲害，這個痛苦，他覺得比任何事都難受。

姑丈的冷面，現在似乎益發難堪了，他想去找苦工做，無論怎麼苦楚只要不遭冷眼，都願受。

他每天晚上因爲要避免姑丈底可憎的視線，所以晚飯後終是毫無目的的向外亂走。

一輛四輪嬰孩坐的小車迎着他過來，

「少爺！」是從女人喉嚨發出的聲音，他以為不是喊他，依舊走去，四輪小車也跟着逆推而來。

「何少爺！」第二次的嬌柔聲音又在後面喊，被好奇心驅使的他，終於停了步，想回去看個究竟。

「呀！你！你不就是阿五嫂嗎？」他驚問着推車的女人。

「是的，少爺！太太好嗎？現在公館在什麼地方？」

的。」

這時大約不過六點半，太陽雖然已經落到水平綫下去了，可是西北角上還遠着餘暉，阿五嫂看了他唐顏的精神，心裏早有幾分明白。

「公館是不是還在姑老爺那邊？一年多了，我也得去望望太太。」

他垂着頭，心裏實在不好意思。

「少爺！」她又說：「你現在還讀書嗎？」

「沒有，」

「做事嗎？」

「也沒有事做，我雖要做事，却沒有事給我做，阿五

嫂，你做的公館裏現在要不要添當差？」他忍羞問！

「少爺，」她有些奇怪起來，「當差，你去做嗎？」她底問聲似乎很不自然。

「是的，」他說，「現在職業平等，沒有什麼關係的，我還想到工廠裏去做工哩，但是太沒有力，不中用，所以還是當差好些。」志遠紅了臉說。

阿五嫂打量了他一番，覺得他比從前瘦削得多了。

「當差，你是不行的，別的事體代你留心着吧。」她也在爲了看見這種沒落的情況而酸心。

「還是當差，總之我願意，只要有飯吃，什麼事也願做，阿五嫂，我等你底佳音哩！……」

她聽了志遠底話愈說愈堅決了，然而堅決中含有無限的淒涼，她只有點頭答應。

「要是真的話，我們公館裏正要添人哩。」

「真的嗎？」他說，「那末我現在就同你去。」他又剛強又興奮地欣喜起來了。

「我想不吧，」她說，「當差的生活極苦的吓。……」

「阿五嫂，」他底語氣很堅硬，「老實對你說吧，我已經做過三個月牛馬生活，雖然，終日地在外面跑，可是連一個小銅錢都沒有賺到過，現在，母親寄居在姑丈家，

簡直使用錢也沒有，我也不願做寄生物，所以，急于要找一個做工的地方，只要有飯吃，什麼苦的事多頭做，只要不做寄生物，什麼事也不會偷懶。」

他眼圈子在紅，話却依然是很剛硬，阿五嫂心裏也有一陣難過，暗想他在二年前何嘗不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少爺」，現在連當差都肯做，這是從何說起？她的眼圈子也在紅了。

「好吧！我就同你去說……」

四

經阿五嫂的介紹志遠不告訴任何一個人而在同一個公館裏做當差已經有五天了。

他底母親，表妹，姑母，都很擔憂，因為，她們還不知道他是在×公館裏做當差。她們狐疑他去自殺了，爲了環境，爲了倩君底事，種種的狐疑；終究在這一天打消了，因為，阿五嫂終究背着志遠來告訴了她們的原故。

清早，志遠正在長極的走廊上打掃，除開他就沒有第二個人。他的打扮，和起先不同了，一件污得發灰的襯衫，一條土布的短褲，腳和腿都裸着，手裏持了一把長柄掃帚，用力的在掃走廊上地板。

一天又過去了，他料理公館的雜役，一直到深夜十二點鐘才上床睡覺，朦朧間，他覺得他又起來掃地了，突然一陣咯咯咯的革履聲，震破了他的嗖嗖的掃地的聲音，志遠以爲太太或者是小姐在散步，所以，他依舊掃着，掃着。

步驟愈走愈近了，一雙出自女人底美腳，呈露在他底眼線所能及的地面上，這樣，他就停止工作抬起頭來看。

「呀！」他吃了一驚，極驚訝地發出這個字來，人就呆着了。

「唉，這哥，你……」
那個女子已在抽咽了。

「快不要哭，驚動了太太們不是玩的，」他擔憂而難堪地說，「倩妹，你怎的知道我在這裏呀？」
倩君聽了，心裏格外酸痛，突然地抱着他抽咽，要不是這裏，她老早就痛哭哭了。

「別哭，我底母親好嗎？」
他終究也流出淚來。

又是一陣咯咯咯的聲音，他們就不約而同的吃了一驚，哭，也止了，擁抱，也不自然而然地解散了，步聲，終

究竟愈愈近，相距他們不到三碼外有一個貴族化的摩登女子站着。

「呀！你不就是倪倩君嗎？這麼清早怎的會到這裏來？」

出他們底意料之外地那位公館的小姐欣笑地喊着倩君。她帶羞的看了她一眼，認得在××小學時同級和自己最要好的沈楚琴，她們雖然是要好可是始終沒有到各人底家裏去過。

「是的，密斯沈，我們三年不見了。」倩君帶淚含笑着說。

「到我房裏去談談？」楚琴過來拉了她底手，臉呈着微微的笑。

「這裏有我底表哥在着，只好辜負盛情了。」

「他，」楚琴指着志遠說，「是你底表哥嗎？」有些驚訝的樣子，「是不是××大學讀書過的密斯脫何？」

「正是他，」倩君代他答着，志遠這時慚雲滿面只當沒有聽見，持了掃帚在掃地。

「這是那裏話，」楚琴說，「大好的人才埋沒到這個地步嗎？今天我要求我底父親，給他找一個職務，由我負責，料想父親決不致于不管的，」對志遠說：「放心吧，密斯脫何，」又對倩君說：「我真欽佩他能夠打破職業階級，一個有學問而美乎其名的大學生肯做這種苦工作，走吧，到我房裏去坐坐。」

恍惚之中，他居然為沈小姐的父親憐憫，而派他到沈小姐的父親所獨辦的麵粉廠做棧務主任了。他乘着一部一九三三的汽車，停在麵粉廠的門口，搖搖擺擺地踱進棧務

主任辦公室，他愉快地處理例行公事。

「何主任，外間有個女客要會你。」忽然一個聽差手裏拿着一個名片恭恭敬敬地對他說。

他接了名片一看，啊，原來是表妹，倩君。他連忙揮手吩咐聽差馬上帶客人進來。

表妹一進來，却掩着面哭了。

「怎麼？倩，」他驚訝了，「怎麼時常總是愛哭？……」

「表哥，我現在沒有面目再見你，你……」倩君半吞半吐地嗚咽地說。

「什麼事？沒有面目？我，我老早已不明白你好好地爲什麼愛哭？……」

「我要被父親強壓嫁賣給一個紅人×××做妾了，我堅決地表示反對，但我始終沒有勇氣提出反對的條件，我沒有勇氣對父親說我和你的愛情，我自認是懦弱，但我不願服從不自由的牛馬的婚約，我，我祇有自殺，自殺，表示對你的，的真愛。……」倩君說到這裏已咽不成聲了。

「不，不要這樣。」他急得把腳蹬起來。「不，我要和姑丈說，我現在不是做了棧務主任嗎？將來奮鬥下去，還有經理的希望。要對他說，我和你——」

然而，倩君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似的，突然從袖裏拿出一把剪刀，用力地向咽喉上刺去。……

他驚愕得出一身冷汗，定神一看，窗外已微微地發亮了。只聽見阿五嫂照例地催着他說：

「少爺，好起來掃地了啦！」

革命的婚禮

龔生

着顫動的時候，又勾起了和從前一樣的快感。

「我倆打破封建道德觀念，履行戀愛情聖義務，於月之日不用儀式舉行革命婚禮，謹此啓事，以告革命同志。」

洪動和洪珍經過了一小時商量之後，才將此啓事擬好。擬好了，他奉着她的嬌媚的命令，把啓事用正楷慎重的謄抄。抄好了，順手在桌上拿一個粉紅色的信封，將啓事套了下去。吩咐茶房，馬上送去中央日報館。

他的侏儒的體格，平日行動雖然有點板滯，但此刻也爲之活潑起來，可以配稱短小精悍。那鐵青黑色的面孔，也隱隱現出得意的紅光。

現任，他格外覺得甜蜜，呆呆看着她，她雖然缺乏一種嬌媚的姿態，但豐富的肉感，比較處女時代，更是動人。她的乳墳，在半薄的秋衣遮蔽下，半隱全現的隆起。當

他不但在她的姿態上感到甜蜜，且在不良的回憶的結

束中，感到無限的輕鬆。他回憶他倆的事情給人知道之後，家庭不好意思歸去，即學校也不容易居住。因爲有些頭腦封建的同學，不但在背後議論，且當面訕笑。現在，革命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一切都革命，那末，和妹妹結婚也算不了一回什麼事。他此時對革命，是如何感謝啊！

「珍珠！明天你打算着什麼衣服。」他笑迷迷的，瞞着她問。

她剛在照鏡掠她的鬢髮，聽到了他的問話，翻轉了面對着，投他一個媚笑。

「平時一樣好了。」

「那不行的，我不是做了幾套新衣給你嗎？明天同喝酒的，雖然是幾個熟朋友，但是我們正式結合的日子，不要弄得不像樣子。」他在沈醉中作莊正的主張。

「那麼！隨便着一件好了。」

「珍珠！」他站起來，走近她的身傍。他比她短小一個人頭，他傍着她，挽着她的腰道：「在沙發上談談罷。」她點頭笑着，將右手按圍着他的肩膀，挽着而倚坐在長沙發椅上。照例的來了一個吻，來了一個比較平常更滿意的吻。

武漢酒店的一着餐廳中，是洪勳和洪珍宴客的所在。

這是革命化。雖然和平常一樣張着燈，但沒有結綵。那堂官們，知道是洪公館宴客而外，絕對不知道他倆有這特別的革命喜事。實在，忙得滿頭臭汗的堂官們，除了例應招待，或者爲了要多得點小賬而殷勤之外，是無權過問此大事，也無暇探聽此鳥事。

六點鐘了，在中央黨部或國民政府做事的朋友，才由機關裏出來。時節雖然是深秋，還是有大陸氣候意味的武漢，酷熱並沒有減却，並沒有一些深秋的天氣，到來的七八個人，大家都是汗如雨下，流了滿面。

「恭喜！恭喜！」大家拱着手，向他倆道喜。

「不要客氣，」他倆同站起來，同聲的應酬着。

來客中的余明，是一個不高不矮的青年，年紀大約二

十五六了，面上起了若干斑瘡，對小白臉的條件雖不免有所減損。但英俊之氣迫人，一望而知是一個有能力的青年。他是很熱情的，在他的滑稽的語言還沒有發表的時候，熱情由他的近視眼芒中，透射出來。

他在這個婚宴中，是一個頂熱的客，他和洪勳是同學，和洪珍是師生愛朋友，他是他倆情慾劇中，做過了若干時的配角。此時來了，當然是不拘形迹。

「你倆的啓事，擬得還不錯，誰的手筆，合作的嗎？」余明踏進了餐廳，在恭喜了之後，打趣地對他倆說。

他倆笑了一笑，沒有話，洪珍祇有睨着他微笑。心裏頭憶起了往事，又不好意思的，調轉了臉，掏出手帕掩口而偷笑。

余明似乎心照似的，馬上將滑稽的面孔收起，在衆人龐雜的談話中，顧左右而言他。

端來了酒之後，大家團圓的分賓主坐下。陳若羣在衆人舉起酒杯和主人應酬中道：

「我們恭喜新夫婦一杯。」

大家喝了酒，吃冷盤的菜，在閒談。余明，他的肚皮餓了，現出那不拘禮節的本色，狼吞虎咽而吃。

菜已經來了八道，大家肚皮有點飽，有小組織關係

的湖北同志，綽號叫做莽張飛，在工人部和洪勳同事的孫長卿，拿着一杯酒！突然的起立道：

「我很佩服洪兩位同志的勇力，打破了封建觀念，毅然戀愛，毅然結婚。我們今天得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應該大家痛痛快快和新夫婦同喝一杯，以為革命的婚禮紀念。」

「對了，大家喝一杯。」大家同聲起立，對着他倆各乾他們杯中的酒。

「但是兩位同志戀愛的經過，諸位中多數是同鄉，或者是知道，但我老孫是不大明瞭，我希望兩位在我們朋友之前，忠實的報告一下。」孫長卿很昂貴的對新夫婦提出要求。

有打破封建道德觀念勇氣的他倆，不免也難為情起來，尤其是她，臉上有點發熱，但他健康色配上了一塊紅一塊白的濃厚脂肪，不留意是看不出的。

「沒有什麼可報告的，要愛就非愛不可。要結婚就非結婚不可。」洪勳勉強的說。

陳若羣也是洪勳的同學，是知道其中情形最詳，知道他倆的難為情，搶着在孫長卿說話之前說道：

「我們不要和世俗那麼樣子，革命的婚禮，應有革命

的態度，報告還不如大家隨便談談的好。」

「對的，我都以為隨便談談的好；」在陳若羣手下做事，而以沈默拘謹著稱的黃志堅，附和着。陳若羣的地位，是比他們任何人都高，所以說話的力量，居然把老孫的鬧新郎新婦的氣勢壓了下去。

余明一個不理，兩個不理，酒也不喝，埋頭的上一個菜吃一個菜，吃有九分飽了，伸伸腰。他覺得他的眼鏡不知給汗氣還是菜湯的汽所蒸，好像上了一層濃霧，看人也不清楚。在袋裏掏出眼鏡盒，將那揩眼鏡的布取出，揩他的眼鏡。揩好了，重新架上去，靜聽孫長卿陳若羣在發主張，作議論。

報告，在余明心中，何必要報告呢，他已經知道清楚了。他想起兩年前代他倆受過的事，名譽上受了莫大的打擊，幾乎把女子師範的教職丟掉，不能維持他半數半讀的生活。現在，看到他倆是公開了，自己不免有點好笑。同座的胡立甫，也是他的同學，也知到此事的，向他打趣道。

「我們恭喜新夫婦，也應該對革命結婚的功臣的老余敬一杯。」

「唔！」余明楞他一眼，把頭昂在椅背上，望着天花

板，作不理的神氣。

「怎樣一回事呀。」

新夫婦，余明，經這一問，臉上皆有點不好意思，知道此事經過的人，也覺得此事說起來不是怎樣高興的事。

「這是老胡的無聊，不要打趣老余了。」陳若羣快言快語的，打散了此談說的焦點。

余明還是沒有作聲，站起來走到桌子上，拿了一根香煙，燃着了！深深的吸了一口，吐出了縷縷的輕煙。

二

是革命婚禮前兩年的事情。

在C大學肄業的洪勤，雖然不算得是高材，也不能說是低材，他在沒有參加體育運動的時候，爲了身材矮小的緣故，輕薄的高材同學，爲他起了一個三寸釘的綽號。但是在他，是很不服氣的。因爲他精悍，在足球隊是一名活動的健將，不是祇是擔燒餅而笨拙的武大郎所可同日而語。但是綽號之來，是無妄之災，是不能抵禦的。那個爲他起綽號的張志文，是他生平頂仇恨的人，但是外表內容，都是不及他。除了見面報之以媽的或屁精的臭罵而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不是在一次足球比賽踢了老張一脚，此

恨便永無消除之日了。在踢了老張一脚之後，裁判員又拿不到責難的理由，於是，他才得到了第一次的勝利。

仇恨似是報了，但三寸釘武大郎的綽號，是永不能除掉。對於女性追逐的權利，幾乎完全被剝奪了去。漂亮的女同學，東風有主的，他固然望洋興嘆。東風無主的，在達爾文優勝劣敗進化定律之下，在追逐羣中，自然因劣而敗。但青春男子追逐女性的本能，不管有無條件，是必然存在的。雖然有時以某女同學做幻想的對象，以手淫療其性的饑渴。但此一利那過了之後，濼清的疲倦，馬上向他的身心來襲擊。他學過代數，他便在代數上，發明他的戀愛哲學。他想：負乘正得負，負乘負不是得正嗎？於是他決定向少人追逐的密斯蔡進攻。

密斯蔡在容貌上雖然不怎樣漂亮，但讀書的成績很不錯，因此她自視也很高。不過，少女懷青，也是少女的本能，對於男子的需要，也和男子對女子的需要一樣，他的容貌，雖然未能使他滿意，但他的殷勤，也是可感的。她在此矛盾心理之下，對他取若即若離的態度。但是，太豈有此理。那條件比較他優越的黃大林向她進攻之後，喝冰琪淋的機會，給他佔去了。心力廢盡，結果如此，洪勤有點憤然，也有點淒然。

不知怎的，他病了。余明是很講交情的朋友，雖然有時關照他，不過，他是窮學生，除了上課之外，還要到女子師範去做教師，是不能怎樣的招呼。但他的妹妹洪珍在女師是讀書，在余明口中，知道他的哥哥生病，很着急的，下了午課之後，跟着余明一道去看他。

余明爲了報館的催稿，陪她到了他的房間之後，匆匆又走了。她見着他躺在床上，臉兒紅紅的發燒。問了病狀之後，用手按按他的額頭。勸他到醫院去。他覺他在校不方便，而且刺激太甚，決定聽他妹妹的擺佈。

他在醫院裏，朋友雖來得很疏，但珍是在每天午課或晚課之後，都是來看他，陪他談談。本是沒有什麼大病的，兩天之後也就漸漸好了。

是六月的天氣，南國的天氣是很熱的，她又是照例來看他。和他談天。說家常，又說到學校。她說她的排球，打得如何高明。她說不了，作勢給他看。她的黑布裙趁着白夏布衫的學生裝，飽滿的乳峯在胸前隆起。豐圓的臀部，尤特別發育。她在作勢的時候，他一方面在表示贊許，另一方已想入非非。他想，她不但比密斯蔡好，還比校花密斯歐來得肉感。一向不大留意妹妹的他，現在是留意了。不但留意，且在她作勢時陶醉了。不過，下意識這樣告

訴他，「她是你的妹妹呀！」於是，他又強爲鎮靜，閉着眼睛不說話，珍以爲他疲倦，馬上辭出，「勸哥！你好點休養罷！明天我和余明先生接你出院去。」他隨說隨掩門走了。

今晚他老是睡不着，翻來覆去的胡思亂想。因爲他今日午上看了珍的排球比賽，她的姿態太可人了。是的，她是剛健，在背面看時，還覺得婀娜。他想，可惜是我的妹妹，不然，追逐到了，抱着她，摩奶，真箇鎖魂……啊！這是如何的愉快啊。他想到這一點，所謂倫常的意識，便在旺盛的慾念下消退了。

有什麼關係呀，世界是文明，並且也革命了，幹了，誰也不會知道，也不是怎樣大不了呀。他想到此，他一個燕子翻身，一骨碌的滾下床來，急急忙忙的著起了衣服，神態很異樣的跑出門去。

爲了學校沒有寄宿舍，珍租了半個前校寓居，她爲了今天排球比賽，有點疲倦，功課也不看了，脫下了外衣，躺在床上休息。在冥想余明先生講課時的姿態，平時談吐的滑稽，她莫明其妙的自己發笑。

「卜卜」敲門的聲響了。

「誰呀！」她慌忙的披上剛才脫的衫。

「我呀！」

她知道這聲音是勳了。「勳哥嗎？」她問。

「是的，」勳在門外顫聲的答。

她以為家裏頭發生什麼事，衫鈕扣還沒有繫上，慌忙的拖着睡鞋開門。

他進來，掩了門，上了門，沒有開口，除了帽，一古腦兒坐在椅上。她莫知所以的，怔怔的看着他，他的白眼球的血根，條條的現露，似乎要殺人的樣子。但是，在他的神色上，沒有發怒的形態，她有點奇異了。

「勳哥！有什麼事？」他禁不着的。

他經這一問，呆了。他這種驚人的神色，是不對的。本來想欲藏下去，可是不能。她的襟兒，偶然給她的手搗開，那動人的乳墳，在薄薄的紗線緊身衫中突起出來。

「沒有什麼。妹！沒有什麼，我來看你。」我的呼吸緊短了，無倫次無思量的斷續說出。

她更有點奇異了。

「看我嗎？這麼夜了。」

他忍不住了。竄上了一步，猛然的抱着了她，「妹！

珍妹！我愛你的呀。」

這個意外的襲擊，她是發慌了。但是，在他緊抱之下，動也動不得，喘喘的道：

「勳哥！這……不……行的啊！人……人……家知道是不……不……好的啊！」

「妹！我愛你呀，不是，我要死了。沒……沒有人知道的呀。」

她掙扎，但不敢作有力的掙扎，嘆，更是不敢，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沒有話了，在一種男性肉體的抑壓下，她閉着了眼，頹然的在他的擁抱中，一道躺下床上。

她還是裝着無事的上課，在下課後還是和余明一道離校，隨行隨談這個那個。

但在三個月之後，她的身體有點變化了。天癸沒有來，而且吃東西總是和平常不同。愛吃的，吃了很多很多都不飽，不愛吃的，很少的也吃不下。

她聽過了母親和同學經驗之談，她看過了關於生理衛生的書，知道他是懷了胎了。

這是使她恐慌的。和他商量，他主張墮胎，但是，怎樣的墮，至什麼地方墮呢？有問題了。這還不算，他的身

體的異樣，給頑皮的揚翰蘭知道，傳播了出去了。她，學校也不敢到，後來沒有法子，由他的主張，離開C城到J鎮去墮胎。

洪珍懷胎的消息，差不多成了女師校中女生談話的資料，紛紛的推測她情人是誰。自然的，同出同進的余明先生，不但被嫌疑，且是被實證了。

在書獃子頭腦的余明，知是知道這回事了。但是她和他誰幹這勾當呢，他自己也想不清楚。他抱着平生莫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的主張，以為人們沒有懷疑到他。理也不理，照常的上課。

同學陳若羣請他吃飯的一天晚上，談起了此事，大家推測都沒得一個實證。陳若羣半打趣半報告的道：

「老余，很多人說是你幹的呀。」

「什麼？我幹的？誰說？」他跳了起來。

「學生們說的，因為你常常和她一起走，彼此很要好。」

「那是天曉得了，我敢當天發誓，我余明沒有幹這事的。」他漲紅了臉，拳頭擺着桌子說。

「你也不要這麼着急，」若羣帶笑的說：「我相信你不至於和她幹這事，但我也相信，始終有水落石出之一日。」

的。」

余明頹喪的坐在椅子上，不說話，儘在凝思，他想，若果因為此事而發生問題，此教師的飯碗也發生問題，雖然還差一學期畢業，也恐怕不能維持下。他憤然而又悵然的道：

「天下冤枉的事是很多的啊！」

陳若羣的夫人哈哈的笑起來。

她懷的胎墮了之後，仍是歸校上課。余明為了一場冤枉，不再和她一起同行，見面時話也少說。

她有點惆悵，除了若干次刺那的快樂而外，得來一個墮胎的痛苦，以及頑皮同學的有意諷笑。本來戀愛是自由的，在今日的學生界，不但不得得恥辱，且覺得時髦。可是，她的戀愛的對手方，是不能以之公開的啊！

今天晚上，她更是苦惱。因為幾天來她每次和男朋友同行同談的時候，他不是妬目而觀，就是怒目而視，她有點憤然。她躺在床上考量她的女友嚴文莊的意見：

「要解決，便要有勇氣，公開可以，決絕也可以，由你一念決之。」

不知怎的，她的腦格外遲鈍，嚴文莊的意見，沒有

方法決定，她正呆呆在出神，勳又來了。

正好，正是她的談話機會！

「勳哥，我們這樣不是計，要想點辦法才行呀！你除了睡覺而外，有想到別的方法嗎？」

「我未嘗不想過，不過我倆都要在明年才能畢業，我們生活獨立，才能離開家庭自由的。」他說着，坐在床沿上傍着她，他的右手，兜在她的脅下，和左手合抱着她：「妹妹，一切事情總有辦法，何必如此擔憂呢。」

她的剛才認為苦惱的思慮，給幾句說話和一個擁抱，和薄雲般而消散。他再進的說：

「現在我已經由金委員手下介紹入黨了，我想，一個努力，也不難和金委員一樣風頭。我打算在最近，到中央黨部去做事情。」他很自信有把握的，給她一個未來的憧憬。「明年你畢了業，不教書的話，也可以一起做事，那不是更好的嗎？革命，我們革命了，社會上是不能對我倆的結合有什麼攻擊的呢。」

勳沒有話，雙手推着他的胸，用眼釘着他的鉄青黑面孔。在端相他。

是革命婚禮舉行後五年的事情。

時間的巨輪，在物質上轉變了和以前不同的世界，在精神上，也轉出了若干悲歡離合的人事。還沒有上軌道的我國政治的塵跡，自然不能逃出生三國演義作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預言之外。兄妹而又夫婦的他倆，在所謂革命的大領袖小領袖之下，俯仰相隨。在前澳合作之後，參加什麼反×工作，日本九一八在滿所發的噓聲起後，洪勳所跟隨的秦佩林先生，在和平會議中，居然做了國營商業機關×局局長，論功行賞，他自然是總務科長了。

這局公私收入之好，老是馳名的，秦佩林之所以顯得而為快，也是他的主張。他在歷史上奔走革命，多管庶務錢銀方面的事。雖然賸餘的錢，還是有限，她的腹部不知怎的這麼容易膨脹，大了又大，不免令他有點擔心。但現在好了，從前她一個月不容易到一下銀行，即到，也不一定存入。現在隔了幾天，又要到一趟，那便便的大腹，在行動雖然有點不方便，但明知其麻煩也覺值得。

金錢與肉慾支配了的上海，女人們，無論奶奶小姐，舞女明星，或者是堂子鹹肉，她們每一個都放出那妖冶媚人的態度，希圖蠶取他們所欲得的金錢和肉慾。洪勳在別的地方，雖然偷偷摸摸去找了數次姑娘，但金錢有限，尊

範又不堪承教，沒有暢過一下懷。現在做了科長，爲了要暢所懷，和風流的局長，向舞場方面去活動，幹他的另外一種的革命工作。

瑪利是他的目的物，他每天和局長都到上海跳舞場來報效。香檳固然逢到必開，而舞票也特別例外多送。局長心目中的曼娜，也借此爲題，做敲竹槓的資格。局長雖然出身微賤，同志們餓死雖未得他援助，但對女人的揮霍，是很豪爽的。他的夫人所以如花之貌而委身相事，也是這個道理。所以對舞女曼娜的要求，滿不在乎。

兩日來他感覺到下部不舒服，經驗告訴他，這是淋濁已發的現象。他有點心慌了，他記得，前天晚上——和瑪利開房間的第二天晚上，他的夫人，不，妹妹，雖然腹部膨脹了，還是要求這個。萬一，她也有了淋濁病，不但未出胎的小孩子有問題，她之不肯干休更有問題，他愈想愈苦惱，沒有法子，不能不低聲降貴，去請教那著名胡調的科員黃白沙。

「你從前發過這毛病嗎？」黃經驗的問他。

「這是第三次了。」

「我想，爲正本清源計，非到衛生診驗所去驗一下，找一位西醫打針不可。市上的淋濁丸，是靠不住的。因爲

吃了不一定好，好了，也許要再發。」

「好，我馬上和你去罷！」

「你早上有小便過嗎？」

「怎麼不呢？」

「那末，明天再去罷，小便之後診驗是不大準確的。」

「你明兒早到此等我罷。」

他備到了診驗所，報了名，早上還沒有多人，不久便輪到他了。

「你俯伏下去，」醫生指着放在他的眼前的長檯般的東西。

他脫了褲，俯伏下去，屁股光着翹起來，兩手抓着檯沿上。醫生將一條包圍了細軟橡皮比鞭還大的小棒般的東西，由急而緩的插入他的屁眼。

「啊呀！」他和殺豬一樣，大喊了一聲，眼淚潸潸而下，看護扶他起來，拿一個小盤子叫他小便。

小便驗過了，醫生寫了一張病單，付了錢，扶着小黃找醫生去。

診驗，打針，他整整受了半天的苦，悶局坐在科長椅

上，感到極度的不安甯，於是，他不能不將要辦的公事，交一等科員，坐着汽車回家去。

到了家，說是有病，要脫衣睡了。

「你怎麼，病了嗎？」珍問。

「是的，頭痛！」

她按按他的額道：

「不像感冒呢。」

他沒有話。

「我不知怎的，下部今天感到不舒服，熱辣辣似的，而且褲襠有點兒黃，似膿一樣。」她皺着眉頭說。

「什麼？」他驚訝的問：「這也許是生毛病了。我買的過錫酸鉀，開水洗洗就會好了。」

「這是什麼病，你這麼熟悉呢？」她狐疑着問。

「不過熱病罷了。」

「不，不是熱病，這是你知道的，非告訴我不可。」

她的態度嚴厲起來，他沒有法子再遮瞞了。

「還是白帶病啊！」

「什麼？那裏來的白帶病？」她如胭脂虎跳了起來？

「你，你這人，我的病一定是你傳染的，你幹得好事。」

她哭着，罵着，梳妝檯上的東西，一古腦掃下，兵兵的在樓板上作響。

整夜的鬧，他除了否認，陪罪，欺騙，安慰而外，沒有其他辦法。不容易的，到了夜半兩點鐘，才得睡去。

他還沒起來，秦局長的秘書曹敦用，匆匆跑到，叫起了他。他睡眼惺忪的問道：

「什麼事呀！」

「局長今天晚上要到香港去了。」

這個不幸的消息，把他的睡魔掃除了。很重鄭的問道：

道：

「有什麼變化嗎？」

「當然，部裏更動了，查賬的人，在部長未接學前已經到上海來了。」

「那末，怎辦呢？」

「你要負責交代了。這是局長的命令。」

他好像魂出了竅一樣，呆呆的在出神。

「還有呢？那筆五十萬押款的佣金一百萬的事情，也發作了。」

「什麼？這樣我怎麼去交代呢？」他很惶恐的問。

「你不負責交代，誰負責呢，局長最信任的就是你呀。」

曹秘書似乎擺出大義來責他了。

「好的，你先走，我隨後就到。」

曹秘書走了。打起了電話筒，撥着號碼。

「你是張科員嗎？」

「請你把交代的手續弄好。」

「等一下就來。」

他放下了聽筒之後，怔着跟在他身傍的她。

「珍妹！我們今天晚上搬家，現在我去找房子去。」

他說了，戴着了衣帽，匆匆地走出門。

她在此嚴重局面之下，也忘記了他的痛苦，叫娘姨收拾一切準備搬家。

強 婦 人

斯特靈伯著
蘊 瑛 譯

登場人物：

甲夫人，女演劇員，已婚，

乙女士，女演劇員，未婚，

佈 景：

女咖啡店之一隅；設小桌二，紅絲絨沙發一，椅數張。

甲夫人着冬服上，戴帽，外衣披風，手臂挽一日本式輕便籃。

乙女士坐着，面前置啤酒瓶一，內尚剩有啤酒，并閱畫報，頻頻更換。

甲夫人 親愛的米里，你好嗎？在這快樂的年頭，你看來像很寂寞哩，單獨一個人坐在這裏，就像一個可憐的獨身女子一樣的。

乙女士 （從報紙望去，微點頭，復繼續閱報）

甲夫人 我看見你就真要十分憂愁，旁人都在享受快樂的

時候，獨你一個人坐在一間咖啡店裏！這叫我們起有一次我看見一對新婚的夫婦，在一間巴黎酒店裏的時候，我所有的感覺是怎樣的。那位新娘坐着，看一份滑稽報，那位新郎就在陪着證婚人打檯球。我那時自己對自己說：如果他們是這樣開始的，他們將要怎樣繼續下去，又怎樣結局？真是異想天開！在新婚的晚上，他在打檯球——她在看着一份畫報！啊，好吧，你可不是完全在同樣的困難裏哩！（女僕上，置一杯巧古力茶於甲夫人之前，復下）我說，米里，我完全不相信你不能做得更好些，來挽留着他。假如你想想，我第一就得請你在那時候原諒他。你不記得嗎？怎麼，你現在也能夠結婚過婚，有一個家了呢！你記得在耶穌誕節，你和你的「未婚夫」的一般人，在一塊的時候，你是多麼快樂的嗎？你是十分

願意享受家庭的快樂，并且十分急切地要離開戲院的。終久，我的親愛的阿米里亞，沒有一樓東西像家庭，甜蜜的家庭那樣的——經過職業的生活之後，那當然的！——還有那些小孩子哩。不是這樣嗎？但是你可不能明白這個！

乙女士
(親視的神氣)

甲夫人 (喝了杯裏的巧古力茶幾匙，揭開籃子，看着那鮮麗節的禮物) 那兒讓我給你看我替我的孩子們買的東西。(拿起一洋娃娃) 就看這個吧！這是給麗沙的。看，這洋娃娃的眼睛能夠轉動，頸膊也能搖擺。甚麼？這裏是瑪嘉的軟木手槍。(裝子彈向乙女士擲擊。)

乙女士
(駭一驚)

甲夫人 你受驚了嗎？你想我要槍殺你嗎，親愛的？的確，我從來也沒有想到你會這樣想。假如你因為我妨礙了你的事要槍殺我，那我可不像這樣害怕，(我知道你決不能忘記任何的事，) 雖說我是絕對無辜的。當然，在你，一定相信是我叫你離開那大光明戲院的，但是我并不會做那樣的事。我并不會做，雖然你想是我做的。然而我說的

這一切也並沒有妨礙，因為你總想是我……(取出一雙繡花拖鞋。) 這就是給我丈夫的，上面有鬱金香花，是我自己繡的哩。你知道，我是不慣聞鬱金香花的，但是他可特別地歡喜。

乙女士
(從他的報上看過去，帶諷刺的驚奇的意味)

甲夫人 (兩手各舉起一隻拖鞋) 看，巴蒲的腳多小。唉，親愛的，你應當就這麼看出他是怎樣自己穿這拖鞋的。不過，當然的，你從來也沒有看見他穿着拖鞋，你可有看見過嗎，親愛的？

乙女士
(高聲笑)

甲夫人 只看這兒。這就是他心緒不甯的時候，常常走來走去的樣子。「唉，那個討厭的女子永遠也不會煮咖啡！呢！現在那頂壞的笨傢伙將那盞燈裝修錯了！」再過一分鐘就有風吹進來，他的腳就變冷了。「吁吁，多冷呀，那個沒有生氣的傻瓜，從來也不會升燃着那火！」(以拖鞋底相擦)。

乙女士
(高聲笑)

甲夫人 每次他回家的時候，他的拖鞋總是由瑪麗擱在櫃子底下，這就是拖鞋的樣子。啊，但是我坐在這裏，讓我的丈夫去，這真是乖恥的事。他，無論

如何，總是一個好傢伙，這就是我所能告訴的。是的，你應當有這樣的一個丈夫，阿米里亞；是的，你，我的親愛的。你笑甚麼？唉？唉？我要告訴你我怎樣知道他是誠實的？我真知道，因為他隨意地這樣告訴過我的……你這樣癡笑幹甚麼？怎麼，我前次到那威去的時候，那個忘恩負義的弗來德五克就這麼跟着他，想誘惑他——你想還有旁的事比這更羞恥的嗎？（嘆氣）我真要將那個傢伙的眼睛，從她的頭上抓出來。假如我在那兒的時候，她來開這麼一個頑笑，我真會做得出！（嘆氣）幸虧鮑蒲自己隨便告訴了我，我還沒有先從一般卑鄙的專門挑撥是非的人那裏聽到許多是非哩。（嘆氣）但是這樣的人決不止弗來德里克一個，這你可以說。我可不知道，但是那些婦人可真是對於我丈夫完全發瘋啦。正因為他做了官，他們便想他特別有力量可以訂婚！或者你也會經想跟他——我信賴你，決不能超過我所必須信賴的——不論怎樣，我知道他并不關心着你，你也似乎對他有些怨恨，因此也就怨恨我，老是這樣的！（嘆氣；兩人苦惱地對望着）今

乙女士

甲夫人

晚上來看我們吧，親愛的，單是來表示你對於我們并不懷惡意，或者至少對於我沒有惡意吧！我不懂為的甚麼，但是我總覺得，如果我不和你們要好，那是特別不快活的。這或者是因為我排去了你們。（說話較緩）或者——或者——我不能說出理由。

（現好奇的神色，凝視着甲夫人）

（現思慮的神色）但是當你來到我們家裏的時候，每件事可都不是這樣了，因為我看見我的丈夫不能抵抗你——而且我覺得十分地不安，就像某個地方有個障礙物似的，而且我盡力地叫他表示他自己是和你要好的，但是沒有成功——一直等到你走了，并且訂了婚，剛才發生了熱烈的友誼，這似乎有一個時會，當你真是安定了的時候，你才敢表露你的真情！——這樣友誼才繼續下去！……我并不妬嫉——夠奇怪啦——我還記得那次行命名禮的時候，你做教母，我還叫他和你接吻哩。是的，我叫他的，你可就那樣的困惱——我的意思是說，我那時候沒有見到這一着——後來我也從不想起這件事，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

我都沒有想起。(突然起立)爲甚麼你一句話也不說?你一個字也不說,就這麼讓我坐着說着;你就坐在那兒用你的眼睛望着我,偷襲我的思想——思想!或者是幻覺吧——就這樣將這些思想聯串起來。阿,讓我看吧。你爲甚麼破壞了你的婚約,爲甚麼,從那天起一直到現在,你從來也不到我們家裏來了?爲甚麼你晚上不來了?

乙女士

(似乎要說話一樣)

甲夫人

停!你用不着說這事!我現在狠明白啦。這是因爲,因爲,因爲。是的,甚麼都對啦!正是這個。嗚,我不和你坐在同一張桌子這裏。(將她的物件移到另一桌上)這正是我要在他的拖鞋上繡鬱金花的原故,雖說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正是爲的這一點。(擲拖鞋於地板上)這正是爲甚麼我要到梅蘭湖去消夏,因爲「你」受不住海裏的空氣;這正是爲甚麼我的孩子要叫做愛思幾,因爲這是你的父親的名字;這正是爲甚麼我要穿你的衣裳,看你的書,吃你的可口的菜,喝你所喝的東西——譬如巧古力茶;正是爲的這個呀。啊,我的上帝!想起來真是可怕,真可怕;我所得

的一切都是從你那裏來的,連你的熱情都得來啦!你的靈魂爬進我的靈魂裏來,就像一條微蟲鑽進一個蘋果一樣,吃了又吃——蛀了又蛀,直到一切都蛀完啦,只剩下那腐敗了的核心。我要避你,然而做不到;你就躺在那兒像一條蛇,帶着迷惑的眼睛——我知道你終久能夠將我拖曳下去;我正像躺在濕地上,我的腳被綁住,我愈用手使勁掙紮,愈沉下去,沉到底下去,你哩,就躺在那兒像一隻大蟹,將我夾在你的爪裏;現在我已經到了底下!啊,我多恨你,恨你,恨你!但是你,你就這麼坐着,一句話也不說,靜默着,漠不關心的——漠不關心的。不論月頭或是月尾,不是耶穌誕節還是新年,不論世間上別人是快樂或是不快樂,對於你都像是一樣;你既不怕又不愛;你堅定地坐着就像一隻鸚鵡站在那捕毛蟲的機關上一樣。但是你決不能抓住你的犧牲者,告訴你吧;你決追不着牠;你只能等着。這兒你坐在你的默窠裏——這一屋角,你知道,已經叫做「捕毛蟲的機關」哩——你就看着你的報,看有甚麼人倒霉,看有甚麼人的命運不濟,看

有甚麼人被戲院開除了；你就在這兒坐着估量你的犧牲者，計算着你的機會，像輪船上的引水人計算着他的輪船的損壞一樣；你拿着你的傀儡。

我的可憐的亞米里亞，你知道，我替你十分地擔憂，因為我知道你是可憐的，極不幸的，就是一個受傷的動物，而且因為受了傷所以是兇暴的。我不能怒恨你，雖然我應當高興這樣，因為你是一個弱者——爲甚麼，就像對於鮑蕭的事情一樣，我並不因此煩惱——這對於我真有甚麼關係？譬如是你或旁的人教我怎樣喝巧克力茶，這有甚麼關係？（飲杯中的巧克力茶一匙）還有，巧克力茶是狠好的，假如我學會了像你這樣粧飾起來，那更好得多——這單是叫我更抓住住我的丈夫——而你就因此是一個失敗者，我却是一個勝利者。爲甚麼，我有充分的理由斷定你是已經輸給他啦——但是你還在想着我應當走我自己的路！但是現在你還是繼續像坐着在懊悔，但是，你看，我可不做這樣的事。一個人決不要做得怪可憐的，這你知道。

爲甚麼我應當就祇拿旁人所不要的東西？或

者你——就各方面來說——在那特定的時間是比我更強吧——你從來不會從我這裏得到甚麼，但是你卻給了我的東西。啊，這真是一件竊盜的事，就我的事來說，是不是？——而且你醒了的時，我已經占有你所失落的東西。

而且任何物件一經你的接觸，就變得沒有價值，沒有利益，這又是怎樣的？你不能用那些拖鞋和你熱情保持着任何人的愛——但是我能夠，你不能從你的書籍裏學會我的生命的藝術，但是我學會了；你沒有得着愛思幾這樣的孩子，雖說你的父親是叫做愛思幾。

而且，你爲甚麼坐在那兒一句話也不說，就這麼怨恨，就這麼怨恨，怨恨？我想這就是力量，然而或者這祇是因為你沒有話可說，因為你不能想到甚麼話來說。（起立，拾起拖鞋）現在我回家去了——並且帶走這些鬱金香的東西——是你的鬱金香哩，我的親愛的；你不能學會旁人的東西——你不能屈服，這就是爲甚麼你委縮得像一片枯葉。我可不會這樣做。我真要謝謝你，阿米里亞，因為你給了我最好的訓練——謝謝你教訓我的丈夫怎樣愛我。現在我回家去愛他哩。（下）

（幕下）

二十二年六月二日在上海譯

閱 牆

秉 雲

亞清，因為平日性情硬直，頗為湧泉市的工人羣衆所敬愛，所以他的綽號，便叫做活張飛。他有一個特性，平日除了出海去捕魚，一回到家，便盡情喝酒，喝醉了，便罵人，罵夠了，便倒頭深睡，此外，便什麼事也不管。因為他會罵人，以前也會和那些被罵的人屢起衝突；後來他罵人也罵得慣了，人家只得當他是一個瘋人，再沒有工夫去和他計較。不過，俗話說得好：「人醉人心清」，亞清平日所罵的，不是那些恃富凌貧的人，便是那些侵吞公款

的紳士，倒沒有罵錯過誰。因此，工人們對於他的爛醉，雖不以爲然，而對於他慣會罵人的那一腔義憤，却是深抱同情的。

在呂明王仁這幾個青年學生們領導工人做革命的時候，亞清當然是最熱烈參加的一個。不過這所謂熱烈，只是就亞清的心事來說，事實上，亞清依然爛醉，依然罵人，此外，他既不會演說，更不會做其他的什麼革命工作。因

此，他只能做工會裏的一個普通會員，沒有委員給他做。到了革命來了轉變，呂明王仁給土豪劣紳伍天恩郭漢亭警告，爲防軍捕去的時候，亞清也跟着其他對於革命工作特別努力過的工友數十個到其他地方去過着亡命的生活。有三四個工人領袖都在二三個月的亡命生活中，飢病交加的死掉了。至此，鎮裏的土豪劣紳霍州難等，覺得壓迫太甚，恐怕激成工人的暴動，這對於他們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很危險的，所以對於追捕工人的工作，就決定鬆弛下來。一方面亞清等這一班在外流亡的工人，餓也餓得過不下去了，只得抱着破釜沉舟的憤恨，逐漸跑回鎮裏來，依舊駛船出海去謀生活。

郭漢亭花了二千元運動的結果，呂明在府城被殺了。呂明，這個工人領袖之死，使湧泉市全體工人的情緒激昂到十二萬分。在一個深夜裏，二三十個工人領袖齊集在一所屋裏，開着秘密會議，商量着明晚暴動的計劃。他

們打算分頭去殺土豪劣紳，焚他們的屋，最要緊的是要拉到郭灑亭來開刀祭旗，然後成羣的到山上做土匪去。這計劃，亞清主張尤為熱烈。不料亞清的哥哥則清聽見這風聲，當夜就跑來參與會議，極力反對暴動。他的理由是：我們還有一個同志王仁囚在府城的牢裏，生死未卜；我們暴動起來，他死是一定的了。我們要使全湧泉市都變成瓦礫，也不要緊；只是『一條江水養條龍』，我們萬不能讓他死的。所以，不如忍耐一下，等到他的結果如何，再作打算。他如被殺死，我們當然暴動；他能夠出來，也可以領導我們暴動，萬無一失。就這樣的一席話，就使工人領袖們不得不咬緊牙齦，暫時打消當夜的暴動計劃了。

則清也是個讀書人，曾經教過私塾，只是他是個白身，家又窮，所以在鎮裏只是個地位低微的紳士，不但為那些大紳士們看不起，且時常受他們侮辱。不過則清為人極公正，品行也好，既不與那些大紳士同流合污，且對於他們抱反對的態度。因為他為人公正，而又很能謀劃，會講故事，三國演義尤其熟悉，所以後起的青年和工人領袖們都和他交好，稱之為小諸葛，對於革命，他雖然沒有參加，但却深抱同情。呂明王仁之被捕，他也時常極力奔走，想法營救。呂明等的敵人，固然認定他為呂明等這一方面

的人，而工人們也很敬服他，相信他為革命營壘中的一個好謀士。亞清對於他，雖然也和其他工人一樣的尊敬着，只是酒醉的時候，又罵他軟弱，罵他想和敵人妥協。

呂明死後的一個月，伍天恩這位老紳士，突然發了神經病。

一個傍晚，血紅色的太陽，低掛在西邊的海上；金黃色的海浪，就在那淡紫深黃的雲堆下面，好像千軍攢動的洶湧着。從海岸上遠遠的望去，只見歸帆片片，迎面而來；而那孤懸在西天邊上的夕陽，又正在搖搖欲墜，誰也感覺到不久的將來，他就要沉下大海中去了。

漁船連三接二的駛近白沙灘畔，就收帆拋錨，停泊下來。亞清從船上下來，登了沙岸，白面帕裹着頭，豬血染成的淡紅色的工作短衣還着在身上，右手提着一串熟鮮魚，張眼望了一望，也不和在岸上担魚的婦女們打招呼，就一直朝着跛腳張家裏所在的方向走去。

到了跛腳張的家裏，一進了門，就見跛腳張坐在天井裏，對着那桌上的酒瓶在出神。

「老張，熟魚來了。」亞清舉起了手上那串熟魚叫了一聲。

「喂，回來了嗎，坐罷。」跛腳張抬頭望了一望，便

拿起酒瓶來倒着酒。

亞清在跛腳張的對面坐下。跛腳張又循例問一句：

「今天得多少魚？」

「風不好，五担多——喝罷。」

兩個人舉起了酒碗，喝着。

「喂，那老狗頭死了沒有？」亞清直視着跛腳張，在探問着伍天恩病的消息。

「那老狗頭嗎？他媽的，聽說見閻羅王，就出這一天兩天以外的了。——喝罷。」

「他媽的，天有眼。」亞清一口就呷了大半碗的酒。

有了兩大碟的熟鮮魚作下酒物，他倆的酒興就特別高，喝了一會，亞清已經喝過三碗了。

「唉——」跛腳張側着頭，長歎了一聲。

「怎麼？老張！」

「他媽的，要不是我腳跛，我早和他們拚命，殺他個精光了呀！」

跛腳張很憤激的說了這一句，把拳頭向桌上一擊，酒點從碗裏飛躍出來。

「可不是嗎？……」

「可是，清二哥，人心變了呀！」跛腳張用着充滿了

感慨情緒的語氣，又說了這一句。

「他媽的，誰變？殺死他！」亞清握着拳頭，喊起來。跛腳張瞟了亞清一眼，便伸了一口氣，含着一些勸意似的說道：

「喝罷，沒有誰，大概未必是。」

「不行，不行！趕快告訴我，誰呀？」

亞清站起來，一手握着酒瓶，就要向壁上擲去。

「坐下來罷，氣什麼？」跛腳張拖着亞清坐下來。

「早上我到蘇先生家去，聽見你哥和他說老狗頭的病況，唉，原來你哥瞞了我們，跑去問候老狗頭的病哪！」

「唉喲，他媽的，非打死他不可。」

亞清站起來就要走，跛腳張連忙把他拉着，叫他坐下。

「喂，還有酒呢，喝罷。——你也不必氣，我想，你見他時，就規諫他一聲也好。」跛腳張說。

「他媽的，讀書人都是不中用的，妥協的呀。」亞清有些慨然了。

「也不是個個都這樣，你說王仁同志將來會妥協嗎？」

「他媽的，非打死我那哥哥不可。」

亞清一個轉身，就向門外跑去了。

「喂！」跛腳張還在連聲喊着。

亞清與跛腳張，是兩個要好的朋友。跛腳張本來也是個工人，在五年前，駐在鎮裏的防軍，強奸婦女，非常胡來，跛腳張一氣，就把那個強奸婦女的徒手兵士痛打了一頓；不料那兵士有兩三個同伴拿槍來援，結果就打跛了跛腳張的脚，幾乎給他們打死。從此，跛腳張不能出海去捕魚了，只得換了職業，像搖船似的拖着那跛脚，行走在街坊裏，爲人縫衣裳。亞清出海捕魚回來，就時常到跛腳張的家裏來喝酒。自從去年革命失敗後，亞清更日常吃飯在跛腳張的家裏，以他的家爲家了。

亞清今年三十二歲，並不是沒有家，只是現在他還沒有老婆。他原本也有個老婆，不料那娼婦兒品行不端正，五年前就給駐防軍拐帶跑了。現在他的家，只有哥嫂和叔嬸們住着。他的家，和伍天恩的家是隔鄰。天恩的家，有的是龍樓鳳閣，峙立着一派富貴堂皇的氣象。亞清的呢，四面低低的土牆，北面坐着一間又低又小的屋子，連着西面茅草搭的一間廚房。就從這兩家的屋宇看起來，就可知道住在裏面的人，是分屬於兩個不同的階級了。亞清回家去，每一抬頭看見天恩家的那間鳳閣，就不由的憤從心上起，想揮着刀殺進去，燒他媽的一個精光。因此，自呂明

等被捕之後，亞清就長期住在那距離天恩家有半里路遠的跛腳張的家裏，再不回家去了。

從跛腳張的家裏出來，夕陽已經入了地，暮色早已把整個的湧泉市籠罩着了。亞清握緊拳頭，大踏步，走到他家裏的路上走着。他滿面泛紅，一身酒臭，那兩顆圓眼睛閃閃有光，在其中藏着兩股使人辟易三舍的殺氣。路上的人，看見他這樣子，知道他的酒瘋似乎要發作了；逢着他的人，只得趕快讓路給他過去，不敢惹他。

到了家門，正見大嫂擔着兩個水桶要走出門來。她看見亞清突然忿忿地回家，爲之一愕。

「哥哥在家嗎？」亞清翻起眼睛，問了一句。

「在哪。」大嫂答了一聲，偏身站在旁邊，讓亞清踏進門來，就放下水桶看着。

亞清飛也似的跑到廚房去，拿了一條木柴；又飛也似的，踏出了廚房，向廳室跑去。

一眼看見哥哥和叔父坐在廳室裏吃飯，「打死你」，亞清喊了一聲，一跳就跳到哥哥的背後，左手抓住哥哥的衫領。

「瘋鬼！」哥哥從椅子上站起來。

亞清右手揮着木柴，急雨似的向哥哥的屁股上亂抽。

「打死你！你媽的，你問候老狗頭的病，你和仇人妥協，打……」

亞清一壁痛打哥哥，一壁喊着，數哥哥的罪狀。

「娘呀！娘呀！」哥哥喊着。

「瘋鬼！」叔叔罵了一聲，連忙張開兩手，把亞清緊的抱住。嫂嫂同時也已跑進來，兩手緊緊的握住了亞清右手的那條柴，要用力拉脫牠。

就這樣的爭持了一會，亞清無可奈何，故鬆了哥哥的衫領，移身守住門口，還在大罵着。

那條柴，給嫂嫂拉脫了。

叔叔也換了手，右手握着亞清的胳膊，左手在掌他的頰。

哥哥轉手去撫摸創傷的屁股的筋肉，眼光釘住着亞清。

「唉！」哥哥長歎了一聲，兩粒眼淚落地上。

再過一會，四個人的神經都鬆弛了許多，一切動作都已停止，只有亞清還在伸手指着哥哥，連聲罵着：

「你媽的，你和仇人妥協……」

「瘋鬼呀！」哥哥帶哭地埋怨一聲。

然而，哥哥也知道亞清並不真是瘋，如果不把這事情解釋給亞清，那麼，亞清對於他斷不肯就此罷手。

「我去問候老狗頭的病，也曾和仁哥的父親商量過的呀。並不是我想去，只是仁哥的父親主張我不妨去和那班人敷衍一下，以免他們仇視我，使我出入不得自由，不能爲營救仁哥的事情奔走，你這瘋鬼，不問青紅黑白，就亂打人。」

聽了這麼一說，亞清的罵聲停止了，酒也清醒了許多；他只是用手掌掩着面，放聲大哭起來。

德國現代小說的諸傾向（續）

高橋健二著
劉石克譯

二 社會與心理

作為反映事實的複雜底顯著底現象，能夠想到小說對於戲曲或抒情詩的優位。在從來的德國文學中雖則戲曲與抒情詩比小說的優勢時代多，而現代總算是小說的時代。不論在數量或質量上，小說像現代一樣，對於其他的文學形式把握著優勢的未曾有過。然而以個人底精神底創作，作為向一般大眾的發表底手段，在從來的新聞雜誌，劇場（音樂），形造美術之外，電氣播音機與映畫等最大衆底雖已普及，小說的分野，不但沒有些小的被蠶食，而還是非常地被擴大。然而，正不劣放愛杜加·瓦爾斯（E. Wallauer, 1875—1932）的偵探小說，託馬斯·曼，劉易士（Sinclair Lewis, 1896—），雷馬克，科希脫橫格爾等的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動不動就銷百萬部。現在正是散文的時代。寫實地描寫小市民平凡生活的先驅作家的一人拉比

（Wilhelm Raabe, 1831—1910）在其處女作「雀巷的紀錄」（*Die Chronik der Sperlingsgasse*, 1854）的開頭是這樣寫着：「笑顏為高價，皺眉和嘆息完全為賤價，」可是，比起這個時候來，所謂笑顏真是稀罕到沒有比較的程度；在頻頻地嘆息的今日，抒情詩已被看為有價之具，戲曲也常為劇場的經濟預算所束縛着。把變化進展着底世界現象具體地，即是把科學書只局部的表現的事物來有機地總括地表現出來的，最好不過是散文藝術，即是小說。常常可以見到從來以詩人為出發點的人們之中，近來寫散文的也不少。以其摯的感情和豐富的天才從工場中歌唱出來，在詩壇上開拓一個新生面的勞働詩人黎爾采（H. Lersch, 1889—），▲黎加（K. Broger, 1886—）等似發表更多的散文。像這樣的例證能找出很多，這裏不過是舉一個最顯著的罷了。

表現主義的詩人中最顯示着天才的閃光的，竟以為是

天成的抒情詩人的維爾菲爾近來已由劇和詩漸漸的轉向到小說來，現在幾乎放棄詩了。然而他的轉向好像表現着現代小說推移的縮影一樣是有興味的。他最染筆的小說『不是殺人者，被殺者有罪』(Nicht der Mörder, der Ermordete issschuldig, 1920)，是描寫軍人家庭的父子的糾紛，雖帶着完全的表现派的獵奇的色彩，而其次的傳奇小說『維德』(Verli, Roman der Dper, 1924.)，则表示其是熱情的詩人或精緻的心理小說家。愛杜，理古黎脫，脫拉維亞特的作者，樂界的讚揚集於一身的維德(1913—1901)，為走着多難迂迴的道路而強力地抬頭的瓦克惘爾(R. Warner 1813—83)所壓抑而惱着說，我不能嘆稱萊菲爾的描寫藝術家心理的這篇小說為最近來吸收讀者最多的小說之一了。同時實着促進現在類類輩出底小說與傳記的混血兒似的傳奇小說流行的任務。維爾菲爾的心理描寫，至短篇小說『小市民之死』(Todes Kleinbürgers, 1927)描寫窮與死鬥爭的小市民的運命，已表示着漸次接近寫實主義去了。這部小說是描寫戰後經濟的走向破滅之途的許多人們的運命之一，其落魄的主人公為着家族而欲得自己死後保險金，在契約期限為止，和疾病作殊死戰，而延長其生命，好容易才達到其目的。這優美的心理小說

，更適切點說，是社會心理小說，是小市民社會所發生的事情意味深遠的報告。『人間的祕密』(Freihimmis eines Menschen, 1927)是描寫心靈的神祕；『高等畢業生時代』(Abiturientstag, 1928)是暴露殺人事件預審之前底裁判官的體驗，雖然這俱是心理的描寫，即『巴爾巴拉』(Barbara Oler Främigkeit, 1929)在德國文學上是屬於獨特底教養小說或成長小說，同時牠是提供着過去三十年的文化史的。這是維爾菲爾的名作，也意味着他的生活的清算。至最近的昨日止，情熱的抒情詩人維爾菲爾也入老境了！

自表現主義的作品，心理小說，社會心理小說，傳記(歷史)小說，教養(成長)小說和，維爾菲爾所經過的道路，表現着現代德國小說所有的種種面場。心理小說雖像為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問題小說乃至戰爭報告文學所壓倒，事實並不是這樣。那是因為心理學很深很深地掘進了小說的土壤。若說沒有心理的掘控和追究便沒有小說也並不是過言。所謂戰後小說的大多數，是心理的社會的處理戰後青年的運命。但是，有着『社會的』的關聯。現代的心理小說，老早已不像往昔的那樣，自第一頁而至若干頁，都是遊離現實生活的作者的幻想所織成的運命的絲，由主

人公跟着而行。即物主義的反應也在這裏作用着，心理的描寫也不能不牽引到社會，現實去了。

譬如，試在這裏考察二部刑事小說罷。瓦塞爾曼在 *Der Fall Maurizius* (1928) 和 *Ezrel Ambergast* (1931) 的兩卷千餘頁的大冊子中，曾已發動一時的殺帖事件的實話為題材，以粘着獨特的精力的健筆，描寫以殺妻的嫌疑既已投獄十八年的摩理楚斯是否有罪的疑問。發生了這個疑問，欲救出摩理楚斯的便是將他定罪的檢事的兒子凱采爾·安杜加斯特。他以少年敏銳的本能，察出犯跡證明的相漏，摘發被舊時代的人間的麻痺所捉住的判斷力的無能。可是，瓦塞爾曼終於以裁判的危機為抽象底知底問題而加以處理，暗示着以更精確的心理能將其除去。但是，裁判的危機，果真由精確的心理和不惑的推理能夠除去麼？不，裁判的謬誤，因着法的構成與社會組織而犯的，在在皆是。而找着塞爾曼所忽略之點的便是奧脫瓦爾特的「為知他們所做之故」(Ernst Ottwalt, *Dem sie wissen, was sie tun*, 1931)。這篇小說也是剝開愚弄正義而以他人投獄的真有罪者的假面的。可是那有罪者不是犯罪人，而是因着環境與立場而強硬的，審調犯人的裁判官。這個裁判官終於為自己的良心的苛責與對於自己的懷疑所克服了。

那是心理的解剖同時是社會的解剖。以這個意味，奧脫瓦爾特已比瓦塞爾曼提供是更加適當的事物。雖則瓦塞爾曼在藝術上已得着優勝，而他是從舊的正義底意德沃羅基出發，並不迫近問題的核心祇在圓周的周邊迴旋。奧脫瓦爾特，屬於戰後右翼國粹派的他，把轉向到左翼去的過程，而描寫事實小說「平穩與秩序」(*Ruhe und Ordnung*, 1933)。沒有像戰後德國那樣政治情勢複雜的國家。戰前安然地把政治任諸皇帝的德國人，戰後無論如何不能不關心政治了。尤以青年的動搖與迷惑無邊的擴大。從這個意味，社會心理小說是持有現實的意味的。要之，為解剖心理的心理小說或所謂「靈的小說」(*Seele roman*) 的時代已經去了。

以此也可以說明始終是心理小說底施尼采爾的近作。施尼采爾以冷徹的眼睛透視人生，終始一貫的以愛與死戲為其題材 (*Thema*)，取着超然時尚無關心於思潮的推移的態度。「我在作品之中寫着愛與死。但是，我不承認牠比於水夫的叛亂等沒有普遍性或時代性。」他是這樣相信着。雖是狹隘的缺乏變化的世界，在其中築着完整的藝術境界。像他一樣的寫着渾然無瑕的，沒有缺陷的作品的人，在文學史上也不多例。維特金特 (*Wello Kindl*, 1864—

1918) 也說：「施尼采爾今日既已爲赫然的德國古典詩人了。……像他那樣值得名匠之名底詩人，我一個也不知道。如施尼采爾者，在這二十年間，以最多完成的藝術品貢獻於德國國民的詩人。」他自以對話劇「亞哪脫爾」(Annal. 1898)，而至死前的小說「逃進黑暗去」(Flucht in die Finsternis. 1931) 和未發表的遺作短篇小說「助手」(Der Sekundant. 1932. Vossische Zeitung.)，在作風上，幾乎沒有本質的變化，早已是完成了的作家。比之與他從來的作品異曲同工的「逃進黑暗去」和「助手」，祇是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蒂例塞，女的生涯的記錄」(Therese, Chronik eines Frauenlebens) 缺少他獨特的 Cocktail 一樣的味覺的甜蜜與遊戲的要素。特別地始終以具體的筆調敘述着。恐怕施尼采爾諸作中，像這部一樣地，弄遊戲的筆調，客觀地，即物地運用其筆調是沒有的。這作品一讀起來便非常的感着單調。那完全是女人的一生的記錄——沒有野心的記錄。誠如蒂萊塞所說，這作品的主人公雖不是美人，而這薄命的女人倒自負而得人可愛，雖有點好強而特別的氣質脆弱的女人，因爲好強，所以蘊藏着男子的征服慾，其氣質的脆弱，則對於男子不會感到滿足，因此，這個女人持有許多的情，又捨棄許多。便這

樣的女人的一生。自少女的初戀破綻之後，便漸次淪落而迅速地經過許多男人的肉體。爲家庭教師而輾轉地流浪着。全書塗滿暗淡的單調，而且這種單調嚴酷的迫着讀者。世稱爲澳大利亞的「波華利夫人」。

心理小說之走向現實，受弗萊特 (Siegfried Freud 1859—) 精神分析的感化非常濃厚，並受着占姆士佐斯 (James Joyce, 1882—) 的聯理心理的影響。

意識地寫着精神分析的典型作品的，以法蘭克爲最著，大戰中所寫「原因」(Die Ursache, 1916) 和「卡兒與安娜」(Karl und Anna, 1929)，是最好的例。(譯者按：Karl und Anna 即上次在本埠開映的「靈肉衝突」) 由自然主義而表現主義，再轉到精神分析的法蘭克，其最近描寫失業狀況的「三百萬人中之三人」(Von drei Millionen drei, 1931) 已進到社會小說了。同這個作品一樣，描寫着沒有工作的人們底運命的許多作品之中，Hans Grimm (1875—) 的 Volk ohne Raum (1926) 是最大規模的。

大戰以後，所謂異鄉小說，盛極一時，多是因着德國國民看着以前自己的殖民地發生覺觸而起的。

而描寫下層階級給社會一個大的衝動的是 Klaus Ne-

ukraniz 的『維登的防塞』(Barrikaden Am Weidm) 。維登爲柏林北區的無產者之街，也是世界中最赤色的區域。這篇小說是以一錢不名的無產者，當示威運動時勞動者與警察間實行巷戰時，以自己失業的津金，慷慨地拿來充當共產黨費與赤旗資金的勇往的態度，但因着他主張以殺人的責任歸諸官方，所以竟遭禁止發賣，而成爲議論之的。其次 Kurt Klobar (1897—) 的『三等船客』(Passagiere III. Klasse, 1928) 也是值得注意的。

三 歷史與自傳

尊重事實的實證的精神，必然招來歷史小說的復活，在目前的社會狀態如此混沌之時，回溯既往，找尋人間生活的輪廓，檢討史上各時代的文化史的意義底要求，因而發生。所以現代的歷史小說，並不是以近代的人物去穿上歷史的衣裳，是再現過去的文化與人間，追究每個每個事實的發生及行爲的意義。在那裏找出事情的永久的普遍性與人間性。歷史小說雖也可以和科學的歷史研究一樣去說明某件事情，譬如主張在聖杯裏所盛着的，不是耶穌的血，而是葡萄酒的人們，以歷史的方法去說明昔時由宗教裁判而獲焚的事實，我們雖可信而不疑，而小說家的描寫，

能使我們確信着聖杯盛着的不是葡萄酒而耶穌的血。所以歷史書不過是整列了的有與味的博物館，而使陳列着的史料甦生而活躍的是詩人。

在歷史小說中最成功的是 Lion Feuchtwanger。以金力而操着權力的澈底的機會主義者的猶太人爲主人公的 Jud Tuss (1925)，使著一躍爲文壇的寵兒。Die Hussische Herzogin Margarete Meinhassch 在1923年完成，而『成功』(Erfolge 1930) 則爲指摘戰後反動的墮落的力作。最近的『猶太戰爭』(Der jüdische Krieg 1932) 更取材於久遠的過去，以猶太史家 Flavius Josephus (87—95) 爲主人公的。他在理論上擺脫了國民的偏見，而在情感上，依然不能斷去國民的執着。所以他的態度，很有些國際協調主義的色彩。

Alfred Neumann 的歷史小說也值得屬目的，最近的『惡人之鏡』(Narrenspiegel, 1932) 是以政治歷史小說的形式來追究強者之弱與惡人之善。其他如 Bruno Frank (1887—)，Max Brod (1884)，E. G. Kolbenheyer (1878—) 和 Ricarda Huch (1864—) 等，都是一代的大家。

爲歷史小說之一種，在近代德國文學上完成了重要的

任務的傳記小說，是值得分開來考察的。雖然其中有不少

與其說是純粹的小說，無寧說為評傳。雖是如此，而却十

分地有着被看為文學作品而受評價的資格。強烈地反映着

著者的主觀，雖打破所謂學術的典型，而將人物及其性格

，心理，運命更加實地，更精確地傳了出來。如 Stefan

Zweig 的『三工匠』（Drei Meister, 1919）『與惡魔戰

』（Der Kampf mit dem Teufel, 1925）『生活的三詩人

』（Drei Dichter ihres Lebens, 1929）和描寫法國大革命

史上的兩個謎的人物的 Josef Fontane（1929），Naria

Antoinette（1932）等，都以犀利的直觀與精緻的描寫，

掘挖人物的心理，感受性旺盛，使讀者不能息卷。

其他如 Emil Ludwicz（1891—）在心理的描寫雖比不

上 Zweig，而文化史的視野極廣，可稱為歐洲的評傳家。

而描寫藝術家的傳記小說則以 Walter Von Molle（1880—

）為最著。

比傳記小說更直截了當的是自傳小說。Hermann

Stein（2864—）是現代德國自傳小說最成功的作家。自然

主義的重鎮 Sudermann（1857—1928）也遺下許多自傳小

說的作品，如初期的『憂愁夫人』（Frau Sorge, 1887）

和後期的『我青年時代的繪本』（Das Bilderbuch Meiner

Jugend, 1922）都是有真實性的作品。

Hermann Hesse 是純粹的自傳小說家，他的 Peter

Camon Zind（1904），『樞之下』（Untern Reul, 1905

）Demian（1920）而至最近的 Narciss und Goldmund（

1930）都是直接的記錄。

和 Hesse 以同樣的心境寫自傳小說的『羅馬尼亞日記

』的著者 Hans Camassa，最近出版的，描寫一個富於

傷感情質的醫生與一個女畫家的糺糊地互相接觸的心情底

Der Arzt Thon（1932），是著者的青年時代的懷想。

總之，這樣的心的表白，有着比最痛切的社會事情的

報告不劣的真實性。或比現實界的事實的報告，更迫切的

打着人的心靈。

（完）

這篇小小的論文，原想一期登完的，因為懶人多

忙，時時不肯拿筆，所以弄到一續而再續。並且第二

段（社會與心理）之後，不是意譯便是改作，這自然

又是懶人卸責的最好手段，但決沒有出掉了著者所定

下的範圍，這是可以自信的。又因為每期斷斷續續的

譯，人名，書名，地名的移譯，不無多少出入，這是

很對不住著者和讀者的。

譯者附識

幸福有如一縷炊烟

幸福有如一縷炊烟，
擁抱樹葉的尖尖；
染上憂慮的夢底色彩，
然後沒入遠遠的山巔。

幸福有如一縷炊烟，
永遠在低空迴旋；
鼻留於五月的花叢，
任着風吹雨驟。

幸福有如一縷炊烟，
賽似灰色的羽箭；
俘去我靈魂幾分，



詩二首

笑鶯

於是歡樂化成灰燼。

幸福有如一縷炊烟，
藏合無數條線無數道圍；
染上憂慮的夢底色彩，
然後掩入青山的那邊。

二二，六，二黃昏

美色與死亡

古代的希臘神話中，少年海萊，
以美貌著名，是一個尋覓金羊毛
的遠征隊中的英雄。有一天，船
行抵米西亞沿岸，他一個人去取
泉水，被那妖媚的女魔看中了，
便多方的勾引他到水深的地方，

於是，他便消失在那些兒了。我很
愛這般故事的哀豔，同時心裏也
另有一種感觸，所以將它寫成詩
。那幅「美少年與女妖」The Youth
and The Nymphs的彩色畫對於
我這首詩的靈感方面是有極大幫
助的。

碧波襯着水草平鋪，
綴着紅白蓮花朵朵；
四圍古樹披了翠衫，
聽那仙音譜入詩歌。

不戴桂冠不被綺羅，
眼中燃燒青春野火；



得體

森然

他，聲音也叫噓了，舞着手，下眼皮上的皺紋中完全是淚，鬚上也有露珠似的幾粒東西。有好些人在安慰他，勸他，但是那完全是無效的言語和動作，我一走進門來就明白了，和我沒有走進門來之前就聽見了他底變態的聲音覺得出了什麼事了是一樣明白的。他，這個年齡這樣大的中校，在我底同事中，平常的時候，是那樣的溫和而有趣的人物，像一隻狗，

祇會叫，卻不會咬人，有時還有點靈，大部分的時候是那樣的馴良得像有點驢脾。我底腳跟使上校和鄧參謀回頭來看我，鄧參謀並且走過來，眉微微地皺了一皺，頭輕輕地一搖，完全沒有給人知道，又那麼做了一個手勢。我就走到他底旁邊去。

「嗚！嗚！嗚！」中校還是那樣悲痛地叫着，哭着。「殺了我底兒子了！嗚嗚，殺了我底兒子了！」

中校有兩個兒子，大的一個是敵人方面的團附，小的一個是我們這裏的連長，剛有信來給他底父親，爲了那信中的勝利的誇耀，中校會給我們做了一次竹槓，請我們吃了一次飯。這樣，我就不明白了。看中校那個樣子，急急地走到牆邊去，又急急地走了過來，張着手，叫着：「我底兒子！殺了我底兒子了！」又用拳打自己底頭，胸，及那樣倒在牀上，翻

了一個身，頭伏在彎着的左臂彎中，右手不住地在被上恨恨地打着，震動得帳鉤和牀前檯上的兩隻茶杯發出美麗的聲音來。這樣，我走到鄧參謀底背後去，低低地問道：「怎樣，汽球發生了什麼問題？」汽球是中校底第二個兒子底綽號。

「汽球底哥哥呢。」鄧參謀低低地回答我，差不多辱也沒有動的樣子。

汽球底哥哥，汪致中，那是近三十歲的一個青年，個性很強，但是却是一個可以親近的人。他作戰是很勇敢的，和他底弟弟一樣。思想底堅強使他參加到敵軍中去，那是四年以前的事，到了現在，兩方面都不能再等什麼，宣了戰。當然，我軍底勝利就是敵軍底毀滅——但是爲的是什麼呢？結果却是朋友打朋友，兄弟打兄弟，使敵人損失就是使自己損失，使這

個老年人多笑的口緊閉起來，流淚，使一個軍人成爲一個打破了玩偶的小孩！使健談的善於詞令的人都不能給他解釋！

「嗚嗚！」中校還是那樣舞着手，厭惡大家的樣子，什麼也不要聽的樣子。「嗚！我底兒子——殺了我底兒子了，嗚！嗚！嗚！」

當我們這個旅中有人戰死的時候，或者是朋友，或者不是朋友，總有人寫信去安慰他底家屬的，或者是自己底意思，或者是大家底意思，或者是旅長等底意思，中校自己，就寫過很多的這樣的信，他寫的信是非常地好的，牠，我們都叫牠爲「立止牙痛藥」的。但事件牽涉到了他自己，那藥，還有什麼用呢，牠是變做沙了呢！並且，我們說話也是很困難的，如「爲國家死是最榮譽的」吧：「爲國家」，敵人「爲國家」，那末，我們

又是爲了什麼了呢，雖然「爲國家」到底是什麼意思這裏是不必問的？「榮譽」吧，敵入底死，即使是真地有點價值的，我們會給他一點什麼東西呢？敵入底死不是我們底快樂麼？敵入底死，我們不是會這樣說的，「哼，死得好，豬！」我們不是常常那樣說的麼？並且，給敵入底死以歌頌，自己不是就該死了麼？雖然實在都是該死的東西，我們這些人，——變了軍人就忘記了什麼什麼，閉了眼殺人，祇要有命令。我，爲了來向他借一本書到他這裏來，想不到出了這樣的事，使自已不能走開，萬分爲難。

中校還是那樣叫着，舞着手，走來又走去，不要聽大家底話。於是，上校歎了一口氣說道：「我們，唉，不會說話啊。」

突地，中校立住了，睜大了眼，暴怒起來，說道：「你們！不會說話

！」但是他又突地和平下來，恢復了原來狀態，祇是多了幾斤黯淡。「大家坐吧。」他自己也坐下了，五個手指在靠手上一次一次地順次彈着，眼望着窗外。

大家坐下了，不說話，有的對於他底態度底變化有點擔憂。

中校那麼將轉椅旋了轉來，向着大家，那樣甯靜地說道：「諸君總還記得吧，柏人龍死的時候，你們不是寫過信嗎？奚洪不是寫過信嗎？」頓了一頓。「但是什麼「爲革命」呀，爲「國家呀」，都沒有用，一點沒有用！他底母親祇是哭，吵，大家有什麼辦法呢。」

「這樣，你們說我寫信寫得最得體，要我寫。」

「那我就寫了，一點不爲難，我當然是有一點難過的；但對於我自己底圓的詞令，却覺得有點發笑，有點

誇耀。我說：「太太，你不是願意你底兒子得到他所希望的一切嗎？你不是歡喜那樣嗎？」我說，「當我底兒子希望有一個蘋果時，我總跑到市上去買來給他，即使路上有暴風雨阻止着我，不准我去；當我底兒子要那一個圓的月時，我並不笑他癡，我啊，我祇是恨我沒有方法取得她啊，太太！你難道不是這樣嗎？」於是我就這樣說了：「太太啊，一個人，對於他底死，也是經過選擇的，譬如，有的人愛睡在情人底軟的臂中死，有的人不願再活下去，也不管那樣死是最痛苦的，他，那樣跳進火山口中去了，那末，你底兒子，他對於死所希望的是什麼呢？他不是一個軍人麼？他不是一個願意流光榮的血的青年麼？他不是已經發過誓要獻身給羣衆的人麼？那末，太太，你底兒子已經剛好獲得他所要的東西了，你爲什麼不歡喜

，反預備傷害你自己底身體呢？」

「你們，看了我底信，都高興，並且我底話果然止住了那老婦人底悲哀。」

他又那樣停住了一會。「什麼呢，想想！」他又激昂起來。「羣衆，哼，他們得到了什麼，四十八年的糧不能在二十一年完納就是犯罪！國家！丟在垃圾桶裏——到底做了些什麼呢，爲了什麼呢，什麼呢！」他又立了起來，走起來。

「當然——我是一個軍人，我並

一個嚷着要自殺的友人

一 空

我很湊巧地，三天之中，接到四個朋友的來信，都是嚷着要自殺的：他們之中，雖然各人有各人的環境，各人有各人的性格，但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對於革命已感

不怕死，我也不是說不應該死。」他喃喃地自言自語，閉着眼，說到了這裏，突地張開眼來，又向大家那樣狂叫起來：「但是現在並不是時候，並不是！現在，什麼是「犧牲」呢，什麼是「爲國家」呢，爲「革命」呢？不過說是應該死罷了，聽得下去罷了，啊啊，你們「不會說話」，你們還要，還要做這樣的得體文章嗎，你們還要？」……

二二，五，二三。上海。

到經年的極度的幻滅的苦痛，而這個已經幻滅了的革命現在看起來無論如何總無法使之再現，所以便覺得人生於世沒有意義，結果都一樣地嚷着要自殺。

其中一個嚷着要自殺的友人，是 A 君。他是民國十五年的時候，和我一道地在縣裏做過革命的工作的。——當然，這個革命的工作，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工作，我們那時候的唯一的革命的對象，是那班軍閥爪牙的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我們唯一的目的，是拯救縣中在多年的軍閥爪牙之壓迫和剝削下的民衆。不料到了民國十六年清黨事起後，那班被我們打倒的軍閥爪牙們却搖身一變而爲忠實同志，在「共產黨」莫須有三字的罪名下，把我逮捕在省城，同時也嚴厲通緝着 A 君。那一年冬天，A 君在縣裏站不穩，便在一個親戚的照顧下，由家裏跑到南京來漂泊。最初到南京的時候，一天兩頓飯還有那個親戚可靠，但到了那個親戚出發前方的時候，他便開始感到生活的恐慌了，找事情是如同上青天一樣的難，考公費學校呢，也

不容易；冬天的零下得沒脛三尺，他終日只有蜷伏在一條單薄的被窩裏發抖，正式的飯是沒有吃了，每天只買幾個燒餅沖着開水吞下肚子裏去。然而，他處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點也沒有灰心，一點也沒有餒過革命的志氣，他還是忍耐着，掙扎着，繼續的追尋着，他以一種天賦的堅硬的性格，和飢寒搏鬥，期待着那已經一度幻滅了的革命之再臨。這樣地挨過一個冬天，在民國十七年的春季，他便考上南京的警士訓練所，沒有什麼旁的目的，爲的不過是暫時有飯吃不致餓死。六個月的警士訓練畢業了，他的生活依然沒有其他較好的出路，而他所追求的革命也還是遙遙無期，他逼着又被派到街上實習做警察去，在炎熱的六月天，站在街上，汗流浹背地指揮交通和維持秩序。面上被太陽晒得異常的黧黑，從前是一個白面書生，

居然一變而完全像一個三等的兵士了。雖然過着這樣的生活，但他對人總是笑迷迷地，不喊鬧也不訴苦，只咬緊牙根地幹下去，一面與飢寒搏鬥，一面還是堅強的忍耐着期待着。一直到翌年的八月，他又考上一間公費的測量學校，便離棄那警察的生活又去暫時騙騙公家的飯吃去。這時期，國內正連三接四地爆發着所謂反對獨裁的戰爭，他每天都細細地讀着報上的消息，每天都小心地查着地圖，他熱烈地盼望着反對派的軍事勝利，他滿以爲勝利了後，民國十五年的時代一定可以恢復了，他好像那正在被他追求的革命馬上即到臨一般地覺得無限的欣躍。然而，結果，反對派的軍事行動却一敗再敗，終至不可收拾了，而且總是一蟹不如一蟹，他覺得他所追求的革命已一天天地渺茫，一天天地失望，他那堅強的性格漸漸地變爲

頹喪了，他那不斷地奮鬥的雄心漸漸地灰冷了，他那拼命的追求的理想漸漸地又感到第二次的幻滅了，於此，他便一個人孤然地離開南京，回家去。他視一別三年的老母，在他到了上海要買棹回家的時候，有一個上海的朋友寫信給我，說，他回家是很危險的，那班士劣一定還不肯放手來捉捕他，那時，我已知道他當時所感到的極度失望的悲哀，便回信給那位朋友說，他是感到在外漂泊已經沒有意義了。是的，他回家是很危險，但危險的，恐怕不是到了家才發生，我最怕的是在途中呢，那茫茫的大海裏，我恐怕他要以此埋葬其餘生了。然而，我的話幸而不言中，他終於沒有自殺而安然到了家門。一直到了去年五月，他才又由家裏跑出來。他在南京和我會見的時候，他總是嘆氣，總是黯然而地不做一聲，革命的理想也不談了，

革命的現實也不談了，尤其令他感到痛苦的，是出來了後，看見他所理想中的革命人物，都一個個的向後轉到反革命的腐化的路上去，一點也沒有革命的氣節，連普通的政治家的風範也沒有，同時，國家民族的危殆却日甚一日，這是他感到最後的幻滅的悲哀的一個極痛心的事實。在南京不久，爲了生活所迫，又跑到上海在一家報館裏充當月薪十五元的校對職務。那種熬夜的生活，使他的身體漸漸地虛弱起來，不時地發着強烈的咳嗽，已經有點肺病的徵兆了。去年冬天，他覺得這種校對的生活難以度過，同時正好有一個江北的同學介紹他去做測量的工作，他以為那裏的生活總比較對好，於此，又離開上海在雨雪紛飛中跑到漢高祖的故鄉去。那知道那裏的生活更苦，苦得連他的身子也支撐不了，今春發了一場大病，幾乎要

斷命。大病了後，身子一天天地極度虛弱下來，那咳嗽的舊病又發作了，最近竟吐了一些近乎肺病第二期的血。這樣一來，他便由於身體的絕望而對於人生發生整個的絕望了。他便寫信給我，說，無論如何要離開那冷眼的北國，預備到上海和我一晤後，即實行自殺去。他的信上，是這麼沈痛地寫着：

「……我到滬去，並不是要請你代我謀此後的飯地。如果病好，則我仍將永遠漂泊，不過方向須和你商量一下，或指示一個路線。但如病終不能好，則和你們一叩別，以便迅速地歸宿去。至於要歸宿到那裏去，家鄉呢？還是大海呢？便要和你們商量了。自殺，我已有了把握，歸去也可以籌謀，到那時和你們一會後就會決定了。」

「××我暫時沒有償給他，就是其他一切朋友，我都暫時的斷絕信息。因為病不好，就要死了，還能顧到什麼朋友，什麼前途！倒不如無聲無息靜悄悄地死去，也落得乾乾淨淨，日後他們的對我幻影也自然在不知不覺中消失去。……」

由這封短短的信中，可知道我的朋友的心已經到了怎樣的境地。我接到他這封沈痛的來信，只有默然無語，一時真不知道怎樣答復他，安慰他。唉，我知道怎樣去答復他，他安慰他呢？答復他，他等於答復自己，安慰自己一樣，叫他要追求偉

盲目的歌者

他是一個盲目的歌者，他走着一條狹長的古老的道途，他脚下踏着那些尖銳的石子。天空懸着如火一般的

大的理想吧，然而所謂理想已幻滅得毫無蹤影；叫他不要回顧過去的傷痕吧。而過去的傷痕實在深重得令人不能自遣；那麼，只有叫他直視現實，抓住現實，咬着牙根，獨立地，集團地幹下去吧，然而，有幾個人能夠這樣呢？

沒有法子答復，只好將事情的經過簡單地錄在這裏，也算是將來對於紀念自殺的朋友們的一頁碑文的初稿吧！一切和我們遭着同一悲慘命運的中國青年朋友們，我只有噙着眼淚祝福你們！

一九三三，五，廿六。上海。

廖丁華

太陽，照着他的額上，他破舊了的衣服既發出了奇臭的汗氣，他手裏執着行杖，走着這一條狹長的古老的道途

。他唱着：一切都是生，一切都是死；永遠是生，永遠是死，永遠是作工，永遠是休止，燦爛的香豔的花，悠久的超遠的前途，香醇呀！美麗呀！令我沉醉，令我狂呼，令我失望，令我走入了歧途。冬來了，雲為白而飛，春來了，草為青而長，宇宙為人類而存在，朋友呵！不必幻想將來，也不要輕放了現在。

他是一個盲目的歌者，他在這廣漠無邊的宇宙裏唱着，而且走着這一條狹長的古老的道途，他說道：我有我的音樂的領域，也有我所應走的道路。

他是一個盲目的歌者，他走着一條狹長的古老的道途，太陽斜照着他的前驅，他開始覺得有些疲倦，他停止在溪邊一塊灰色的石頭上，他靜聽溪水徐流的聲音，以為可以從此得到人生的旋律，他想像天上的飛鳥，

他想像空中的微塵，他想到都市裏一切原動力的設備，他明白了那些都是人們追逐着自然，追趕着時間的把戲，他的歌聲從此更爲尖銳，直唱到不能再高的那一句，他好像是受催眠的將要入睡，他覺得自己的歌聲既沉在溪底裏，和溪流合一，和溪流共鳴。

他是一個盲目的歌者，他老是走

着一條狹長的古老的道途，他想從天堂裏走到地獄，從地獄裏走到天堂，他想走那人跡未經的道路，而且還要

梅雨的黃昏

綿綿無盡的憂鬱，長空是怨女的

愁容；一隻失羣的乳燕悲鳴着飛向萎謝的花陰躲藏，無情的雨滴，跟着枝葉飄下幾點眼淚。

幽靈的黃昏啊，感傷的梅雨！

用他的歌聲來填滿了人生的虛無！

他是一個盲目的歌者，他走着一條狹長的古老的道途，他從早走到夜，走入了黝黑的寒林，這時萬籟無聲，羣星無言，他唱着：一切都是生，一切都是死，永遠是生，永遠是死，永遠是工作，永遠是休止，不會失望，也不會走入了歧途，永是唱歌永是遊戲。

他是一個盲目的歌者，他走着那一條他所應走的狹長的古老的道途。

笑 絮

如乳燕失了棲枝，我悵立在古舊

的女牆之邊；默泣着無數陌生的路人行過。焦慮，憂傷，擁着萬分期待的心情，我該如何度過這幽靈感傷梅雨的黃昏時節？

善與惡感隔離一個分野，那就是

苦悶。多情的衆生遍體鑲嵌罪垢的鱗傷，有如我，中了幾萬枝妖魔的金箭，負着十字架前行幾乎忘的時空的界限。這罪惡是有千鈞，苦悶如鐵錘的高垣，隔斷心血之橫流，一切想念在迷惘中消逝了。

幽靈的黃昏啊，感傷的梅雨！

僧尼雖能超脫善惡，但克服不了苦悶；那一種高壓的苦悶的心情正如這梅雨絲絲，無言流露的悲哀啊。我雖決心遁入空門；可是，當那雨滴悄悄的飄灑上臉，我又無可奈何悄悄的將它拭去了。

幽靈的黃昏啊，感傷的梅雨！

綿綿無盡的憂鬱，長空是怨女的愁容；我如一隻失羣的乳燕悵立在梅雨的黃昏中戰慄，茫然懷念那逝去的春之晚景。

二二，六，四，南越酒家歸來。

董 養 媳

葵 鵬

猛然的，對腦門兒又落下一簇頭，隨着是婆婆的霹靂似的聲音：

「死了頭！吃不飽了嗎？得剩點兒回頭阿毛吃呢？」

她噙着眼淚抬起頭來，瞧見婆婆的臉鉄青得沒有一點血色！把待想再去添已拿在手裏的空盤重又放下去；一口唾涎強抑着飢餓嚥下了那還半空着的肚子裏！

「儘跌在那裏等死嗎？不快點兒去把幾雙草鞋偏偏好，趕今晚還得把那一車棉紗紡完了呢？」

婆婆的命令絕不容你有絲毫的反抗或遲延！經驗使她順馴的立刻坐進到編車裏；挺起了那徹徹酸痛着的腰，仍不住的編着，想着近年來接連的鬧兵災鬧水災夾忙裏又是公公死！大伯死！一家門就那麼樣快的給鬧完了！從那時起，婆婆的脾氣也就越變越凶暴了！

心兒裏一酸，禁不住又想起了自己的媽媽：五年前的往事模糊的浮起在她的眼前，媽的淒厲的聲音重又在她的

耳邊激蕩着：

「阿珍啊！並不是做娘的硬心腸丟了你！只因爲自從你爹死過後；娘一雙手養不活娘兒兩口子！再是那個天殺的朝晚的來纏到我！一點兒不依他就要趕我們出屋！你叫娘再怎樣耐得下去！現在娘決心一個跑去城裏人家做傭人！你乖乖的住阿毛家！阿毛他們一家都會歡喜你！過些日子娘掙得一點錢，定會再來看你的！」

可是娘一去就是這麼五年，從沒有再來看過她！最初彷彿記得還聽人說起！說娘到城裏因找不到保沒人僱她，流落在街巷做丐婦啦！後來漸漸的不再有人說起了！問婆婆也搖搖頭說不曉得！——娘啊！你是不是還在這人間呢？你爲什麼不來看一看你的女兒呢？娘現在的生活也許比女兒更苦！可是女兒餓死也願跟娘在一塊！在這世界裏，除了娘，女兒已經沒有一個親人！也不會再有一個親人了！女兒像給人打落一個冷酷陰森的地獄裏！爲什麼娘竟忍

心忘了我呢？……

猛然的推開門，一個高大的身影閃進來；是隔壁李大塘的聲音：

「啊！張媽媽！我總說你家阿珍乖呢？瞧她成天幹活兒不愛歇，可是，怎麼，在哭呢？又是阿毛打了她嗎？」

「誰去打她！好好的怎麼又哭了？——唉！李大塘！——張媽媽轉過身，雙手恨恨的拍一拍自家的腰：「說起來該是我們家倒霉！自從這白虎×進了門，」她曲着指頭計數：「大毛死，大毛爹死；還有，三畝六分田，兩間茅棚，……你瞧全完了！這賤貨却反越來越變死！動不動就哭！幾時阿毛和我全給她哭死了！她才快活呢！」

張媽媽氣傷得像一隻找不住人吃的老虎！阿珍只是不敢出聲的抽泣着！李大塘攔在中間勸：

「張媽媽！凡百事情全是天數！你氣不平；阿珍也不哭了！依我說，阿毛的年紀不小了！不是開年就要三十外了嗎？阿珍也有十五歲了！還是早點兒給他們拜拜擺擺；（鄉人名結婚日拜堂，而如童養媳類之草草結婚者，就多叫「拜拜擺」算數！）姑娘兒家到了年紀要丈夫！兩口兒就不會再哭哭打打的鬧了！」

「原是呀！李大塘！那一年子阿毛爹還活着；大夥兒

商量：像我們那麼窮苦人家，那想有這麼多錢花花轎子討媳婦兒！但是眼着阿毛他們一年年長大起來，老讓他們做光棍做爺孃的心裏總難過！碰巧倪家親媽來說，她自己要進城裏去尋飯吃！有個十歲的女兒想給人！就那麼樣我們答應了給留下來；心想養上幾年大了跟阿毛做媳婦兒也好！誰又料到「家窮狗變」！這賤貨吃下飯去却不會長大起來的！養了她五年你瞧仍是那麼瘦小得像臘鴨兒那樣一點點！說起來也差人！直到今年她身體還沒有……你說又怎樣好拜堂呢？……」

這一大篇牢騷使李大塘無法再勸！她只好把話題掉開去：

「張媽媽！你別心焦！過些時候總會如你的意願的？我瞧你在家裏沒事兒也怪悶的！還是跟我出去上前山頭一帶玩玩，聽說那裏這幾天還有戲呢！」

「事情是連攀起兩隻腳來就着做也做不了；只是心裏原也覺得怪悶的！瞧着這賤貨又直是一盆火！這會兒就跟你出去散心也好！」

兩個人臨跨出門，張媽媽還回過頭來：

「趕今晚不把這雙草鞋編好！不把那一車綿紗紡完！看我回來要你的命！」

這留下阿珍一個人在房子裏；她重又把這傷心的一切細細的回味着！她低下頭來瞧一瞧自己，矮小得真連自己也不信已有十五歲了！她再用手摸一摸自家的身上；啊！那只是一具骷髏包上一層皮！顯然是反比從前更瘦削了！……可是，造成這一切的，是她自己願意的嗎？她何嘗不想自己發育健全的長成起來！像另一般人那樣有着豐腴的肉體，活潑的精神成天是快樂的說說笑笑過日子！然而環境允許她這樣嗎？那婆婆的鐵青的臉，丈夫的銅鈴似的眼珠子！那惡毒的打罵！那恆休止的工作！還有，那從沒有足夠的衣食，睡眠……這一切，一切不都是刻刻的在摧折着她的生命嗎？

「噫——」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微微的張一張那一直是收縮着的胸部！却覺得心肺裏又起了絲絲的疼痛！她把緊扣在腰間的草繩圈卸下了，一手靠上車架暫時的歇歇力！當她那一直是強提着的精神驟然的鬆弛下來！立刻她又感覺到週身的疲怠！週身骨骼的酸痛！她困倦的閉上了眼皮，不自覺的讓整個的身子倚靠在編車上！她默想着在這個時候，似乎真需要有一個人繼續着媽媽來愛她！像媽媽那樣親熱的抱着她！親熱的撫慰她！可是，當她一想到這個人就應該是自己的丈夫時！立刻她的心又給一層陰森的

黑雲蒙上了！

忽然，低低的一個親切的聲音：

「阿珍！阿珍！」

誰在叫她呢？她睜起了那疲弱的眼皮瞧，啊！那禁不住使自己一陣心跳的！又是那個常常趁着家裏沒有人在着，悄悄的溜進來取出些糖果送她吃而親熱的摟着她要和她親嘴的牧童阿根！雖然平日裏對於他這樣的行動，心裏總覺到一點討厭和害怕！可是今天她却感到奇怪的歡喜他！她甚至還想到：如果阿根做了自己的丈夫！仍能那樣不打她罵她！不時的拿一些糖果給她吃！那自己縱然每天仍要辛苦的工作着！而只要有一個時期讓自己舒服的躺在他的懷裏，讓他有力的摟抱着！親着嘴，自己不就都有了無限的安慰和幸福了嗎？

「有沒有人在着呢？」

阿根低聲的問她，畏縮的站在門前窺張着不敢進來：一種奇特的心情主宰着她！她重又閉上了眼，故意裝作不聽見，

「有沒有人在着呢？」

這第二次的焦急的催問吹進她的耳朵裏，她正想慢慢的掙起身子來回答他，却覺得猛的一張嘴已貼上了她的嘴

！她知道阿根等不及她的回答已大膽的進來了！也就順柔的讓自己的舌尖伸出去，忽然，她聽見一陣雜踏的脚步聲；隨着那張嘴迅速的離開了自己！她詫異的睜開眼來，由不得一陣寒顫；丈夫阿毛的細長的身影像一枝樹幹似的矗立着！

「你這賤貨！到瞧不出你人小心兒大！偷着家裏沒有人！放着成堆的活兒不做！好開心跟野孩子吊膀子哪！今兒準要你的命！」

丈夫的銅鈴似的眼珠裏冒着火！兩條胳膊掙急得像鐵柱！他由不得她的分辯，暴怒的像一隻猛獸似的撲過來，一手抓住了她的頭髮拖着她離開編車，一手像推一捆稻草似的按倒她在地上，暴雨似的拳頭落遍了她的全身！

她感覺到整個的世界翻動了！昏黑了……

昏亂裏她却似乎夢着！夢見阿根！夢見媽媽終於回來

了！

「媽媽啊！你爲什麼到現在才回來呢？」

她飛似的跳進媽的懷抱裏，一切的痛苦全忘了……

一九三三，春，湖州。

蚊蟲擾人眠不得

唯用

月裏嫦娥牌滅蚊香

得高枕無憂



各烟紙號
均有出售

永實業公司出品

發行所 上海北門
江西北路五馬路口

『東方』的詩人

馬兒



我國的文藝，似乎到了黃金時代了，不然，則詩人何其多也。

詩人多，新詩更多，但不知怎的，愈讀愈頭痛，愈讀愈肉麻。兩年來，簡直看也不去看。

但多事的小弟弟，他拿了一本三月號的東方文藝，要我將新詩解給他聽，打開一看，口也不開。小弟弟將眼兒楞著我，似乎懷疑我看不懂，解不通。是的，現代的新詩，是看不懂，看不通才算好。看不懂的，留待他日再說，看不通的，且抄一首代表作，以就正於當代文學家之前。詩曰：

『這低抑而式微。

長音階的樂音，

如灰色的眼

搜尋了頹敗了的希望，

新鮮的幸福之色澤

顫動於記憶的絃絲。

聽者的神經被強烈地催眠了，

用點首以代替淺薄贊嘆之拍手，

靈魂如罪惡洗盡了之雨後長街

怡悅地躺臥於更深無人的城市，

嘴唇如緊瞠的墓門，

眼睛如午夜的惶惶之燈火。

守候人間的尤怨與哀愁

遂被放逐於遺忘的流刑中

如敵履之毫無顧惜。

我以這諧和之樂音，

作精巧的桃葉渡，

載疲倦與嫌厭的生命，

而越彼險惡的波峯。

這是詩人侯汝華的傑作，圈點是我加的，加圈點之處

，不但是不通，簡直字義也不懂，如此詩人如此詩，除了呼天之外，不知說些什麼了。「東方文藝，」我東方的文藝真是如此的話，我們真不知怎樣好。

如「式微」，「桃葉渡」，在侯詩人以為是形容樂聲之低微及桃葉般的渡船。我們的詩人不但讀書不求甚解，並辭源也不查一查。「搜尋」，「顛動」，「強烈」，「緊睡」，「惺忪」，「遺忘」，「波峯」等，以為是一種新鮮的運用與創造。你說他不通嗎？實在看起他了。他讀書不求甚解，不懂辭源也不查一查。他寫字不懂字義，不管對不對便寫下去。膽大如狐，臉厚如鐵，如此詩人如能送到芝加哥博覽會中去，包他做了東方民族之光榮。阿美利加人斷不敢說我國是「式微」的國家。

詩人們，侯汝華以外的詩人們，你們做詩的時候，不必說什麼形式與內容了。但書是要讀多一點，字義要弄清楚一點的。不是，你寫時高興，應該顧及讀者看時難過的。（還有妙句甚多，恕不盡錄。）

文藝咖啡

威廉

五 自我戀

希臘神話載納爾斯梭的故事道：納爾斯梭是一美麗非常的少年，性好游戲，山林諸女神都愛他，他置之不理；一日俯身清泉，忽然看見自己的影子，他迷戀着了，於是在暮色蒼暝中，兩翅泛紅，鬱悶而逝，化作水仙花。同樣，中國的馮小青，也是居常攬鏡自照，對影不能忘情，流淚太惜，斷絕了她美妙的年華。

這是影戀，是自我戀的極致。自我戀的另一形式就是把自己主觀所認為美的性格，美的理想，投射到對方身上去，不管現實的對方怎樣，而迷戀着，詠歌着，甚至發狂。

無疑地，自我戀是一種變態，要在某種社會形式下纔能發生的，比方家長權威盛行的宗法社會，封建社會。總之，凡因某種社會關係把兩性隔絕起來，就有產生這種變態的可能，故在資本主義社會內也還得相對的殘存着（水仙的神話，顯然是發生於希臘的宗法社會時代，馮小青的處境則更不待說了）。

自我戀在文藝上，不僅表示於情節的悽美，而且表示於想像的豐富——但丁的神曲即其一例，比亞特麗斯那能救但丁的靈魂，使他出地獄，入天堂呢？實則不過是他自己愛自己吧了。

現代中國的青年男女陷於這種悲境的正復不少，我是從他們天真的文藝作品中領略到的。

現實點吧，現實可以衝破此種性格！

六 文藝上之集體主義

文藝上的集體主義是跟着社會內部矛盾展開到某一階段時所發現的形式。

個人主義的手法是特別着重於個性的發展與人物形相細微的描寫，且有所謂主人公的。尤其是在抒情方面，着重自我表現。

集體主義的手法，是着重某一集團或階層在整個社會聯繫中必然的反應——各式各樣的反應。此時，個性的特色是存在於集體中交互的影響與感情的鼓動之中的，所以力量也特別來得大。

這種作品的成功，在中國是很少的，勉強舉例出來，就算柯仲平的風火山（詩劇），白薇的豐災（獨幕劇），與茅盾的子夜（小說）。

子夜的成功，不單在其作風，尤其重要的是對於現實社會的認識——即把中國的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分離和矛盾充分的反映出來，因而反映了中國社會現實的具體的諸形相。這是特別值得我們稱道的。

七 名，實

「名無實，實無名」這句話雖不盡然，但也有些然。就講文壇吧，儘有人們不去真實努力，而專門應用手段把「名」抬出來的。

這是歷史上兩個例子。「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劉希夷的名句，而宋之間想搶為己有，人家不肯，他得想方設法弄死（曹寅在全唐詩中也略略提過）。又，蒲松齡的聊齋誌異，王漁洋曾出過錢去交換的。

如同前者的例子，現在當然不會有，但出錢去買人家的作品（或用別的方法）而寫上自己的「名」的，却還不少呢！

這種人如容其普遍的存在，那就難怪前人說「文人無行」了。

五馬分「詩」

詩 虫

如果說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新文學已有了進步，那麼，我認為最進步的是小說，其次是散文，再次是戲劇，而最不進步的，要算新詩了。

尤其是近來的新詩，更令人悲觀。有些人把新詩拖到

舊詞化的形式去，如從前胡適之等在「新月」所做的新詩，便是十足的「詞化」，令人讀了，真像一首所謂「無韻的詞」；有些則索性熱中於填什麼解放詞，要將什麼「現代語」在舊的詞中應用，好像這樣一來，便可以與新詩分庭抗禮了；有些則將新詩極度的洋化，形式上是令人看不通，意識上更令人看不懂。有些則將新詩利用做一種標語，一種傳單，如王獨清的什麼「火火火」，以及一切普羅詩人的什麼炸彈，炸彈，鬥爭，鬥爭等。有些則將新詩寫成一篇散文，如果你將牠的行列連貫起來，那完全是散文而不是詩。……這樣一來，新詩便有「五馬分屍」之概，在這種「分屍」的情形下，新詩之不能進步，新詩之令人悲觀，那當然是不足怪了。

新詩之不進步，新詩之令人悲觀，其原因雖不必完全歸咎於這種「五馬分屍」的做法，但這種「五馬分屍」的做法，至少也是新詩不進步的一個最大的原因。我真不明白，中國新文學的發展，竟是這麼的畸形，而新詩，大家爲什麼總看得這樣的隨便，這樣的不重要，這樣的可以粗製濫造，而不設法求進步？

最近看到南京「文藝月刊」第三卷十期上方璋德君發表的兩首新詩，一首是「煤山」，一首是「紫色的夢」。

以這兩首新詩看起來，真是有如我上面所說的；「在形式上令人看不通，在意識上令人看不懂。」，「煤山」的那一首，讀了，覺得其中所表現的感情，殊爲模糊，寫不出煤山的特色出來；「紫色的夢」那一首，作者說是一大清早車子走過泰山，……我想做夢的」。但讀了不知夢在那裏。這是在意識上令人看不懂的地方。在形式上呢？其令人看不通的地方更多。煤山中如「是誰鋪起這一片黃瓦，是誰的力量，誰練的沙？」如「他一年造起我們三千年間的騰誇！」如「我聽過玉泉水的水響，像龍爬。」如「無數的英雄在典。型。上。榨。出的。精。華。」又如「紫色的夢」中「東海裏正開着紫銅色的波濤」，如「星月的笙簫在無聊賴地移轉」，如「泰山下的巨石拋定它的金鑼」，如「五千里的雲霞是蛟龍的凝靜」，等等，有「。」號的地方都是特別令人看不通的句字。

我不是故意向方君的詩刁難，這不過是一個隨便俯拾的例子。我也不是好吹毛求疵，對於努力於寫做新詩的朋友，都寄有善意的希望。不過大家要知道大家的短處，知道新詩之所以不進步的癥結，纔能虛心地寫作一些比較進步的新詩出來，否則大家都爭在「五馬分屍」的情形下兜圈子說新奇，新詩一輩子也不會進步的。

藝術政客化

紅僧

在文藝政治化的今日，藝術政客化，也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藝術之有無價值，自有藝術作品本身來決定，不須借重傍的力量來表彰。然而，我們的藝術大師劉海粟先生，要借重政府官吏來提倡來捧場了。

以吳市長的提倡，我們得瞻仰大師的藝術作品於英士紀念室。但是吳市長是地方官，提倡是應有之責，大師既來請求，當然樂得做個人情。但是，我們大師是未已，要和林主席通信，但也沒有問題。（國家之元首也）再未已，請陳公博作序。展覽留歐之作，名列黨國之林，於是乎藝術政客化，政客也藝術化，是我們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事。

反對文藝政治化的，理由是文藝不需要施用外科手術。但贊成藝術政客化的，便要希望劉大師做司長或科長了。以藝術家為政客的劉大師，固然可紀，而以文藝做政客尼巴的女人屁股詩人，也足以千秋的。

我們的章詩人衣萍，是以嫵摩女人屁股般一首詩馳名天下，文章小道，當然未及劉大師留歐之作，然根據藝術政客化的原則，章詩人不能如此寂寞的。於是，「××××」上，居然電版刊載革命政客的打油詩，而民族雜誌的狗尾，章詩人也以「黑姑娘」為貂以相續。一則附庸風雅，一則夢想廟堂，比較劉大師雖有遜色，但章詩人亦自有其「千秋」者也。

政客多而政治上軌道，而藝術之政客化，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好像一部二十四史，真不知從何說起。

落花流水

詞人

俗語說：「世上無難事，總要厚臉皮。」這就是說，臉皮厚了，世界沒有什麼是難事。

提倡所謂詞的解放運的曾今可先生，出了一小冊詞集「落花」，可憐詞學初步的工夫還沒有做過，而提倡，而出版，如此荒天下之大唐，非厚天下之大臉者，焉能如此。本刊柳風諸人，已經說過，本來不必說他了。

但是，他在五月號的新時代，又刊了落花的好評一束，什麼女士先生，把曾今可說得李後主再世，李清照復生

。說他的詞注重什麼新思想，詞界的極頂，嚴厲一點說，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普通一點說，令人汗毛也爲之站班。

據說，「落花」之後，將有「流水」，下流之剽槍抄剝，加上「管他娘」的新思想，這一回不祇是李後主李清照，大概要是柳屯田與辛稼軒了。

有銅鈿，有臉皮，博得了浮名，我們的大文學家曾今可先生，很典雅「落花」而又「流水」，如再請崔萬秋譯爲日文介紹到日本，不用簽定什麼停戰協定，華北的日本兵包管退去。鄙人所做的詞的工夫，雖多於曾文學家，但無此胆量與臉皮，未敢動筆，謹學小報記者張丹翁之筆，打油以賀，詩云：

「落花」「流水」見「浮名」，如此詞人如此生。
「熱淚」「何曾自眼底」，「深情」「枉作動」心旌」。剽來語語皆陳句，未必篇篇有舊盟。莫「管他娘」管爾屁，伊誰逐臭篤鴉。

曾先生以我文爲小報化乎，先生幸勿輕視小報記者，落花流水詞，他們未必肯刊載，自由談的文學家，用錯了典故和字義，小報也曾糾正過呀。

勞工月刊 第二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一日出版

歐洲農業勞動合理化(續).....	李平衡譯
上海公共租界謀奪界內工廠管理權之違法.....	包華國
工廠之安全問題.....	歐陽崑
工廠災害之研究(續).....	石渠譯
從正泰水和兩廠慘案談到我國工廠檢查.....	王登
一年來各國失業狀態及其對策.....	鄭鶴
中興煤礦公司調查紀實(二).....	高樹校
勞資糾紛解決之方法(三).....	包華國譯
中國鐵路勞動問題.....	立宇
日本勞動保護法的概觀.....	汪洪法
蘇聯待遇華工情形.....	錄領館報告
蘇聯的勞動生活.....	陳彬獻講
國內勞工界四，一一——五，一〇.....	蕭朗如述
國外勞工消息.....	仲平
勞工教育實施辦法大綱(附錄)	鶴

定價：每册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四元 國外加倍
地址：南京秣陵路二百零二號勞動月刊社



讀者諸君



築路

朱司晨

在一個黑暗的兩夜，我離開了築路工人的隊伍。

這於我簡直是一種侮辱，你看當着這許多同伴面前，說我強賴他的一塊工錢。你是工程師，可以擺擺架子，我們是小工，只有給你罵豬羅罵畜生的分，但是一塊錢，在你也許要受到良心上的責罰，雖然還不會請問你到底是不是也有良心。少了我一塊錢有什麼關係，就是少我這樣一個小

工，也不見得你們的路就築不成了，我和你計較什麼！

聽說你到外國去過，這就了不得，但我且問你，是不是到外國要你去學用怎樣的兇暴態度來對付我們工人？是不是到外國要你去學怎樣用拐杖打工人的頭殼？和怎樣用尖得像削過的皮鞋頭朝工人的腳灣踐？好了，好了，別個人也許因為怕你的兇暴，怕你的手杖和皮鞋頭，因而便俯首貼耳，我桂生就不買你的賬，你的手杖敢來碰一碰老子的腦袋不？還是你的尖頭皮鞋敢來碰一碰老子的腳踝？什麼

王先生，你簡直就是王八蛋，你這樣的人也配稱你做先生！

滾你媽的，我識得字會讀報紙，難道有你稱贊的？老子不是家裏窮，爺娘沒給錢去好好上學，怕倒會還不如你這小子！哼，你欺負老子不過是個小工，就對老子開起玩笑來，說山東的督軍張長腿現在怎的了，又什麼五省的聯軍總司令孫蹼脚現在怎的了，臊你媽的祖宗十八代，有你問的？你看老子不起，老子倒有頭筋拳送幾個你吃，

真叫作孽，有了你這樣的工程師

，這路才築得好呢，村子裏找村長去借十擔米，不還，還得倒開張借條給你，好讓你去上頭報賬，領了錢來却去落自己的腰包。算鄉下的人倒毒，來了你這位太歲。

說說又到外國去過，掉臉不掉掉，我們工人的生活難道你還有不知道的？我們做工，從太陽東邊出起，到西邊落山，一到夜晚，自然疲勞和困乏便緊緊的纏住我們每個人的身子了，我們固然需要休息，但是一種消遣却更能使我們加速恢復疲勞，可是我們要賭錢，被你禁止了，喝酒，被你禁止了，甚至唱戲，也要受到你的惡聲，「我們只是被困的野獸，我們在等死！」同伴們都咬牙切齒，準備用武力對付你，但幾次都為我所勸阻了，現在想來，覺得那時真太便宜了。

「要麻子桂生唱戲給我們聽！」

同伴們親切的語音使我受感動。你是

工程師，但你懂得什麼，有一天你不是說我唱的調子太不成樣嗎？這是什麼話，你禁止，我偏唱得響：「英雄末路張家人，棄職潛逃湯玉麟，只說承德空城計，幾乎笑煞東洋兵。」這使你更加惱恨我了，但是，我給你賴去一塊工錢，你不是又笑開了？無恥的東西！……

我也不和我的那些同伴們作別，在一個黯黑的雨夜，我悄悄的離開了築路工人的隊伍。

前進曲

劉 陶

來！兄弟們，我們努力挺進，
在惡劣環境和風寒，威挾中掙扎自
救！

努力奔向新生命的程途上跑；

看，我們來到十字街頭；

受着一般勢利者譏笑奚落和詛咒！

可是我們已認清了人生一切底真相，
，
排除了利物慾的引誘；
就是社會上一切損人利己底虛偽光
榮，

榮，

我們早已更深切底認識滲透。

在這殘酷而不平衡底時代當中，
大地翻着腥風給我們同喚；
最不忍聞之淒慘而微弱的呻吟，
又聲聲從狂風送到；

呵，我們熱血沸騰，
裂臂握拳猛向當道的豺狼爭鬥！
爭鬥！爭鬥！！

衝破了帝國主義底藩籬，

毀滅了一切剝皮吮血的平不私有；
領導一般窮苦無告的弱小人們；

齊向着和煦光明底大同路上走；
把宇宙間的一切一切，

還諸大眾們平均底盡情享受。

二二，四，三，於黃浦灘頭

火鏡

旭谷

我就這樣的不穩？

像樹上的游絲，

禁不起一噓氣，

便彎腰屈肢？

一片銀絲似的風，

將我打翻在火坑裏！

唔，痛！

火焰捲起長舌，

咽下我的弱軀，

我雖呼着「疼」，

我總愛牠深。

牠那熊熊的火焰，

我不會常見，

就是牠咽下我這弱軀，

倒發落的血顏。

二二，二，二十八日夜半。

烈火似的生命

林豪

我已下了萬分的決心不再想你，

但夢中看見的情影却仍然是你！

天哪！我前生和你有什麼怨讎？

使我勞備乏了的身子還不能安睡！

最好我能夠把你忘得干干淨淨。

不然便得用強力把你抱得緊緊：

假如你老是這般對我似理不理，

那我自己毀滅掉烈火似的生命！

翻動

宋簡

空氣一天一天的緊張，日本兵開

始示威了！

昨天他看見電車上每次都塞滿了

一大堆肌黃的孩子，蓬頭的老婦，以

及慌張的男人；地上在熱鬧而擁擠，

每家都拖出些箱籠以及一個一個的包

袱，大人在前面拿，小孩子亂攙攙的

在後面跑；平時抹著口紅眉毛畫得像

一根絲的女人，在此刻也亂著顯現出

淡黃的面孔了。戲院也關了門，只剩

那些明星的照像呆呆的對著人望；站

街的巡捕，刺刀明晃晃的插在槍柄，

鼓起一張臨敵的面孔，阿明在早上提

着籃子出來，並沒有如此的緊張，他

以為一兩天就會平靜的，日本人是

好惹的呀！不料到此刻已是近午了，

一切皆有點異樣，他在人叢中，聽見

一個一個交頭接耳的說：

「今夫風信很不好，大概晚上靠不住呢！……」

「聽說就要打起來了！……」

「……………」

阿明此刻不由也慌張起來，不

用說一件東西都未有人買；他裹在人

叢中，無意識地被包圍在一種慌張的

促的空氣中。他想日本人好利害呀！不是頑的，假使打起來怎麼辦？不用說買不出東西，吃不成飯，恐怕連一家的性命都靠不住呢！躲避吧，向那裏跑？租界內能容我們這些窮人嗎？管他呢，離我們家還很遠，總不致於出什麼岔子的；即或是日本兵打來了，還要我們窮人的命嗎……他裹在人叢中，獨自在心裏私付着，又抱定了一種沒關係的思想。

時候是午後了，他提着籃子，慢慢的拖着兩條無力氣的腿，踱到家中了。妻子抱着小押子在懷裏哭喪着臉說：

「……怎麼辦……」

「打不起來，你放心！即或是打來……還要我們窮人的命嗎？」阿明帶着鎮靜似的說。

大押子抱着阿明的腿，嚔肚子餓。

阿明的娘坐在小板凳上不住的抖，說不出一句話來。

到晚上就有些異樣了！在外面看見照明彈在空中迸裂，發出惡毒的火焰隆隆的砲聲，掀天動地的鼓到耳邊。遠遠的慘痛的喊聲，在這黑夜裏盡情地咆哮，好像要震破了這大地似的，既而一陣一座火山似的濃烟，直衝上來了；一串串的火龍在天空來去咆哮着；夾着「擊擊」拍拍……炸裂的聲音；唉！「那裏不是賣山路嗎！……」

「阿明不自主的喊着……一夜在擾亂，緊張，殘毒，叫喊，慘殺的空氣中悄悄的過去！

早上炮聲，鎗聲……漸漸的稀淡了。路上一處一處撒滿了破箱子以及零亂的衣服，傢具……電車也停了，店舖子黑洞洞的關了門，每條路口鐵柵欄也緊緊的閉上；路上也不像昨天亂攘攘的。偶爾一兩家門口，伸出一

個頭來，驚心的東張西望，一會兒就縮進去了。在淒涼中現出一種急促畏懼的調兒。聽說昨天晚上，日本飛機在開北擲了無數的炸彈，燒了成千成萬的房屋，這些豬狗都炸成黑粉子了！

時候是近黑了。

日本軍隊已繼續加速殘毒的在屠殺；天空堆下了一團一團黑烟似的烏雲，風在呼呼地濤叫，夾著那連珠的鎗聲，愈顯得淒惶，緊張。黑烟似無數的遊遊，在天空來去任意的捲旋盤繞着，一種惡毒腥臭的氣息，幾乎每個人都要作嘔而不自主的傾吐出來；震天搖撼的砲聲，使大地的一切加速的搖動倒轉起來，好像地殼即刻就要爆裂似的。畫著太陽的飛機，肆意成串的在天空飛，呼呼的響；遠遠一陣很濃的黑烟，雖然直衝到雲裏，然而好久好久才變白；既後能熊的火焰，

漫天的照耀，「擘擘……拍拍」炸烈的聲音，成串的震入人們的耳鼓。此時雖然還未全黑而且比較的還不近，然而已很照眼而烘炙人的面孔了。這是日本飛機又在炸商務印書館了，炸燬了無數的建築，毀滅了弱小民族的文化！

阿明躲在草屋裏，縮着不住的顫抖；他娘睡在床上牙齒都抖得碰着「吱吱」的響；阿明的女人時時發出一種無力的嘆息，手裏抱的小押子癡呆呆的看着一家每個鼓起這副緊張悲哀的面孔，感得一種莫名其妙悲哀，他也似乎有點害怕起來。

大押子不懂事，只是帶哭帶鬧的嚷肚子餓要東西吃！

「冬冬……」一脚踢開了破舊的門。

進來一個惡狠狠的日本兵士同兩個日本浪人。

「喂！跟我們走，連子彈去！」日本兵士執着鎗對準阿明的胸口。

「老爺……老爺，我是好人……我是……」

抱着一把酒瓶的浪人，看見那個矮的進來就癡呆的朝阿明的的女人看；他就指着她說：

「喂！哈哈……呆了，呆了，怎麼樣？」

「哈哈……不差，不差！」矮的白鼻子要流到嘴邊了。

「媽媽……大兵，我害怕……」大押子死抱着她娘的腿帶抖的哭。

「老爺，老爺，我是好人……」

「噢！走走走。」手已扳起槍子了！

「求老爺，你看我……一家子……」阿明眼看着她娘不住的抖，看見女人的一副呆呆無血色的面孔，以及大押子的哭聲，他不自禁的跪下來哭了！

「好，你不走！」

拍……拍……

阿明隨時倒下了地了！

「哈……哈……你們這些支那畜生！」

「！」那矮的帶拖着這沒知覺似的阿明的妻。

大押子抱着她娘的腰緊緊地，哭聲更大了，阿明的妻，眼看着阿明倒下地流着一地的血，她已像失去了靈魂了！

拿着槍的拖着大押子，大聲的

「孩子，過來，過來！」

大押子哭聲更大了。

「噢！你不過來！好……」

拍……拍……

一個天真的靈魂呢？！小押子已被那矮的從懷裏丟下地

「哈……哈……來呀……」矮的說。

「你先來，你先來……」其他兩個人一起說。

阿明的女人，下部感到一種像刀割似的痛楚，既後流出一些鮮紅的血來；眼前一昏黑天地就像翻動了的樣子。她什麼也不知道了。

三個人搖搖擺擺的蹣跚出門，嘴裏裹着一隻粗野的情詩。

一九三三，五，鎮江。

灰色牛（續）

彭子蘊作

二七

幾乎連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什麼時候來到五洲公園的。大雪在紛紛地下着，整個的河山變成了銀色的世界。我也不會披上雨衣，我也不會戴着斗笠，一朵朵的雪花不容情地向我打來，牠們鑽進我底衣領裏，打到我底臉上，飛向我底口中，那種冰冷的感覺，使我無法形出來。偶爾看一看自己底一身，遍體都被雪花蓋去了，帽子更積得厚厚的，一陣陣的北風吹來，自己彷彿成了一座石像。

玄武湖已經完全凍結了。那廣大的一片，竟成了一塊天然的明鏡。平時慣會在水上飄浮的小船，此時已一隻隻凍結在柳條之下，彷彿是一隻隻的蒼蠅，爬伏在一塊鏡子之上似的，覺得又是幽美，又是悽清。幾個活潑的小孩，羣集在那些凍結了的小船之上，臉紅得來蘋果似的，在和寒風決鬥。他們唱着歌，歌聲激了雲霄，全宇宙中便只

有這淅淅的顫動。

平時慣會寒此以顯其繁榮的紅男綠女，此時已躲入他底暖室中去了。五洲公園的淒涼，完復了牠底本來面目，我衣單心冷，面對着矗立在眼前的帶孝的紫金山，流了一會眼淚，但却說不出使我流淚的原因來。

樹木都已披上了白色的衣裳，竹葉閃灼着晶瑩的光輝，只有幾株童禿的樹枝，在與我掉着相同的眼淚，感着相同的淒冷。於是我唱着：——

（玄武湖雪下泛歌）

我記起了春天，記起了溫暖的春天，

牠是如何幽美而使人沉湎。

牠正像我那天失去了的青春，

一樣地芬芳，一樣地嬌豔。

在春天有鶯燕的歡歌，

那正像我有愛我的慈母，
牠們唱的是那樣甜美溫柔，
也正像我母親一樣地慈和。

自從可愛的青春消失過後，
生活便入了這冷酷的殘冬。
從此再感不到了和愛溫柔，
從此生命便成了行屍走肉。

心靈的晦暗也正像這樣的天色，
生活的寂冷正如同這樣的季節，
眼腔永遠是滿掛着淚痕，
熱情也早已宣告了死滅。

我不相信：人間便沒有埋藏着的火山，
我不相信：心靈便沒有埋藏着的夢幻，
我不相信：火山真沒有了爆發的時期，
我不相信：熱情不會像洪流般地暴溢。
起，起，起，向前奔流，向前猛進，

踏破這冷酷的河山，解放我束縛着的熱情，
任冰山如何地大，任雪片如何地飛，
我仍要向前奔流——不縮不畏。

站在熱情的頂峯，撲在狂放的浪頭，
我要任情地叫喊，我要任性地遨遊。
縱不能作一個人生的健者，晦氣！
也該作一個生命的健者，纔值！

狂風嘯，暴雨嘯，任你們吹來打來，
我要任你性地狂奔，那怕生命已不可再。
人生原是這樣糝糊，這樣空幻，
踏破了吧，踏破了吧，這幻滅的殘象。

狂風迎着我底面孔吹來，我一面狂奔，一面狂唱；雪
球伴着雨點向我打來，我只是如瘋狗般地奔跑着，——甚
麼我也不去顧及，甚麼我也將牠忘記了。是的，我是長期
地被社會束縛得夠了，在這種束縛之下，我有真情不敢流
露，我有委曲不敢傾吐，如今趁此大雪紛飛，寒氣徹骨的
時際，我要將我底狂熱爆發了。我叫喊着：

「火山已經爆發了，宇宙已崩毀滅了！一切委曲着的真情，趕快流露出來吧！想哭的，是哭的時候了；想笑的，是笑的時候了！我們且任情地哭，任情地笑出我們心頭的委屈吧！」

於是我狂笑起來，笑得那樣地高，那樣地響。宇宙在與我同笑，山河在在與我同笑了，周圍的樹木，花草，亭榭，房屋也在與我同笑了。笑吧，笑吧，用笑聲洗去一切人間的恥辱，用笑聲洗淨一切人間的委曲；只有在這時候，我們是絕對地解放着的，自由着的，魔鬼在我們底眼前匿跡了。

我爬到樹上，我又從樹上跳了下來，在潔白的雪地上打着滾，我快活極了，我覺得有生以來，這是我最快樂的一天。

漸漸地，雖然在這樣冷的天氣之中，也擁擠着許多人來看我。我向他們叫着：「朋友們！你們也與我一同來狂笑吧，只有笑是快樂的，只有笑是可以給我們解脫的。」

真的，他們都笑起來了，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高的，矮的都一齊笑，我不知道他們笑是爲的什麼，我也不想問他們爲什麼笑，我只覺得我底宣傳發生影響了，於是我更加快活，更加狂笑。

立刻，一個長的影子站在我底面前，和我說着話，用着奇怪的眼光看着我。那樣子使我憤怒。於是我也以銳利的眼光還給他。

「你在消兒幹嗎？」警察用着使人生氣的聲調問我。
「你管我幹嗎！這于你什麼事？」我也給了他憤怒的一瞥。

「你發瘋了嗎？這世界能夠容許你這麼瞎鬧嗎？」看的人都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我憤怒得狂叫起來：
「你們纔是發瘋呢，你們這些看家狗！這于你們什麼事，也犯得着你們這麼閒管呢？你不是發了瘋嗎？」

另一個警察又來了。他們不再和我談話，只是相互地說着：

「神經病者嗎？」

「是的，神經病者。」

打過幾番交道之後，於是他們一同來捉我。這時我想逃走，我也想反抗！但終於被他們捉住了。觀衆們都像看戲似地圍圍把我們圍着，我憤怒得叫不出聲來，我只是恨地喘着氣，一句話也不會說。

等汽車的聲音傳到我底耳鼓中的時候，我底知覺已將完全消失了。

二八

等我底知覺稍微恢復轉來了的時候，我發現我已躺在一條木的床頭上。房子是那麼地黑暗，黑暗得幾乎使我害怕。除了一個碗口大小的鐵窗和一條小的木柵之外，便沒有旁的出路了。我底手仍是被綁着的，一個穿白衣的醫生站在我底面前，很出神地在翻着我底眼睛和我底皮膚之類。最後看見我已經清醒了，便拿出一條溫度計來，叫我開開口，以便測我底溫度。

「醫生！我究竟有什麼病？是誰叫您給我檢驗體溫的呢？」我一面問着，一面想從床上爬了起來，心頭的怒氣使我底聲音非常高亢，我幾乎是在叫喊的樣子。汗也如雨點般滴着。

忽然，我覺得有兩隻手在把我按着。我連忙把頭轉過去看時，纔知道幾個警察在後面看管着我，好像我又犯了什麼大不了的罪似的，他們是在看管我這個要犯。

「你安靜地睡着吧！」醫生溫和地對我說，「因為你有點病，所以我給你檢查檢查，對你並不會有什麼妨礙的。改日，等你底病好了時，馬上又可以恢復你底自由了。」

憤怒充塞了我底心。我很想再和他辯論幾句，但覺得多辯也沒有意義，只得勉強忍耐着。「看他們把我怎麼樣吧！」我想，但並沒有說出口來。

醫生是那麼地溫和，他沒有警察那麼地兇惡，那麼使我憤怒。因此我接受了他底檢驗，絲毫沒有表示拒絕。

他給我檢驗過後，在一張印刷好的紙上，寫下一些什麼，只對警察說了幾句話，使悄悄地走出門去了。我想問一問他究竟寫了些什麼，但當我爬起來想追問他的時候，我底身子又被那些兇惡而使憤怒的警察底手所按住了。

憤怒的情緒又充塞了我底心。於是我大喊大叫起來：「究竟你們要把我怎麼樣呢？這麼細綁着我，是否我是犯了什麼罪案？你們是否要殺死我？」

警察們都笑起來，他們只相互談着話，好像不願和我談話似的。但是，當我想爬起來的時候，他們便要按住我的。

我只得耐心忍受了。我憤憤地說：「看你們把我怎麼樣？看你們把我怎麼樣？」

立刻，三年前的牢獄生活又浮上了我底心頭：那裏有腳鍊；那裏有手鐐；那裏有籐鞭；那裏有鎖鍊；那裏有鐵窗，鐵門和鐵的柵鎖。「難道你們又要陷我於那樣一種恐

佈的生活之中嗎？」我止不住又這麼叫喊了一聲。

漸漸地我又記起那種生活的圖案了：我看見了那許多與我同過難的友人，我看見了那種悲慘的環境，於是我叫喊着：

「我怕！我怕！我不想再陷於這種可怕的環境了！」自己底聲音，把我從冥想的狀態中驚了醒來，意志又已清醒了。我發現那些警察們正在向着我發笑。

外面傳進了一種高亢的聲音，所有的警察都動作起來。他們扶起了我，從小門口走出去。我想：大概是捉我出去乘閒的吧！好的，審問吧！我想，今番我可不再和以前那股本分了。「今番我要推翻你們底公案；我非與你們拼命不行。」圓睜着憤怒的雙眼，我這麼叫喊了起來。但當我想把拳頭向上伸時，我纔發現我底手是被網着的。我又憤怒地罵道：「你們這些看家狗！」

在臨時拘留所的門前，正停着一部前面標着「市立醫院」的牌子的白汽車，幾個警察便將我拉了進去，呼的一聲，車後湧起了飛塵，我們已離開了那臨時拘留所。

汽車又停止在「市立醫院」的門前了。警察們又將我拖了下去。當我被拉進一間門邊寫着「神經病室」的屋子以後，我纔知道原來他們已真是將我當作神經病者看待

了。

「好吧！」我想，「你們真要我休息的話，我也只好在此休息幾天再說了。」

這樣一來，我心頭的憤怒反而平靜了。青年的看護婦們，因為看見我底病很并不很重，因而已命人釋去了我底網綿。雖然鐵門照樣是鎖下的，然而，我底心在這種壓和的空氣之下，比先前已舒適多了。

照樣，又有一個穿白衣服的醫生來到我底床前，他也給我照例地檢驗了一下，便又出去了。

不久，一個穿白衣服的看護婦送了一瓶藥水進來，她守着要我飲兩格纔肯放手。我問她藥的味道如何，她告訴我那至少不是苦的。於是我放心喝着。——然而，那又酸又鹹的味道足使我打了兩個寒噤。

於是我安心住在那兒了。因為看護我的看護婦恰巧是我底一位同鄉，所以她對我也特別優待。所恨的是荷包內的鈔票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失掉了（我想，那當然是警察乘我神智昏迷時摸去的），所以生活到不能夠何等舒適。

房子狹小得真是「僅堪容膝」，鎮日除去吃飯，吃藥以及和看護婦們談天而外，便甚麼事也沒有得作。看護婦幾次問我有沒有親戚或朋友在此地，以便通知他們，也好

來探一探我底病，或是替我買一點東西來。我都以沒有親戚朋友的話告訴了她，以饒她也就不再問我關於這一類的話了。——其實，我要通知我底朋友作什麼呢？他們真能給我什麼幫助嗎？這是我不肯告她的主因。

似此，書也沒有得讀，報紙也沒有得看，而鎮日裏除了遐想而外，便也再沒有別的什麼可作了。

錢已經用完了，那用盡苦心所奪來的脂膏，原是想用來作一番理想的革命事業的。然而，到頭來除了替自己造下一座墳墓而外，成就究竟在那裏呢？席斯蒂被我逼跑了，可是，這值得我使用這許多的精力與財力嗎？不到一年工夫，便費去了這樣一個大的數目，終不能不使人覺得太浪費了。

於是我又想起了我底家庭，想起了我底省節儉用的老父老母，他們要是能夠得到這樣一筆財富時，恐怕便將認為最大的滿足了吧！然而，我却只替自己造就得一處墳墓，這是如何值得悲傷的事呢？

想得太厲害了，這長久的疲勞終使我在那木頭的床上睡去了好一會。醒來時，我底枕頭底大半個給淚水浸濕了，剛纔所作的怪夢還很明晰地浮現在眼前：

在一條陰慘慘的道上，我帶着憔悴的容顏，頹喪的步態，和一種失意的心情。彷彿是再忍不住了這悲慘的遭遇了似地，向着家裏走去。我頭兒垂着，似乎不願見鄉中父老的面似地，踉蹌獨行着。然而，偏有許多不湊巧的怪臉和使人發笑的眼睛，向我帶着驚奇的神情注視，使我底步調不得不加快，而頭也不得不垂下幾分。

在一家旅舍前面，舊友C君前來迎接着我，雖然是舊友的迎接，而我也不得存一番戒備之念。我和他談到幾年來來的遭遇，他曾以一副悲愁的面容與我相向，彷彿他也受了人間不少的欺凌似的。

雖然我是違循了C底意旨，在這家旅館裏住下了，但我底如喪家之犬的心情，總不曾從我底靈魂深處去掉。我底週遭始終像腳鐐手銬般地束縛着，使我得不到片刻的自由。

終於到了家裏了。父親在大門邊接着我，那容顏一看使我吃驚。為什麼父親竟老了這許多了呢？母親正立在階簷下和兩位老媽子說着話。母親更瘦得不成人形，兩個眼睛凹下得使人害怕，滿臉雀斑是我從未見過的鮮明；她像剛哭過後的神情在對兩個老媽子訴

說。我是從她底側面走向她底身邊的，所以她並不會注意到我底到來。然而，我底心却已是刀割般地在痛了。

「孀——」我在她底身邊，突地這麼叫了出來。

像晴空中飛來的霹靂似的，母親忽地把頭轉過來。不知怎樣，她底眼淚已如斷線珍珠般地向我滴落了。她把兩隻枯瘦如柴的手抱住了我，口中只是「兒呵！兒呵！」地喊着。

「母親，」我說，「怎麼您老已瘦到這地步了呢？……」末了幾個字已經覺得喉嚨的阻塞，我也禁不住流起眼淚來了。我好像心中蓄着滿腔的心事欲訴而無從訴起似地，而我內心中哭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了。

娘兒倆儘是哭着哭着，一句想訴說的話也不會訴了出來。……等看護婦來把我叫醒的時候，夢情並沒有完結，而枕頭却已濕透了大半邊。

晦暗的前途又在我底眼前出現了，悲傷的情緒抓住了我底心。我暗暗地嘆了一句：

「是的，我是再無力盡兒子之道了！」

二九

醫生問我究竟有親戚朋友在這兒沒有？我以否定的答案答覆了他。

「那麼，」他說，「遠處呢？像上海，漢口或是你底故鄉呢？」

「那是有的。」我說。

「這樣，你趕快寫信給他們，請他趕快前來領你出院去。」

「還要人領纔能夠出院嗎？我不可以自己出去嗎？」我免不了有點懷疑了。

「那是不能夠的，因為你是由於特別的緣因入院的呀！」

於是我知道了在現代的法律的保護（？）之下，這一切的麻煩手續，就便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也是不能免掉的。然而，想出院的心思異常迫切，而且旁的地方也沒有一個適當的可以請求的人，於是我不得不將我在南京的幾個舊同事的名字告他了。

「醫生，」我說，「在南京我還有幾個舊同事，他們可以來領我不呢？」

「那有什麼不可以呢？你還是趕快寫信去罷！」

這樣，我寫了一封信給S，請求他即刻前來領我。

信發後的第二天，S便已前來了。我因此被叫了出去。在與S相見的時候，一種羞慚與感激的心，使我對他增加了幾分友情的親熱。我覺得，就使像這一點同情，在人間也是不容易得到的。

在醫院的辦公室中，我具了一張照例的甘結，S爲我寫了一張領字，在現社會所受到的恩惠，又算告了一個結束。

和S攜著手，我出院了。

雖然住院的期間不到十天，雖然隔絕人間也只是這樣短的時間；然而，不知怎樣，在我底心頭，竟像已與牠隔絕了十年八年似的。當我第一步踏出院門的時候，一種歡樂的感覺，真使我恨不得伏身地上，與這樣可愛的土地相吻。天氣又恰是清明，溫和的日光，晒着我底頭上，我覺得一種從未會有過的快樂。

在離院不遠的一塊地方，S便與我分手了。他坐着車子回去，我則因爲愛好這美麗的天氣，不忍讓牠飛快過去，所以我仍在馬路上慢慢地走着，看看那些車馬行人的馳過。

如今我又是囊空如洗了。也好，沒有錢到樂得輕快。存在旅館裏的錢，已儘夠開消旅館費，身邊也除了一隻金戒指外，可說是一無長物了。然而，我并不着急，贏得一天生命，我便要快樂一天，一直到我生命的末日，我不再讓憂傷鑽進我底心頭。

肚子餓了，我想飲酒。在珠寶店裏，以二十二元將手頭的約指賣了，慢步到安樂酒店，叫了一盆醉蟹和一盆雞雜，一斤白干，想要贏得一醉。可是，不知怎樣，我底酒量竟這麼大了。在菜已吃完，肚子已飽的時候，白干雖已吃完了，仍舊不覺得醉意。可是已不想再飲了，在安樂酒店默坐了一會之後，天色已近黃昏，我纔回了眼走出安樂酒店。

像有一種東西在引誘我似地，我從安樂酒店出來後，便一直向夫子廟走去。因爲並沒有帶着特殊的目的，所以我走到靠奇望街郵局的時候，心中便有點茫然，究竟不知道向什麼路走的好。正在這麼猶豫的時候，忽然，在遠處，我看見一個人底影子在向着我招手。開始我還沒有看得清楚那向我招手的究竟是誰，等我走近去一看時，却原來是我心頭早已忘却了的叠樓。她和風樓正站在貢院西街的街口，樣子是像在購辦什麼東西似的。

「啊，原來是你們嗎？好久不見了！你們近來還好嗎？」

「怎麼的，近來老不見您來了呢？難道您已經另外有了人了嗎？」

「那裏話！有什麼人呢？不過近來老找不到機會來吧了。」

「現在肯到我們家裏去玩不呢？許久不會去過了。」

「好的，」我無意思地答應了她，「去玩玩也可以。」

於是我們一同向釣魚巷走去，金樓挽着我底手，彷彿是說不出的親善。我心裏暗暗在想，朋友，我現在已是一個窮光蛋了，你還要與這麼一個窮光蛋要好嗎？然而，我不敢說出口來，我怕她會使我難堪。

金樓底家，仍和以前一樣地安靜，我第一步踏進房門的時候，肉香與粉香立地刺激了我，使我便將她擁抱着了。我忘乎一切地狂吻着她，和她談着許多使人肉麻的話，連自己也不知道，我竟已變得如此放蕩，如此流氓化了。

夜深了，我不肯回去，我到那兒去呢？中央飯店我已經許久沒有去過了，連茶房們恐怕都不認得我了！於是

，我留宿在金樓家中，我給與了她一切，那是我前時不允許給她的。她滿意了，用着嚶嚶的聲音和我說着話，但是我已經被疲倦支配着了，我沒有再和她講話，一直擁抱着天明的時候。

天明了。雀兒的噪聲，使我再睡不着。我起身披了衣衫，離開金樓底家，漫無目的地向戶部街走去。

申靜貞還剛纔起來，頭髮蓬鬆鬆地，尚有幾分睡意。我說，「靜貞，您近來漂亮得多了。」

「誰叫您說這些話？」她半縷半噴地說，「我不喜歡聽這些。但是，我要問您，您近來究竟到那裏去了？我幾次到中央飯店去找您，都不見您底形跡，問茶房，茶房也不知道，最後連房子也搬空了。我滿以為您已瞞着我跑了，誰知您還在這兒呢？」

至此我纔知道房子已經被他們搬空了，這樣更使我不能到中央飯店。我怕他們要我交房錢時，那纔沒有辦法呢。

「怎麼，我並沒有走，我是和一個朋友出外旅行去了。」

「到那兒呢？為什麼事先不通知我，惹得我好盼望！」

「那關什麼要緊？我是因為行期太匆促了，所以來不及告您了的。」

申靜貞居然被我騙過了。她說，「那麼，現在您仍住在中央飯店吧。」

「是的，」我儼有其事似地說，「得空的時候，還望您去玩玩呵！」

申靜貞點了點頭，微笑掛在她底臉上。我們默對了好幾分鐘。

在申靜貞那兒漫無目的地坐了好半天，便約她一同到金陵酒家吃飯。我仍舊喝了不少的酒，那幾乎把她嚇住了的多。然而我仍不會醉，我一樣和她談着各樣的話頭。

從金陵酒家出來之後，我假託回中央飯店，便和申靜貞告別了。帶着一種不知去向何處的心情，我在馬路上狂跑了半天，終於又向金樓家中走去。

在她家裏吃了一頓晚餐，再和她度了獸性生活之一夜，第二天早上起來，覺得再不能不給錢她了。但摸一摸腰包，已只有一張十元的鈔票和幾個雙銀角子。實在有些給不下手。然而，終不能不給，在近中午的時候，我把那張十元的鈔票留在那兒，帶着幾個銀角子，寒酸地走了出來。

這一晚上，我不敢再到金樓家中去了。身上既沒有開旅館的錢，便只好在馬路上奔跑度夜。

黑夜既殘，晨光已露，我伴着清晨的微風，對着殘月下的稀疏的柳影，作着莫鳴的嘆息。

三〇

最後的日子終於到來了。這饑寒交迫冷酷無情的生活使我再忍受不住。而且人間對我已再沒有了希冀，我還生活着作什麼呢？

我借着燕子嘔頭那高的木槿，備着一枝半截的鉛筆，在料峭的寒風之中。給申靜貞寫着最後的一封信。

煩第一位見到此信的義士仁人，將此信交戶部街南方飯店十五號

申靜貞女士鑒：

整個的世界都為寒冷佔去了。在此凜冽的北風刺骨的時候，一向懶於寫信的我，突然地寫這樣一封長信，而且是吐露真情的信給您，恐怕不是您預想的吧！真的，我自己也這麼覺得，若不是此後我將再沒有向您吐露我底真情的機會了的時候，我也許不致特別打起精神來，在這樣冷

極的天氣中，給您寫這樣一封信的！

而且，我這封信究竟在那兒寫的，恐怕更非您所想得到吧？在您底原始的心中，也許還以為我現在正在中央飯店，在溫暖的汽爐底下，在門窗緊閉的暖室之中，用着那美麗的金光鏡着的自來鉛筆在給您寫這封信吧！至少，如果我告訴您，說我現在正坐在四面寒風刺骨，一望杳無邊際，浪打沙灘伴着幾片落葉的聲音，助起這景色的淒涼的燕子磯頭的木棧上用着這半枝鉛筆，在給您寫這封信，您是決不會相信的。

然而，事實却是千真萬確的，我現在正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不惟現在，幾天以前，我便沒有一個適當的歸宿，而只好在馬路上漂流以度日度夜。實際上，上次我去看您的時候，我已再不敢回中央飯店，因為我恐怕他們逼着我要房錢哩。然而，那時候我不敢告您，我不願告您，因此，我對您說，我仍住在中央飯店，其實，我是實在沒有地方可走，纔到您那兒去的。

您也許要懷疑，因而質問我為什麼要欺騙您的。到現在我纔不得不告訴您，我之欺騙，決不自今日始，自從我們結婚以來，我就在欺騙着您了。您該還記得吧，您第一次給我寫信的時候，我是用着怎樣冷靜的面孔回覆您；在

我離去且省而到K縣的時候，我是怎樣隱瞞着您；在逃出K縣而漂泊到上海與南京的時候，我用怎樣冷靜的態度對您。

當然，我並不是一個沒有情感的青年，我底情感也許比旁人的更要深刻，假如我底深刻的情感沒有被殺死，我們便有機會見面時，您當不致受我底欺騙，而能獲得您想從我身上獲得的吧！無如我們相見的時候，我底靈魂已被一個女人殺死了，這纔是我底不幸，也是您底不幸！

您該還記得吧！在您與我通信時，我不是忽然從冷靜的態度變為熱烈的態度嗎？其實，我對您的欺騙，是在那時候便開始了。我想，我為什麼不能用那種女人會欺騙過我的手段，以欺騙愛我的女人呢？於是您，在我這種想念之下，便不得不成為女人中的贖罪的羔羊了。

在日省會的時候，我們曾作過各種奢華的舉動，我們曾上過遊藝場，入過電影院，進過咖啡館，您以為我是用着怎樣一種心情在對待您呢？您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我是在玩弄您吧！然而，請不要見氣，我實在是那樣的。

您該還記得吧！在南京時，我們曾上雨花臺遊過，您知道我約您遊雨花臺用的是怎樣的心情嗎？我是要借着您

以憑吊我和曾經踐踏過我底女人曾作過的「遺跡」哩！那時候，我不是曾使您非常難堪嗎？實際上並不是我有意給您難堪，是過去的心情促動了我，使我抑制不住我心頭的悲哀，而作出種種使您難堪的舉動的。

凡此不過舉其犖犖大者，其餘我對您的一切，莫不是虛與委蛇，或則是欺騙，或則是玩弄，或竟是無所用心所作出來的。

您也許要罵我殘忍吧！是的，我願意虛心接受；但是，在您罵我之先，您先要罵一罵人性之根本的卑劣。我不是受了這卑劣的人性的教訓，我底純淨的天真是決不會陷於如此刻毒的。我爲要踐踏人類，不得不踐踏您，爲了要對人類復仇，我不得不拉着您作爲我對人類復仇的犧牲。我對您個人是絕對沒有什麼仇恨，因而不能說什麼報復的話，這點是應請您了解的。

我請您不要悲傷您底遭遇，更不要憤恨我底行動。因爲這些都是從人性之卑劣產生下的結局，也可說是現在社會制度下的惡果。關於這事實的詳情，我會用雜記體記成一個小冊子，現已寄到上海的朋友彭子蘊君手中去了。假如您要看看的話，無妨寫信去向他索來。而且，萬一子蘊君能替我發表出來的時候，您當更有見到牠的機會。

現在，我已囊空如洗，無法再生活下去；而且以前曾經踐踏過我的女人，也已經受過了我底教訓，受過了社會底教訓，她現在已經是逃跑了，失蹤了。我對於人類的使命雖然不曾盡過，然而，對於人性的報復，總算是在事實上給過了。

爲了眼前生活的恐慌，爲了完成我對於那踐踏過我的女人——席斯蒂——的最後的愛，爲了對您底真情的酬報（假如您對我真是真情的話），我已將於二十分鐘後與這冷酷的人寰告別了。當您明天從報紙上看到「燕子磯頭的自殺案」的消息的時候，您當能知道這自殺者便是我，便是您曾經愛過的人。那時候，這封信也許已由第一個見到此信的義士仁人交到您底手中了。

我以十二萬分的熱忱，請您不要爲我悲傷，也不必爲我憤怒。您應該用科學家的冷靜的腦筋，去分析這一切行動產生的原因何在，庶幾不致陷於盲目的悲傷或是鄙視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絕筆。

尾聲

子蘊，我底摯友：——

當您收到我這一束稿件的時候，我底骨肉也許已入了魚腹，也許已被人撈起，埋葬在無主的孤墳堆中了。當您聽到這一個消息的時候，也許在您心頭要引起幾個寒噤，也許您要為我滴下幾滴熱淚，可是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我底一切的經過，只有您能夠了解，因為我底過去，您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爲了生活的不安，爲了靈魂的委曲，而至於走上自殺之途的事實，我們幾乎天天在報紙上可以看到。但是，我底自殺，却是多方面的。生活的不安，自然是緣因之一，然而，我底生活也曾有過可以安定的時候；靈魂的委曲，自然也是原因之一，然而，我底靈魂在表面上應該可以伸張伸張了。但是，朋友！世界上的事情決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如果可以生活，我爲甚麼不讓我自己生活？我如果不可以伸張，我爲甚麼不讓我自己伸張？至於其所以不能生活與不能伸張的原因，便要請您從這小冊子中去尋找了。

從這個小冊子中，您當可以看到，在席斯蒂底絕筆書中，她是如何將我和她兩個人底責任一同加在我底身上。如果我還有力量的話，我原應該毫不遲疑地將這種責任擔起來？況且，現在，暴日寇邊，東北早非我有，我原可以站在公理正義，爲人類爲社會的立場，挺起腰子來，去

作一番有意義的抗爭。這樣，在我底生命途中，即使不會增加幾許成績，然而至少，可以贏得一個爲國家社會而死的空名，也不致如現在一般，死而爲人所唾棄了。

但是，朋友，在從牢獄式的神經病院出來之後，我底身體已弱得不堪了，而最後兩晚的獸性生活的發作，說不定我已感染了梅毒，我已再立不起這樣大的志向了。而且，就使我有健全的身體，有了健全的志願，然而，我現在已窮到連飯都沒有吃了，房子也沒有住了，我又有什麼法子奔到數千里外的東北去，我又有什麼法子實現我底志願呢？萬萬千，自告奮勇，想到東北去的青年，他們可有法子實現他們底志願？想要求政府一個火車的地位，更不可能，更不要說是旁的援助了。好友，中國社會是一個垂死的社會；中國政府是一個垂死的政府，民衆們在這種垂死的社會與政府之下，除開委曲以死而外，是沒有旁的出路的。說至此，對於我底自殺，算又得到一番新的解釋了，好友，您會將我這種死前的覺悟，認爲一種自圓其說的飾詞不呢？——雖然半生灰色的我，原沒有作這種解釋的必要。

也好，您常常在告稿子的飢荒，以前我因爲心靈的刺痛，未能替您解決這飢荒之一部。現在，這些東西，雖然

沒有價值，如果您以為還有修改的可能性的話，那當可以充實您底刊物之一部分了。——這算是我在死前給您的一點微小的貢獻。

——B，十二月二十四日絕筆。

編者附言

B君是我底至深的好友，在他底靈魂中，有一種其他的人沒有的原素。因此，他底自殺，是我們意料，也不是我們意料的事，而我們覺得可以悲傷，也可以自解了。

他是一個對革命幻滅進而對人生幻滅的人，因此，他

本三刊月號要目

關於蕭伯納來華	天	嚴
論蕭伯納的戲劇	天	嚴
女神	天	嚴
詩之藝術	天	嚴
古墟的月色	笑	空
貢獻	笑	空
詩兩首	笑	空
郵件保管處(埃及Mahmoud Bey Tanyur)	笑	空
理想主義與藝術(續)	笑	空
灰色牛(十三—十六)	胡	金
小品二篇	胡	金
鄭重而重複的聲明	李	冰
文壇消息	李	冰

本四刊月號要目

吞蠟	陶	定
表現主義文學的攝影	陶	定
銷磨	陶	定
殘秋夜話	陶	定
論詞的解放運動	陶	定
醉漢	陶	定
德國現代小說的諸傾向	陶	定
詩三首	陶	定
敗北	陶	定
雪中	陶	定
小品五篇	陶	定
灰色與一灰色牛	陶	定
讀者營盤五篇	陶	定
前哨二篇	陶	定
灰色牛(一七—二一)	陶	定

底自殺，並不是他簡單的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的社會與人性的問題。爲了這，也是爲了紀念這一個特殊的時代犧牲者，我們終遵照了他底遺言，而將這一個小冊子發表了。我們對讀者有一個熱望：就是要離開B底個人而從整個的社會與人性的立場去讀這一部書，庶幾B底靈魂，纔有真實的被人了解的一日，否則，將如他自己所預言的，真須被人唾爲個人主義的作品不行了。

編者謹識。

(完)

吞
嚥
(續)

陶定國

一四

肚裏滿裝着鬱憤，麻木的彳亍前行。

肩上來了一陣酸痛，木然的拖着扁担倚靠在一家人門牆邊，腦昏，心木，渺茫的天空，忙碌的行人。

「呸！你這東西，幹嗎弄些髒不掃。」

麻木的腦袋上「咚」的一聲吃了一棍子，清醒了。

他昏漲的腦袋被這一下敲清醒了，同時從肚裏冒上一古怒火；提起赤紅的眼球，見到一個怒目的黃狼——警察，歪着帽，手裏高舉着黑白棍，似正要向他腦袋來個第二下，他見那凶怒的木棍又要落下，急忙的讓開了身。

「作甚麼？」

「媽的！甚麼？你敢是瞎了眼？」

那警察用黑白棍指着地上一堆餘下的柴葉。

「咳！敢是你瞎了眼？」

「嘿！你這狗種罵誰？」

那警察提起黑白棍又照準他的腦袋揮來；但他敏捷地讓開了！那警察吃了一個空險些栽個筋斗，當然，這更加了他的邪氣。立定了脚跟又來找順子。

這時巷子裏已擠滿了優閒的人們，但因見到一個鄉耆賣柴的居然和城裏威武的警察在爭罵，所以每個人都放出了驚異的眼光。

「媽的！你往那跑……」

那警察拖着棍子來揮順子，但是太笨牛了，非特不能捉着順子的衣袖，簡直像驢擦磨的跟着順子屁股轉圈子。

「哈哈……」

四圍的肉臉裏發出一陣狂笑，於是把那搥磨的警察笑紅了臉，當然，這是顯示着他肚裏又沖上來一陣羞怒火焰。

「甚麼事？甚麼事？大家好說……」

這時人叢裏擠出了兩位老頭兒，闖進這磨場抱緊了那警察。

「嘿！這狗種！弄些髒在地上不掃還罵人……」

那警察向那老頭兒表白他行施權威的理由。

「哈哈！諸位：敢是誰看到我餘下了這柴葉？我的柴早賣完吶，走過這兒因為疲乏所以靠着休息會兒，誰知這瘋狗竟跑來突然咬了我兩記腦袋——用他的哭表捧；說我餘下了髒不掃，有礙衛生；諸位！這可是怪事？慢說這髒不是我餘下的，難不成賣柴的都得要帶着掃帚掃髒？哈哈！欺人！欺人！……」

「好好！別說了……」

老頭子急慌的排解。

「噢！你這狗還在罵人！欺人？我今天就欺了你這狗吧！」

的確！這真是出乎那黃狼警察意料之外的，這鄉老賣柴的竟這麼強硬，這是他從來未見的啊？爲要使出他的威風，黑白棍又在他手裏舞了起來。

他倆在中心揪作一團，解和的老頭子不料竟肩頭上吃了那警察一棍，祇有抱頭擠同人叢裏去了。

那警察的武器已失了效力，被順子一手握着緊緊的再

也別想抽回去，祇是用着死力，臉露出紅筋死力的拖，並且想運他半夜裏就起身死工學來的「角力」掃順子一腿；可是他腿還沒舉起，早被順子伸起有力的手臂捉着他的小腿掀起來頭地腳天的摔到牆角裏去。

在雷樣的狂笑聲裏，那警察已忍痛的爬了起來，這的確更使他難堪了，事實上向日紙糊的威風已被順子一掃無餘。「竟在這鄉土老手裏搗台嗎？」他肚裏在暗暗的說，臉更赤得像豬肺。

「好！你這狗……」

「嗚嗚……嗚……嗚……」

那警察從口袋裏掏出一只哨子一陣狂吹。

四圍擠緊的肉牆鬆了些。當然，這場武劇至少要鬧得頭破血流——照情勢上看起來；胆小的人已跑開了，並且誰都爲場中的鄉土老——順子危險。

「哈哈……你這沒用祇吃飯的狗！叫人嗎？……」

這時肉牆外面起了一陣急速的跑步，隨即人叢裏就擠進三個黃狼。

「來！弟兄們，上，撲這狗，撲死還不識相的狗……」

那警察擠在牆角裏摸着屁股叫。

「好！來，你們這羣狗，魔鬼的走狗！吃有勢人的屁，欺壓窮人；可是你們自己得想想呵！你們是什麼？好！來吧，讓我來完結你的命，免得活受了……」

順子提起了扁担等待。

「媽的！上，揍死他……」

一聲呼嘯，三個人蜂擁的上來了；於是「咚咚」，「劈拍」，沉重的拳頭聲，扁担和肉相擊的清脆聲，「打打」的呼聲充滿了這條小巷。

當然，他們滿以為三個人足夠對付，誰料事實竟相反了；三個人非特無法把他圍困，並且每個人的肩頭，胸脯大腿都會吃到像鐵樣的扁担。

「打呵，打呵，打死這走狗，……」

順子像一匹鬥紅眼的牛，祇是在中間揮舞着扁擔，流星似的着到他們身上；他不知甚麼，祇覺他手裏的扁擔着了一記，胸中的積鬱就去了許多，他毅力蒙住了理智，像在黑暗的深窖裏，呼喊，擊鬥，要把勢利的山麓震倒，要把麻木的海面激起怒濤，喚起已死的靈魂，創造一綫的光明，爲人羣，世界。

他失了理智的將扁擔揮舞，四周的人們却在助威的吶喊，這是表示他們內心的暢快。

「呵！呵！」

三個裏倒了一個。

「住手吧！住手吧！」

在這危急的環境中，人羣裏終於擠出七八個人們不顧一切的闖進這決鬥場，六個人去阻攔着警察，兩個人拖住了順子的扁担。

「不行，非打死這狗……」

兩個警察還在虎假的凶猛。

「朋友！夠了！」

兩個同情於順子的向他解說。

「什麼？「夠」？我還沒打死他們呵？我要打死魔鬼的走狗。」

「朋友！不行呢，他們已傷了兩個，你理不已可要「吃虧」呢！走吧！朋友！」

這「吃虧」兩個字似乎促醒了他的理智，但他還在嗚呼。

「不行呵！我要打死魔鬼……」

「站着！別放這狗種跑掉！」

那邊顛播的警察也在掙扎，呼喊，但給許多人的腕臂緊圍着了；這裏，順子已被幾個同命的朋友——苦力拖曳

的離開這門場。

「不行呵！非把這狗種帶進屋子裏去！」

那警察見順子已離了人羣，在羞憤的跳奔；但順子已被人羣圍籠的走得很遠。

「痛快！這狗該打……！」

老遠的傳來這一句。

一五

太陽已爬到正中，順子媳婦的臉更現着愁容。是的，這怎得不使他懷疑呢？每天太陽剛到草堆的時候順子就回來了，可是今天呢？她在望，倚着門，望着渺茫的村路；前面有一個肩着扁担的人影屢進她眼簾，臉上就泛一絲希望的笑，但，近了，近了，肩扁擔的人又從她身旁走過，希望的笑又從她臉上消失了。

「順子回來嗎？」

王老太在裏面問。

「唔！恐怕在路上吧！」

「媽！爹呢？怎還不買玉米來？」

「來呢，就來呢！買玉米羹給你吃。」

龍子捧着衣袖哭，這更增加她內心的憂急。

「媽！餓呀！吃。」

「乖！媽就煮了，看：那狗在打架呵！」

「唔！狗打架，好看呵！」

龍子望着那裏滾咬着的狗又歡欣起來。

太陽從正中又跑到偏西了，龍子又吵着要吃。

空洞的鍋，老婆的呻吟，龍子的饑哭，這些，像箭似的連續射向她心底——創痛；由創痛又映到白髮的老公——淚流。

「媽！爹回來呢……！」

龍子自門外欣躍的跳進來。

順子真的回來了，帶着蒼白的臉。

「媽！羹……羹……！」

龍子拖着扁担上的布袋。

「唔……羹……！」

順子媳婦把布袋提到灶被裏去，於是龍子很安靜的又跑出門外去。

「吃飯哪！」

「……不吃……！」

「怎麼呵？是吃了力……！」

她望着順子灰白的臉，層層的疑慮向她心底突擊。

「呀！這……血……血！天呀！是誰……」

順子腿上的血映入她眼簾，像針芒刺破了她的心，驚慌，慘抖的呼喊。

「誰呀！誰跌破了？……」

王老太在牀上也驚慌的問。

「不……沒有……沒有誰跌破呵……」

順子媳婦又悲哀的去安慰老婆。

她取出一塊布，抓了一把香灰，灣下腰，一手就向杯口大的傷口上按去；但血又浸紅了按上的香灰；她又抓上一把，按，按，但她的手心又感到潮濕；香灰一把一把的按，血仍像水的湧流；她像受了槍彈的小鳥，顧不得什麼了，將瓦爐裏所有的香灰向他傷血的腿上直倒，隨即用布去包紮，然而，布還未紮妥，鮮紅的血已透過布面，滴到脚蹠。

「天呀！還是誰……誰作的事呀？是……是吵架的……吧？……」

像一只鳥撫慰她受傷的孩子。

「吵架？我爲甚麼要吵架？鬼咬的，魔鬼咬的呵！」

「鬼？你……說……睡醒吧……」

順子的狂然神氣使她更加驚慌，最低限度，她是懷疑

他有些昏迷。

「鬼呀！小鬼，吃人的鬼，吸血的鬼，嚼骨頭的鬼……」

……

「順哥：上山嗎？」

朱興在門外叫喚。

「呀！怎……怎麼吶？順哥！」

順子腿上的血跡提起了朱興的驚疑。

「有甚麼「怎麼」呵？「窮人」——「魔鬼」噬的！」

「「魔鬼」？」

「是的！魔鬼，……」

順子將流血的事體說了。

「好！順哥，打死他們，那狗，流血是不要緊的，……可是，打死他們也沒用的，我們還要打死那狗的主人，打倒狗主人的座位，順哥，你……很好，可是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我們要大家的力量，打死那班吃人的東西！順哥，你歇歇罷，準有我們的……」

碰的一聲，桌子吃了朱興有力的一拳頭。

「走……山上去！」

順子站起身，伸了伸臂膊，似乎有點酸。

「不能呵！你……沒吃飯，腿又……血……」

順子媳婦哀憐的阻攔他。

「不能？得吃飯呀！」

「順哥！我看，你，……你還是歇歇吧！」

朱興看他布包的屜。

「咳！你不說「幹」嗎？這算什麼？痛快呢。……」

他昂然的從屋角裏抬起斧頭，扁擔又提上肩。

「龍子的爺！不……不能啲……」

她希冀抓住她的丈夫，但他已敏捷而毅然的跨出大

門。

赤陽高高的掛着，樹枝折斷的劈拍聲，和叮咚的斧頭聲充滿了整個綠山。

順子，和朱興各人分開砍伐着一顆樹。

沒有叫囂和喧嚷，因為每個人都在致力尋覓他們的麵

包。

血雖在順子的腿上流，但他的斧頭仍不斷的起落。

「唔！……」

臂膊來了一陣刺激的酸痛，斧頭已無力再舉起。

他靠着樹幹閉上了眼，突的在旁侵來了老爹顫抖的語

音——「你要幹，用你的「力」，「血」，和「身體」養

活你嗎……」

「呵！「幹」，「幹」，……」

他驚醒的睜開了眼，斧頭又起落的砍伐，用他所有的

力。

「啊啲！……」

突的腿上和臂膊同時沖上來一陣電力般的疼痛，眼前

一黑，斧頭從他手裏落下，昏迷的倒下了。

「不好！順哥！你……受了傷嗎？順哥！順哥！」

旁邊的朱興丟了斧頭奔過來將他從地上抱起了半個身

子。

「順哥！順哥！……」

他細微的睜開了眼皮。

「受了傷嗎？」

他也祇微微的搖了搖頭。

「唉！我說你要歇歇呀？順哥！」

「那裏痛嗎？」

微睜着眼皮，他雖然想輕輕的搖一搖頭已無力了。

「朋友！兄弟們！兄弟們！……」

朱興驚慌的向四山裏叫，但斧頭的沉重聲遮蓋着他的

呼聲，不能得到一些反應。

他叫了一會仍不見有人來，於是祇得把順子的身體從

復放輪在地上，爬起身，穿過樹林；一會，北村的阿貴和幾個鄰人都慌忙的跑來。

順子蒼白的臉，受着殘餘的日光被扶下山去。

一六

順子媳婦在草坪裏洗衣服，突然的門外一陣喧嚷，祇見朱興和一些鄰人抬進一個人來；當她看清了那被抬的人是她的丈夫——順子，靈魂便已離開了她軀殼。

「嫂子！快……快整理牀……」

朱興歪過汗赤的臉向她叫。她祇麻木的超過人羣奔向房裏去。

順子被安置在牀上，蒼白的臉，顫動的嘴唇——刺入了她的心底，壓出了辛酸的淚。

順子腿上的傷口擴大了，血也像水樣的湧流；當然，這是因了斧頭的擗動。

「呀！這血……興……興哥，他……他是怎麼的啊？」

「他……他突然的倒了下來……」

「突然的？……」

「什麼事呀！媳婦……」

王老太被這喧嘩的呼聲從辛酸的夢裏驚醒過來！

「太太！爹……爹撞壞了……血……」

龍子嚇慌的跑到老太牀前。

「啊！誰……興哥！順子撞了嗎？」

王老太張舞着兩隻枯手，向進來的朱興驚問。

「不！不，不過跌了一跟頭……」

「跌了？跌壞了？！我……我要看他……」

王老太使盡了餘力掀開被頭就要下牀。

「不……不要緊呵！你睡……你不能受風！」

朱興驚慌的按着她。

「真的不要緊嗎？」

「真的，真的不要緊！」

已近半點鐘了，順子還是蒼白的臉，短促的呼吸。

「龍子的爹！順哥！你……你說話呵！說話呵……」

她驚哭了起來，伏在牀上，搖換着順子沒知覺的手臂。

「嫂子！你……你不能這樣呵！你當給他靜養一會，

還……還要顧及你睡在牀上的老媽呵……」

朱興這樣勸解，但淚水已浸濕了眼角。

大地已罩上了一層黑幕，呼呼的風在怒吼；這小屋裏，豆樣的燈光下，壓置着深層的淒淡雲幕。

順子已能睜開眼皮，但整個的身子却毫沒一點力。

「興哥！你們諸位請回去吧！勞你們諸位的幫忙；但，但我竟不能留請你們吃頓晚飯……」

「唔……這……這不必客氣的，不過，最要緊的還是請個先生來看看呢！」

「呵！請先生，可是……可是這麼晚了，城裏的先生誰又肯下鄉呢？」

她望了望籠黑的大地愜然的說。

「唔……那麼……那麼……你也不必憂急……唉！」誰都不能說出一句安慰的話，黯然的走了出去。

「興哥！你也回去吧！」

「不，我等一會呢！」

屋角裏沉默着的朱興搖搖頭。

「媽！飯呀！」

籠子捧着她媽的衣袖，他那弱小的心靈呵，那知道不幸的降臨。

「唉！我……我明早來進城請醫生吧！」

順子的妻站起身走向牀邊注視着昏迷的順子，額上映出幾條深痕。

「嫂子！你不能急呵！你……你還得担心老太……」

朱興在出了門的當兒又轉過頭來叮囑。

茫茫的長夜，層層的悽雲，怒吼的風裏，透露出輾轉的呻吟。

天還在暗然，朱興已憂急的跑來。

「我……我進城去了！」

「呵！……」

她深覺在這伶仃孤苦之中，竟得到這樣一個同情熱力的人，淚又不覺咽着了喉管。

天亮了，隔壁的黃老頭子，錢老太也都跑過來。

「哎喲！」順子突然的一聲慘叫。

「怎……怎麼……啊呀！」

順子媳婦在牀邊也一聲驚叫，握着順子臂膊的手笑的縮了回來。這時，屋子裏的人都圍籠在牀邊。

「天呀！這……」

她發見了順子臂膊上的青腫，胸肺，大腿，全身的青腫，大家都木然，屋子裏反趨於沉寂。

這時門外搖盪着一個人影——王老太。

「媽呀！你……」

大家看到將要傾仆的王老太，都趕上來扶攏她，但她却使出一古力將他們推開，直搶到牀前。

她擱着腰，注視着躺在牀上，緊閉着眼的兒子，同時也看清了兒子全身凸然的青腫。

「好！你……你們說我，說我……不要緊，是嗎？」
她坐在牀邊顫抖的，氣喘的。

「媽！是……是不要緊的，醫生……就要來了！」

「老太！你還去歇歇吧！」

大家都來攙挽着她。

「不，我不要睡，我要和兒子一塊兒睡……」

王老太緊握着他的兒子青腫的臂膊。

「不……你還是去睡，好讓他安息呵……」

「不呵！我要看守我的兒子，你們會害他的，會害他的……老頭子已被你們害，還要害我兒子嗎……」

王老太像瘋了，在擁簇着她的人羣裏跳，跳，但終於

被大家強力的送回房，安置在牀上。

醫生來了，後面跟着汗流的朱興。

屋裏的人都靜默着，期待着醫生對人的宣判。

當醫生完畢了手續站起身，大家都圍攏了來。

「先生！你看他……」

「……」

她憂急的詢問，但答覆祇是搖頭；同時，在醫生的搖

頭之下大家的臉上却罩上一層灰白。

「究……究得要緊不……」

「唔……他受的内傷太重了，所以全身青腫，這病……」

……

醫生說到這裏却吞吐着，一面在整理他的醫包。

「那麼請先生開個藥方吧……」

「……他的腫是沒有藥可以消治的，同時，也就是他這個病無藥可醫……」

醫生提起醫包就向外走。

「先生，先生，無論如何要請開個方子呵……」

她緊抱着醫生的臂膊，同時，脚已彎曲到地上。

終於醫生勉強的寫了一個方子，這是救命的吧？！

隨即，朱興就拿藥方去進城抓藥。

牆壁，人，都罩上一層失望的雲幕。

「媳婦！順子的病……醫生怎麼說呵？」

王老太在後房裏問。

「媽！不要緊，醫生說就會好的！」

她眼角裏壓出兩滴酸淚。

昨夜的风還沒回家，仍在大地狂嘯。

她撫摸着丈夫鬆軟的肌膚，淚無掣制的直流。

「爹！吃玉米？」

龍子捧碗玉米搖喚牀上的爹，他——順子，似乎清醒了些，睜開眼皮，看到流淚的妻子，飢餓的兒子，還有，許多憂容的鄰人，他茫然；一陣劇痛，帶來幾聲慘叫。

朱興提着藥包回來了。

「哦！藥錢，還有醫生的診金誰付的啊？」

手裏的藥包提醒了她的昏迷。

「你別問啦！……快煎藥去。」

朱興爽然的回答。

藥煎好了，倒，倒，一碗黑水；小心的，一匙，一匙，向他丈夫蒼白的嘴唇裏灌。呵！這是救命的瓊漿吧？！

一七

三天，四天，五天，順子全身鬆軟肌膚再也不見恢復像以前的結實，顯示着一天一天的沉重，昏迷；也沒有代價去請醫生，不，醫生誰也不願來診視這無望的病人。

順子房裏終日夜的沉靜，但木板那邊的王老太却日夜的呻吟不已，加之龍子不時的哭嚷，可憐的她，淚痕無時不在她枯瘦的面龐上展現。

順子是病了，也就是「飯」沒人去找了；所以她祇得

代替了順子每天提籃鬻子去城裏賣；雖然她一分鐘，一秒鐘都不願離這家，但「生」之神却狡猾的鞭驅着她。

她每天很早的就空着籃子回來了！爲了丈夫，老婆的病，「利」是不能佔據她的心靈。

朱興每天都很早的就來了，看護順子和王老太的茶水。

死神已飛翔在順子的軀殼上，他已跨進了死亡線；現在，不過祇是苟延着。

「興哥！看來他的病是難有……生望……了……」
淚水咽住了她的喉管。

「唔！不……不見得吧！」

「興哥！如果真不幸他……剩下我娘兒，病的老婆，獄裏的老公，是……我想，也祇有跟隨他去……死……」

「……不……」

朱興雖然想說一句解慰的話，但肚裏終尋不出來。

「天呀！可憐我們窮人吧！」

她淚湧的祈禱着蒼茫的天空。

天又昏暗起來，微弱的燈光搖動着壁上的人影。

「打呀！」

牀上一聲慘叫，突破了深層的愁雲，搏動了每個人的

心絃。

「順哥……順……」

「打呀！打死魔鬼，魔鬼搶了我的飯，吞了我的身體，我不能放過牠，追呀！大家來追，打死魔鬼，打死吃人的魔鬼……」

順子突的像瘋了的，張舞著臂膊，忘却了苦痛的從被裏直跳了起來。

「順哥！你別這樣呵……你……」

「爲甚麼？我要打死魔鬼，你爲甚麼攔着我，別讓牠跑了……」

順子凸露出臟子，失了理智的打開了朱興的手。

這時屋子裏的人誰都驚呆了，她更木然的老遠的站着，澀鈍的望着。

「魔鬼已給打死了！順哥……」

「打死了？那裏？我要吃牠的肉吃牠的肉呀……」

他高舉着青腫的臂膊，想擺擺着一件東西的。

「在……外面呢……」

「外面？呵：痛快！但是還有呵，還有更大的魔鬼呢！還有更大的魔鬼呢，打呀！去把牠們完全打死，呵！你這懦弱的東西……」

吧！

經了這劇烈的狂放，他又木然的倒了下去，是疲乏了

順子是安靜下去了，但她却似失了魂的還在麻木的呆

吧。

夜深了，斷續的犬吠，帶來了慘然的恐怖。

朱興還在陪伴着，籠子在長櫓上已入了睡鄉。

「瘦子！你去睡一會吧！」

朱興向五夜不會休息，坐在牀沿上打着盹的她說，但她祇努力的睜開眼皮搖搖頭。

一切都沉寂着，但木板那邊祇不斷的輾轉呻吟。

「打呀！……哎喲！魔鬼要吞我了，要吞我了……」

順子一聲慘叫後就在牀上滾了起來，這邊滾到那邊，慘叫，似全身刺着如劍牙的，愈滾，呼聲也愈高。

「打呀！吃人的魔鬼……」

最後身子向上一來，像猿啼的一聲，就倒下去安靜了。

她恐懼的走向前去。

「順哥！呵……」

她的手剛觸了他的胸脯就驚退下來。

「順哥！順哥……天呀……」

她隨又恐懼的呼喚，但終於伏在順子的身上號哭了起來。

她的號哭又驚醒了木板那邊的王老太，顫抖的攙了過來；龍子，也從睡鄉中茫然的爬起。

當她看清了她兒子無語蒼白的靜躺着，她也無淚的乾叫了起來，龍子更驚恐的在牀邊呼爹叫媽。朱興却在屋角裏流淚。

悽慘的呼號驚動了大地；驚醒了睡鳥，引起了犬吠。

在這樣的情況下，顯示着牀上的順子已完結呀！

從深夜一直到天亮，屋裏的哭聲並沒有停歇，鄰人都都被哭聲驚醒了來。

「天呀！老頭子還在牢裏受苦，怎麼又把我的兒子收去了！沒眼睛的天呀！把我這老骨頭也收去了吧！……」

「唉！老太，這是命裏註定的，誰也挽回不來，又有誰能料到這樣的事呢！老太；往開裏想吧；還有你的孫兒，媳婦，老頭子……」

「我不要活了啊；這個日子活着也是受罪，死了倒安樂，兒子呀！帶了我去吧！」

「天呀！你剩下我來活受啊；有病的老婆，牢裏的老公你都不問了嗎？還有你三歲的兒，叫我們怎麼受呀！苦

命的人呵……」

這悽慘的哭聲，壓出了人們的淚，愁飛了樹上的鳥，嗚咽了河裏的水，暗淡了天空的雲。

由朱興和大家村子上人們的集力，從城裏弄得來一口薄皮棺材，在傍晚的時候入了殮，順子媳婦幾次的爬進棺材裏被拖了出來，王老太也是哭嚷要跟隨兒子去；可憐的龍子呵，祇緊握着他爹——順子的手不肯放鬆，直到棺材合了蓋。

第三天早晨就抬到綠山去埋葬。

「順哥，你安然的長睡吧，我準和你報仇，準有我們的日子；」當順子的屍體放進黃土時，朱興含着淚對屍體說。

從此，家裏不見王老爹，更少了個亦不再見的順子。

自從順子死了後，順子媳婦幾次要上吊跟蹤他丈夫去，但一聽到呻吟重病的老婆，牢裏白髮枯瘦的老爹，和孤伶無依的兒子；就會把頸項裏的布帶鬆了開來。

爲了「生」，還是每天提籃攤子進城賣，回來後，爲了安慰老婆的重創的心，祇有收斂起淚痕精動的服侍，總希冀着老婆的病快點好，那麼還可以輕了擔子。



德國學術界之法西斯蒂化

德國自希特勒執政後，不特政治上是法西斯蒂化，即文化上亦已如此，聞近來學生界有抵抗「非日爾曼精神」委員會之組織即其明證。該會列有一黑表冊，凡姓名列入其中之著作家，其著作均將禁止在德國發行，計有社會主義領袖馬克思，倍倍爾，拉薩爾，慈懷葛，考茨基，列寧，李卜克內西，拉德諾，恩格斯，溫特維爾，德國文學家湯麥斯曼，福爾斯德，亨利寶滿，雷馬克；法國文學家巴比塞；以及德國歷史家呂多維克諸人在內。同時，普魯士藝術學會詩學組亦有肅清與改組運動，凡平日傾向自由和

平或急進主義之作家，與認為代表猶太文化之作家，皆勒令辭職，如曼恩，華塞曼，威爾斐，凱塞等是；反之，平日以過分民族主義而不獲入選之作家，均補入為會員。聞各國作家對於此種現象均將起而反對云。（波）

一九三二年霍桑屯獎金之獲得者

一九三二年英國霍桑屯文學獎金之獲得者為「泉水」(Fountain)之作者查理·摩爾根(Charles Morgan)，聞此項文學獎金每年一次，授與年在四十一歲以下之去年最好的文學作品之作者云。（波）

高爾基編輯之雜誌

蘇聯老作家高爾基現編輯一雜誌(Beyond The Frontier "Za Rubezhon")，內所載文章，係專門關於國外的政治，產業，文化，生活，論文，及小說等。（波）

諾哀伊逝世

法國女詩人諾哀伊夫人於四月三十日逝世，其著作譯成華文者有楊潤餘，夏憲以合譯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小說『鏡面』一種云。（波）

『五年間的戲劇集』

Plays of a Half-

Decade 出版

英國近來出版一個戲劇集名“Plays of a Half-Decade”內包含“Journey's End”“The Lady with a Lamp”，“Many Waters”等十一篇，聞皆當代劇壇名作云。（平）

介紹幾部消夏的名著

最近在寂寞的世界文壇上，有二三部名著問世，特為介紹，以為消夏之讀物：Mr. Sapper 的“Knock-out”，是一部別具隻眼暴露兩性間的暗礁之作，在人慾橫流的現在，到是一部青年應讀之書。還有一部“Love Calling” By Maurice Dekobra 也是一部描寫兩性的文藝作物。此二書在海上海各英文書店均有出售，開價值亦不甚昂貴云。

（平）

『民間文藝』出版

上海持志大學學生長沮等，最近邀集友人十餘，組織一民間文藝社，出版『民間文藝』月刊，創刊號已於五月一日出版，內容分為理論，詩歌，小說，戲劇，『有關必錄』，『茶餘酒後』等欄，執筆者有長沮，桀溺，惠風，何為等人，其創作態度，則表示於卷首一偈，『我們呼喚出我們的靈魂，我們呼喚出人們的同情，我們不到民間去說教，我們是從民間來歌唱』，該刊通訊處，為本埠卡路八十六號云。（斐）

盧葆華創辦刊物

文藝作家盧葆華女士，最近主辦一『創作與批評』半月刊，於五月一日開始出版，現已出至第三期，內容多為登載盧女士之詩詞，隨感，各種短篇創作及文藝批評，通訊處為杭州仁和路四號。（斐）

別有懷抱之『文藝漫談會』

曾今可自提倡其「詞的解放運動」後，備受各方攻擊，曾於此屢有反攻之意，惟以學力淺薄，未敢擅動。近已拉攏張資平，張鳳，龍榆生，胡懷琛以及章衣萍等組織「文藝漫談會」，聞其用意，實在圖謀反攻云。（伯）

張黎爭論之原因

不久以前，中華日報「小貢獻」上曾發表張資平「致黎烈文」的信，同時聽說黎烈文對此亦有所答復，其措詞均甚嚴厲，其爭論之焦點為「自由談」上抽出張資平底一篇「時代與愛的歧路」，而黎之抽出此文，原因聞由於張資平故意拖長該文，以圖稿費。而張則以黎有門戶之見，故意奚落云。（伯）

『五奎橋』在復旦劇社公演

洪深所編之『五奎橋』，本年五月二十日在復旦大學之復旦劇社公演，劇中角色，以袁牧之所飾之周鄉紳為最佳。（伯）

丁潘被捕

女作家丁玲及潘梓年近忽因某種關係被本市公安局逮捕，蔡元培，柳亞子等已聯名電行政院營救矣。（波）

各地文壇消息

久已沉寂之北平文壇，近來忽然活動，聞最近發刊之刊物有下列五種：（一）「藝術信號」，為「文藝新開」式的刊物；（二）「五月文藝」，出版者為「五月文藝社」；（三）「冰流」，頗努力國外文學之介紹；（四）「新大眾」，北平左聯支部出版；（五）「文學雜誌」，內容關係新興文學之理論與創作，而出版者則為北平文總。武漢黑白社出版了一種「書報春秋」，已至第十一期，附在公論日報出版，主編者聞為葉德其云。

江西省黨部前成立一「江西文藝社」，出版「民鋒」半月刊，意圖號召一般當時正思活動之文藝青年，惟該刊內容幼稚，無力號召，而「黨同伐異」之現象迄無已時，近乃決計實行「包辦」政策，在省黨部所設之「江西電訊社」內，成立一文藝部，公開徵求稿件，兼着後交各報副刊發表，聞此文藝部將召海上前鋒派健將楊昌溪等主持，并標名為「復興江西文藝運動」云。（波）

編 後 的 話



『新壘』的第一卷將在這第六期出版後結束了。以我們棉薄的力量，居然在這沈悶的空氣裏，將牠出版了一卷，而且此後將繼續努力下去，終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歡快的事。

可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自滿足，在此繼往開來的時候，我們正應該用最大的努力以鼓勵自身，務使第二卷的『新壘』更加充實，更能得到讀者底同情，更能深入到一般羣衆中去。這樣，今後我們有以下的幾個值得注意的決定：

第一，在選稿方面，第一卷裏我們雖想使稿件不要馬虎，然而，嚴格地分析起來，在第一卷的多少篇裏，我們自己看來也不滿意。今後我們願意慎重一點，選擇稿件，務使其備臻完善而後已。

第二，在取材方面，第一卷裏關於社會與心理方面的描寫諸作，雖已力求普遍，然仍不免偏隘之處。爲使『新壘』更加大衆化與普遍化，今後於取材方面，我們將着眼於整個的社會之需要，以爲選擇之方針。

第三，在篇幅方面，第一卷裏長篇太多，短篇小說亦多在一萬字以上，這在一般人都忙於生活，沒有長久的時間讀一篇文藝作品的現在，實在是一種缺陷，爲救此弊，今後的稿件，當設法合於一般人底胃口與需要。許多投稿者來信，問我們要不要長篇稿，我們就以這個方案作爲答覆！

第四，在第一卷的『新壘』裏原設有『讀者答盤』一欄，第二卷裏，我們想將此欄改作『新答盤』，以歡迎一般新進的作家。

此外，於裝訂上，我們將力求美觀；排印上，則將力求醒目，這是我們的新計劃。

關於這一期裏，長篇『灰色牛』是已如願地結束了；『吞噬』一篇，本也準備在這一期結束的，但以稿件太多，而

「吞囉」全部還有三萬多字，故不得不留出一部，以待下期發表。雖然知道不在一卷裏結束，是一件非常討厭的事，然而事勢所迫，只得如此了。此外，本還有幾篇長的作品，都因不能一期登完，不想一錯再錯，所以索性留待第二卷發表去了。

饒生在「關於文藝的幾個問題之討論」裏所提出的確實是幾個重要的問題，現代一般的文藝青年，或則已走上了錯誤之路，或則正徬徨於歧途之上，我們希望從饒生先生底這篇文章裏，引起一個大規模的討論，務使問題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

這一期裏的幾篇創作，有的在描寫這一個時代裏的動亂，如「二道戰線」是；有的在描寫工廠生活，如「泥潭」是；有的則描寫着農村的現象，如「閒論」與「童養媳」是；有的則在描寫小資產階級的沒落與變態的戀愛，如「奮鬥」與「革命的婚禮」是。

此外，有要對投稿者與特約撰稿者說明的兩點：

- 一，以後的稿件，務請於每月二十四日以前交到，過期須留待下期發表。
- 二，投稿者務請貼足郵票，否則，實在我們難受郵局欠資的處罰。



實號欲擴充營業及推銷出品者。刊登本刊廣告。其效力較大。中華國貨尤為歡迎。為提倡起見特另訂特別優待辦法。請詢本刊廣告部主任程志青君。電話一五八七〇。通信處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

本刊定價

每期：一角
 每卷(六期)：一元一角
 每年(十二期)：二元
 郵費：國內不加 國外另加二元四角

新

壘 六月號
 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廣告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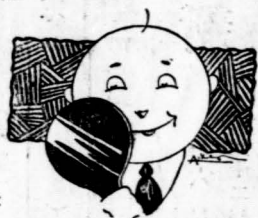
地位	全面	半面	1/4面
底面	六十五元	四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五十二元	三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十五元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另議)

總代售處：上海馬路中市
 華僑書局 現代書局 蔚藍書局
 黎明書局 作者書社 曉星書局
 新中國書店
 樂華 文藝 光明 三書局門市部
 外埠各省縣現代大書局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接收外來稿件。
 - (二)本刊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
 - (三)與本刊性質不符之稿概不登載。
 - (四)來稿一經登載，由本社從優酌酬現金或本刊。
 - (五)譯稿須附原文，如不便附寄時，應請註明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
 - (六)來稿非經聲明并附有郵費者概不退還。
 - (七)投稿人須開具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
 - (八)來稿請逕寄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本社編輯部。
- 定戶注意**
- 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請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詳細開明，寄交上海郵箱第一七四六號或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二號本社營業部庶不致誤。
- 本刊代定處
- (一)上海四馬路華樂圖書公司
 - (二)上海河南路漢口路口蔚藍書局
 - (三)上海靶子路華僑圖書印刷公司
- (外埠訂閱請直函本社)



WARDONIA

惟有時用「出類拔萃」的

華端利

新式無齒保安刀始可以解決修容一切困難問題因其有三種特點為他家出品所無：

- (一) 輕便美觀
刀身與刀蓋係膠質製成顏色嬌豔可愛
- (二) 洗理簡便
刀蓋上並無鐵齒高聳用後省得洗理鐵齒之麻煩
- (三) 不損顏面
構造迥異尋常用後面顏光潔甚為舒適寒冬鬚硬浸入沸水用之更覺鋒利無比且不炙面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出售

總批發處
江利行
南京路大陸商場
電話九四六〇七